# 嘉慶寧國府志

# 寧國府志卷二十二

## 藝文志

### 文 中

明

#### 黃公祠碑記　　胡乾祐 知府

昔先王崇學重造士而興賢之典著係焉宛陵郡學舊建東郭外諸生以時謁廟必由溪渡道山蹊踐舞多覆舟之患地處卑下宮墻屢遭巨浸其形制體勢復頹元至正乙未年復被焚我朝定鼎初祀登壇西高齋殊屬非制官舍宇廨兵火及燬多未遑復黃公華峯先生以賢良方正膺簡命來守是邦周覽賢庠慨然念祀聖於西齋之非宜亟圖與創癸卯歲卜府治東南地爰立規模恭建大成殿設 宣聖四國公十哲神像作戟門五間明倫堂五間齋廊夾列後殿崇庖闢於堂之東偏而續以局翔山水深洞景物增勝公之規畫猗歟盛哉其後禮門義路暨各祠宇又楊公觀陳公灌輔騰

胥諸君及𠩄相繼修葺而創造之功厥惟先生是賴况爲工木石諸餘費不惜捐俸獨任其難所謂闢翼道敷王化錯世教淑人心皆治莫隆於此迄今天開其運地發其靈人文蔚起覩昔什倍學郡之士安能一日忘先生哉乃構祠學宮側專祠先生請予爲記予以先生嘗海宇未靖之餘獨能存心惠愛興利除弊寬積逋恤解戸定賦役撫綏招徠訟簡刑清知重建敵樓廟設漁潭南湖河泊二所官次諸政亦其顯然者也而興賢育才俾有益於風化者惟建學功爲最特祠而祀於法誠宜先生浙江仁和人黃姓諱榮祖字繼先別號華亭知寧國府事卒於官行誼宦蹟爲備郡邑乘傳勒葬敬亭山廣教寺左云洪武九年歲丙辰郡守胡乾祐撰

## 縣廟學記

楊士奇 泰和

古昔王者建國君民也學皆有學民皆有教其教之之法自灑掃應對至窮理正心與凡修已治人之道皆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傳者非此不以教不以學是以其俗化隆而人才盛也後世不明先生之道而老佛二氏之說繼出惑者於所誘而沉溺焉卒倍此而趨彼逾久逾甚是以正道榛塞而風俗人才不逮於古蓋積習非朝夕矣我國家列聖在上惓惓

誠興學飭教懷書雖幾不下學宮之布徧於海隅矣其或猶有未備則吏於斯者之弗職也宣城南宗畿內之邑山川秀麗民俗淳質名入君子忠義之祀代未嘗乏然余在禁林嘗閱四方所上郡國之志宣城爲邑民戶三萬有奇而分爲佛老之宮者六十餘儒學之宮一焉而已夫正學異端不兩盛在此者既衰則吏於斯者宜力致夫誘掖飭勵之功以仁其民以俯上之德意庶幾其可凡前之吏宣城者多矣其學則自洪武二年知縣孫王文質建於宗和門內九年知縣那知遠以其庳陋改作於縣治之西廟與學成備自後屢加修葺歲久復敝宣德二年教諭張巖至謀於知縣孫詔吉改作廟之外門中門建明倫堂及師生會饌之舍又別地作射圃而齋舍官因及訓導陳森湯輝勸率趨之好義者作大成殿及東西廡郡推官尹崇高復用巖等請作尊經閣於明倫堂後未半亦去官建郡守袁旭至而凡廟學之未備者悉備矣是役也雖有衆力然始終巖功居多於是郡來請書其成於獻凡今老釋之宮圮者與廢者復不必其有勢位率無過朔月耳若儒學之宮廢弛欲葺即有勢位者綱紀主持猶必更十數歲而後成何其難易之懸絕也非由習俗之移人而人不知有古道數爲政者以正風俗淑人心爲要務而風俗人心之所由善必在於興學校者明先生之法以爲教也爲學不明先

生之法不能善其道為政不明先生之法不能善其治學校之制係於世大矣其成宜書吾學於斯吏於斯者其亦皆致其力行之功而可乎

## 進士題名記　　楊溥

我聖朝府滿寰宇登造國家敦復民彝丕隆治化惟人才本之風教自京都及郡邑咸建學校簡師儒廣生徒厚廩餼以要成功成拔其尤者升之太學曰歲貢　歲大比上之春官曰鄉貢進之大廷賜對曰進士誠盛典也列聖相承五六十載之間禮樂教化彬彬成風名卿大夫良有司恒由是出然人望所崇則惟進士銓選之法亦惟進士不次用之海內士千歲以是為榮也南陵古春穀今寧國屬邑山水清勝民俗敦樸自昔多秀民若丁徐勤潘趙諸君子咸以進士至大官事業論議載諸史冊逮大國朝由學校而歷中外者亦多其人然未有登進士第者會城任倫秉彝來司教鐸嚴條約以振其頹闢新黌宇以致其瞻望廣學舍以資其游息由是士君子咸知向方力學待舉復磐石樹之學宮考前代進士題名於其上而鄉貢亦附其名以俟後之學者請余記之人才之生東山川淑氣未始以前後為豐嗇也顧學者自致如

何耳傳說開萬世論學之端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易象麗澤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然則為學之要孰有加焉學者於是以凝其道以充其器以修其辭出爲世用以堯舜君民為心為國名臣又豈徒一第之榮而已哉古者賓興賢能歌鹿鳴以燕樂之至於今猶然余故申之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嘉賓固有之矣是則是效尙有望於後之君子焉秉綏由進士起家拜監察御史以老母乞教職就養南陵而惓惓於後學以求副朝廷建學育才之盛意可尙也故為之記

## 重新府治記

王直 吏部尚書

寧國府在秦為鄣郡漢改丹陽郡後漢改宣城郡隋唐以來或因或否至元為寧國路國朝歸附之初改寧安府後改宣城府又改宣州府吳元年始改寧國府府治在城東南隅子城內宋紹興中知府汪繹所建元為肅政廉訪司國初為樞密院又爲元帥府洪武己酉詔合諸府置廨署知府陳灌鼎新相攸經理舊署未遑改作歷歲浸久日即於敝至宣德中而益壞袤敝支之木覘所立柱爲多正統丙辰臨川袁旭廷輔來治郡人以覆壓爲憂謀之僚屬欲撤其舊而新之工部左侍郎廬陵周公廷擴涖畿郡亦以爲宜廷輔乃請於朝許焉於是集羣材命衆工作正堂經歷司照磨所東西六房及架

闕庫儀門公署之後舊皆顯垣爲小門往來者不禁至是築新垣四週以杜私謁又以小門臨街喧哄乃改闢於前作牌樓於外門前作榜房於牌樓内之左右鼓樓舊在府右偏亦皆頹敝重建於門外之左建陰陽學於鼓樓南置日晷臺於陰陽學南堂後地稍窪積沙土爲岡作樓其上以爲燕休之所扁曰正心世傳城背龜形作眞武廟於儀門外之東以鎭之廟後東作益壽樓西作雙溪亭以復舊觀計度有方程勸有道經始於三年三月一日而以四年十月望日畢工爲屋一百七十有七間深靚宏達有加於昔而農不知勞於乎可謂能也已寧幽土廣人衆古稱山水之郡舟車繁會之鄉其所産多美材飲食諸物所以利用厚生者不他求而足故其秀民悅詩書而好禮義閭巷田野之氓恐有以自給而無慕乎外中家以上皆務營居室豐廣堂而翬飛鳥革之宏壯所在皆有也而郡之廨署獨苟且不治因其敝陋而居之欲使下人峷然仰觀而無慢易之心予未見其必然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此豈聖人意哉且廨署非一人之私將與後世爲公也奈何不治而以敝陋遺之敝陋不治將不遂頹廢矣乎故予深嘉廷輔之爲此而知其達於爲政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然心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廷輔作樓於堂後而以正心名之蓋出而施

政於堂退而治心於此樓必使思無邪而所行悉由於正一郡之人出其財力以給公上者皆惟正是供而非道非法不行得以仰事俯育循天理之常而無奇衺之習者廷輔之政使然也世之為郡而能以正心為立政之本若廷輔者不多見之廷輔其誠賢矣哉請記為記之所以告後之人焉凡諸條爲縣議司力而爲此者則具載碑陰吏部尚書泰和王直記

## 科舉題名記

黃宗載 南吏部

聖朝受天明命統馭方夏文教之治比隆三代而超邁乎漢唐者皆由科舉得賢而資其任用也科舉之制內而京都外而方面三年大比曰鄉試選其文之合式者登於禮闈曰會試再考其文之純粹者上而對於大廷題其名於榜而藏傳之曰進士凡由科舉而進士者迹而榮士莫不勵志而爭稱焉寧國古宣城郡山川秀麗風氣清淑士生其間瓌奇雄偉明經修行習文藝於學校而名登科舉者接武繼踵他郡莫之及也至若郡侯翟注意學校代有其人正統改元臨川袁旭來守茲郡惓惓焉以作養士子為己任殿堂門廡齋舍垣墉卑隘者高廣之窳敝者修舉之師生講肄有其所祭祀

庖廩有其次圖書文籍庋藏亦各有其處若規模制度視前有加煥然一新既而慮夫宋元以來科舉登名小錄者歲久日就湮沒爰采輯之書其鄉貢廷試之等第歷任崇卑之品秩用刻於石以傳永久俾已往者有光後來者有勉求予記之曉夫爲政以得賢才爲本然賢才之得必賴國家培養之深欲育之至德義蘊於心胸文藝見諸行事可以會主而庇民可以修政而立事若徒以文藝爲科舉之資心胸無德義之實奚取爲賢哉斯石之刻人將指其名而語曰某爲某家之祖某爲某家之父而爲其子孫者知其啟於前爲其祖父者知有所興於後斯勃然相與感發興起矣侯雖用心於一時而人傳所芳於永久而不民與人爲善之盛心侯其有之於是請書以爲記正統辛酉

## 鳳凰橋記

陳敬宗 浙江

寧國古宛陵郡城之東有二橋曰濟川曰鳳凰隋開皇中刺史王選所建唐李白詩雙橋落彩虹者是也宋初鳳凰橋漲毀乃聯舟爲梁改名上浮橋請賓以舟渡郡當徽婺浙江往來之交蹟者相踵溪水泛溢公私病阻大守袁公惻焉謀於衆曰親民之病而弗加之恤非長民之道也吾欲修舊址復爲石架石以爲橋可乎衆皆曰良又曰經費不貲計將安出

眾皆曰此吾民利也吾等願盡心焉於是富者傾囷貧者宜力知者效謀藝者呈技帶石於山市鐵於肆百爾之需刻期咸集肇役於正統壬戌八月訖工於明年二月橋實二十六尺修三百尺傍翼扶闌下分七洞堅壯雄偉聿為具瞻是役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亦因己之所欲而欲之是以官不煩而民不擾橋既成輸者跡者負者渡者擡者艾者含風波不測之艱就通達坦然之履莫不贊曰是皆太守仁恩之及也橋之固垂千百年太守之壽宜與之並人心頌禱如此何其盛哉惟太守職務叢矣篤彝倫厚風俗務農重穀尊賢養老下至官府次舍川梁道途無所不當治者亦先生之遺政也夫祠廟所以祠神公宇所以臨民學校所以養賢育才序風教本之道皆此焉出京公經營繕治舉能新一郡之耳目矣又能推誠感動使民不靳貨力以成不世之功其賢矣哉昔子產相鄭善政多矣而以乘輿濟人孟子遂以不知為政識之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斯橋之作信乎得夏令之時而興於不知為政者矣鄞人托宣城教諭錢如揖請予言記於石此盛事也君子樂道人善奚可以辭因書其顛末以示永久正統八年夏四月上浣日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四明陳敬宗撰

# 濟川橋記

王英 浙江

正統八年癸亥春正月寧國府濟川橋成夏五月知府袁旭廷輔考績來京師請記其橋曰郡東北有大溪溪有橋志載隋開皇中刺史王選創置宋元符間郡守劉珵更造名曰永安紹興中郡守秦梓重修元大德中復疊石架木以通行者屢壞屢修國朝洪武中知府郭仁造浮橋永樂間知府朱獻修之霖潦復壞涉者病焉予至郡作石橋圖維永久慮工力浩繁乃白於巡撫侍郎周公公力贊其事遂爲經畫率先出俸募工伐石僚佐胥協力而所費不充爲文勸民殷於貲富者爭出粟帛小民爭趨赴功發石於淵起土爲址洞門五空上覆以石傍翼以闌凡用石皆鈎以鐵堅固安廣其上車馬馳逐如履平地其下舟楫往來如行巨川郡中稚耋咸嘉而頌其成肇工於壬戌夏六月凡八閱月訖事名曰濟川橋請書其始末以貽後來予聞廷輔之言竊嘆曰橋之作豈不利於人哉故爲政之道事無大小凡可以利民者必爲之昔之賢者以乘輿濟人爲君子所譏廷輔力成茲橋人皆利之亦何其賢哉予聞廷輔之初至任也剔姦蠹革宿弊吏服民安其政大舉蓋郡守之傑然者然特一事耳重其請爲記之俾之嗣守是邦者尙無忘前功且有所視效焉廷輔撫州樂安人

永樂乙未進士爲汪淮縣令有淸譽用薦爲守云禮部左侍郞兼翰林學士太原王英記

## 汪文節公祠記

王恕 兵部尚書

生不逢時死能全節此人之所難是人也雖死猶生令名無窮爲貪生畏死不顧名節此小人之所爲是人也雖未聞終不死不善之名無窮焉公姓汪氏諱澤民字叔志登元祐戊午進士第官至集賢直學士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旣歸築室宛水之濱讀書自娛當紅巾餘黨寇宣州之日公爲江東部使者書守城禦寇之策十餘事寇再至擊退已而長鎗攸帥瑣南班從逑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或勸公去之公曰昔江萬里宋鄱陽大軍過城罵皆走散猶坐守以爲民望况吾民離合視吾去留吾去何之後城陷萬戶丁壯使前肆尊義說公瀕强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鎖南班等雅服公行爲其衣冠以葬事上於朝贈資善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諡文節葬在寧國郡東南嶧山之麓歷年滋久剗爲茂草土人平治之藝麥其上成化丙申原潁養能訴於官同知劉誠嚴寶之爲封其域未幾誠遷去通判天台陳紀得公神道碑於宋太史景濂先生文集中謀諸知府涂斅欲爲治墳建祠勒銘於石慰答忠魂以爲天

下萬世臣子勸遂經營伐石修塋域勒宋太史所爲神道碑
銘造石橋於前後於郡城南二里許市地建祠巡按御史江
右孫弁出公帑五十金以助成之首事於癸卯春訖工於是
年冬馳書請予爲記夫人臣之居其位食其祿任其事一遇
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尚安一時之生而忘厥大義者往
往有之求其見道分明視死如歸者幾何人哉公當謝事歸
田之日無職守無責任聞寇至而不去以爲民望復爲部使
者畫策以禦之及其被執逼降至死不屈此其所以難能也
宜其爵顯贈蔭獲沾諡流芳百世使人敬之慕之至於如此使
公當寇至之時奉身以竄倖免執之時屈身以降不過數年亦
歸於盡人將唾罵之不暇又何贈諡敬慕之有紀爲此舉固
可謂知所重弁復助成其事可謂與人爲善者矣其所以爲
天下國家推忠節勵風俗者不在斯乎因其請據此與之俾
刻石以示來者夫公之文章事業與家世履歷之詳則有宋
太史所爲碑銘在茲不贅

兵部尚書三原王恕撰

科貢題名記　　　　　　　　　　梁亨　福建

學園古揚州域今屬邑惟六合城附郡邑也山水明秀鍾毓
京畿士生斯地多俊特雄偉宋元間如吳潛以相業著梅堯

臣以文章著而任澤民又以節義顯之數君子皆其傑然可
觀者迨入我朝貢士於學取士於科貢兩途士之游學進
緒有樹立由科目成名者十有九人歲貢登名者四十有七
人哉久因循題名未立決典也夫學校風化之本有司合此
勿務顧汲汲於簿書期會俗吏耳予以戶部尚書郎中奉
天子命守寧郡抵任未幾邑博士諸生以題名碑久未有記
靳請於予同僚通守陳侯德廉亦以為言余方有事於興學
作士以教化本而立石題名亦作士勸俗之一大機括也因
悅而不辭夫名天下之公器有其實據乎名美器也久愈著
而不可掩抵其實得乎名虛器也久則破敗缺露難得而亦
失之古之君子不患乎名之不得患在乎道之未克實之不
繼也道之克為其於已則當修者修之無不至焉則名得而
實斯繼矣茲石之刻將諸士登名之第一階耳修而繼其實
在乎諸士之自勉也往者已矣來而將仕與未登名而志於
仕者益以宏其志定其心合理乎六經發乎文章事業奮乎
氣節雖進而古之聖賢無不可同由是躋躋皆勸之鐫碑傳
之太史氏記不甚於此歟人才無古今有為者亦若是予記
斯碑深有望於諸士子而亦諸士子之所以自期望也然則
是石之立其於作士之功亦大矣哉知縣李君端教諭陳君
輪訓導雷君鴻協謀而以是激勸諸士子宜也成化二十年

歲次甲辰

秋七月

## 科第題名記

趙昌 涇縣

皇明稽古定制凡三歲一開科取士其與於鄉者曰舉人貢於禮部而第於天子者曰進士然於鄉者不得升之部黜於部者不得進之天子之廷其立法雖試以文而取人必核于鄉貢始與成周鄉舉里選之制同一揆也猗歟盛哉迄自定鼎以來百有餘年士之沐浴化澤自科第而出膺時用者後先相望也惜未有以碑其名氏者學官往往歉焉成化戊子秋監察御史天台陳公選奉勑提督南畿學政謂今國家取人重在科目俾府州縣各立鄉人進士題名碑於學庶往者有所托而來者有所激也於是吾郡強公珍適以進士出知縣事始至惓惓以作興士類為己任宣縣庠儒幾僚與慮陞於是謀諸僚佐暨之師儒取石於山考其志錄自洪武己卯以迄天順壬午領鄉薦者十有八人其中登進士者五人各係其姓氏等第與其出身之品秩於下俾工刻之而俾昌記之俾成樹之學宮以示久遠其在列者咸有榮也且使吾黨之士有志科第者續編之餘目其名耳其人取其文之用乎藝實者以為法而自修勵以衡利達者深用為戒將見繼啟

而起登科及第列名於碑者日盛一日率皆黜虛文而崇實藝廢上不負聖朝設科取士之意下不負侍御與縣令題名勸勵之勤抑使後之人又激後人也然則是碑之立其有關於風教大矣昌不肖忝竊科名於後方自喜復以自愧不知他日人將以我爲何如也於乎可不懼哉成化五年已丑孟夏初吉

## 強公修學記　　莊昶　江浦

皇明成化四年進士強公珍吏涇縣知縣首以學校爲風俗之本而歎涇之廟學多卑陋傾圮所以勸士子者猶有未滿喟然曰聖道之大雖不與廟學爲存廢士子有定見知明道爲已責雖不與激湯爲警惕然尊道崇儒吾令事也遂命工鳩材伐石立櫺星門二構新圃亭砌文廟臺墀建藏修書舍皆因其舊卑者高之隘者宏之傾圮者修葺之立科第坊碑一所石碑一通記本邑科第姓名此則今所宜有以勸士子者工成於成化六年十月輪奐跂翼涇之士子翕然知向善而不怠者強公之力也踰年夏洪水壞邑前功半爲漂蕩強公復命工修治如前制不吝卒事之日強公因留諸士子曰涇學兩廢吾兩修之用意所以爲士子之明道國家之得人計也盍觀世之攻木者有輪人輿人弓人廬人車人梓人攻

金者有築氏冶氏鳧氏㮚氏段氏桃氏攻皮者有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至若鍾氏筐人㡛氏之設色玉人雕人之刮摩陶人旊人之摶埴其受於師者在茲學於己者在茲其造作而應用於世者在此是其所用未嘗外於所學士君子游於學校非若衆工人之勞國家設科取士子以資世者在是士子取科目而發身者在是及窮其立身行己事君治民則黯矣嗚呼何衆工人之不若耶使其所用非其所學而謂有益於世道耶士子何必勞心六籍而學校何必如是修葺之勤也歟予與強公為同年友嘉其知學校之實用而告之言有益於人也遂為記其事如此成化七年七月既望

## 儒學重修記

范吉　知府

先帝以南畿諸藩郡率政繁且劇匪得才識通敏廉公有威者罔克有濟適命監察御史王公理公欽若明命蒞事惟嚴發奸摘伏一巡行閭里民懷恪如也所至問風俗修學校在在煥新焉夫人之才不足者事一事欲其無缺且不可得而況兼之他乎縱有能兼之者而又不樂不樂於為欲事之集難矣公之才偉矣又曰皆吾分內事也樂然為之使今之有才居要地者視天下事皆分內亦何所不濟哉彼欲治理者孰不曰學校為政首務宜重而不宜輕至臨政之際親為經畫

其財費而盡心焉者幾人此公所以高於人也遠矣或曰公憲臣也軍政之是職學校有司事宜無煩公於斯爲是說者何其不知務之甚也布政者一時之急務學校者教化之本原上而天子之所以治下而民生之所以安與而萬物之所以育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方來所道之通傾之以有傳而不絶者皆學校之功也學校興則人材盛人材盛則風化淳風化淳則治道隆唐虞三代之盛可復而道統之傳有在矣是則學校之在天地間不可一日無猶日用飲食之不可一日缺焉者我國朝法古爲治待用備術惓惓拳業於學校以故百餘年間賢才之盛治化之隆曠古莫及公當風紀之任百度惟貞而學校尤加重焉可謂深知大體者與公名溫字景和長洲人登戊戌進士出知某縣著廉能蹟擢今官成化末年被命而來勞治政之暇修府學廟廡飾之易樺至門以石代木改明倫堂二檐爲一皆可久而不壞者至於齋舍垣墻一皆新之氣象明爽人心興起由是諸生業日以修行日以勉文風丕振焉惟時專督學校則有司馬公祖繼按治則有胡公趙公皆一時名臣學校之興有自來矣諸生懇述顛末吉以始至未及効力仰觀成功慷然而愧遂不辭而爲之記

## 重修儒學記　　謝綬

邑初創嘗並建學宮於其西以儲人才漫不可考至宋嘉祐中孫先生覺以一代名人來知邑事乃徙其左而稍前之背通衢面秀嶺黃山三十六峯如列几然於時廟貌尊嚴制度一新仕宦有焦炳炎煥炎輩出焉茲學遂為屬邑冠至正壬辰以兵燹蕩盡國朝混一六合漸次恢復令尹李簡都思嘗留意於此科第久有王槐上良儲鵬輩五七人出焉景泰以來日就圮嗟宏治壬子進士博平張君來尹是邑與嗜久之曰此吾責也乃以義倡邑民有力者大修之方度材庀工而予邑錫揚適來長學事慨然有志於振舉遂總其肯地之宜去故就新經始於癸丑十月訖工於丁巳臘月明倫之堂分敎之齋肄業之所皆增拓制宏麗惟大成殿戟門仍舊貫亦撤陣而新之復易欞星門課為二戺以翼之由是規模宏偉倍蓰昔時諸之嘆曰蔚哉洋洋過者稱嘆以為前此所未有也司鐸王龔何饒且先後協成者相率走書數言為記予謂張君仕與學校相是不惟施教者得所因而受教者亦有所據止或復而發其敎習宜其掄科有人易易耳雖然掇科常事也佩服忠孝砥礪名節實弼延建學立師之意亦張君始於振作之心後之良有司倘共心張君之心

祠而全之俾凡教於此者亦得以竭吾之心爲心也然則茲學之興其可量乎張君名瀹字允容惜財便民量時度力多美政云

## 黃山紀行記　姜綰　同知

綰初至寧國郡使閱太平縣界有黃山根盤幾百里而新安以南皆其地也最高而秀者三十六峯一峯一狀古今詞人韻士日爲仙境而方士道流又或以仙境稱之故苟得造則爲勝遊去冶丁巳春閱示事太平事畢當行縣令張翰序正鄒羽手新安舊編黃山圖譜謂曰是山之派起自太平唐李白曾遊爲賢數百載未始有追芳躅者盍往登眺使是山之勝不終落莫綰亦欲一償夙願遂諾之明日從二人步出縣南行二十里至山麓有一徑盤甚七個於山下臨峻流乃下馬易籃輿逶迤二里許有峯屹然爲芙蓉峯由峯下盤旋八九里過松谷巷其間懸崖絡青斷澗紆碧奇侈怪獸出沒於烟霞佳木異卉芬芳於溪澗皆種種可愛自麓上攀緣八百級始至天都峯絕頂視芙蓉峯尺尺爾芙蓉以外有仙人上升仙都又有聖泉采石松林立者爲人揖者爲青鸞對者若獅子起者若飛龍方若碁石卵若鉢盂因其形而相類則

右浮邱軒轅容成以其色而爲號則有朱砂丹霞紫石至於
九龍石門紫雲桃花石牀各有其象晉峰青潭翠微雲際雲
外昌有取義然而前後左右相爲高下其下者六七百仞高
則未有過於天都峯焉峯頂清明秀爽卓立四顧直與天際
九垓芒乎一家滄海渺乎一勺眞剌前之佳境也須臾金烏
西墜暮色逼人乃下宿庵中遲明雪花飛墜未見山水改觀
草樹瓊色綴瓊削玉蕩目洗心恍然如對瑤臺而遊方外因
笑曰是益山靈重客雖然仙境相留耶乃俾爲律詩二章張
命斯月次和韻遂東
歸於是紀其歲月云

## 阮溪橋碑記

劉廷瓚知府

寧國之爲郡阻山帶水四面皆大澗東有東溪北有水陽黃
池西有青弋江南有璽家渡宛之水皆發萬山於夏家渡
爲湍急水漲則洶湧無際大澗則舟楫不通下籍架木爲土
爲橋　遇水漲衝激漂損頃刻而盡故屢修屢壞民甚苦之
予視其地思因勢形築堤石橋不可方欲鳩工庀材經營其
事而新安之阮姓以好義然自任其責不數日木石兼運工
徒畢集而百堵皆作沖沖乎許計千無慮日夕始於己未之
五月成於辛酉之四月糜其費以兩計二千五百有奇橋

長一十六丈濶一丈九尺高二丈下券五洞巍然虹龍之引而伸穹然蟠𧖣之亟而飲也既成爲上其事於巡撫彭公巡按邱公二公下令備禮獎勞余奉令式輝傑之廬舉行之於時共事者同知吳君爲通判李君校宋君守約推官鄭君禹宣城知縣王君璠咸推讓曰此太守之功也盍記諸予惟人莫不愛其名生有棄千乘之國與人者千乘之國豈不重哉故有見名重於國一朝舉而與人不難耳今阮氏肯捐千餘以與此役非出此以取償也予不歸其功而與之名是孤其用心矣然則是役也予豈得有事之節且橋當四達之衢往來乎此者俳徊瞻顧其君子必能發諸咏歌而服人亦必咨嗟嘆美焉將播諸四方顯名於將來矣西漢卜式出眾助邊東都八廚以財救人班班史冊考其言行他無所見其所以得名者此耳使輝傑自此充而大之見義勇爲無改今日其顯名後世不與古人競美乎予聞郡之士大夫稱輝父永昂傑父永聰皆以忠厚世其家他日新安之士接跡而起者必阮氏之後人也夫工人拋石得古刻漫滅不可認隱然有新安二字今阮氏新安歙縣人也其事若前定遂更其處之舊名而名其橋曰新安然里人言質或呼阮翁橋云於是乎記

## 李公橋記并銘

貢汝成　宣城

宣城虎踞國也右絡以三溪導湍而流惡亟闢而衆帶純壖
曰宛溪次東十里而㶏曰東溪次東二里而強曰雙溪並自
南經北擘厚絕亙東隘道之不通則是三溪之故也難作
昔制並建津吏主濟事然是爲萬夫孔道廑候比爲乘軏蹄
爲通閩粵引蘇湖人繁而舟特爭濟奔輳什九遽溺時梅雨
淼淼怒漲湍悍如奔馬吻齧其壁水高波溢激防泐隄洗憾
請翏流不可亂亟而胃蹻鮮不悰滑瀕人爭來雲需阻尼黏
於剗切夫人杙焉天順二年郡守袁公勷倣造不精究淥名
曰鳳凰先治四年縣令方公勒倣造浮梁一束溪迄正德三年
縣薦李侯當以事抵雙溪嘆曰備二而闕一是焉稱飾宗也
二公非借鹽而惡備將不欲壽名擅美而以其餘遺後人也
余久二公後不能厥終是圖爰以勝二公府藏有主者名岸
不敢犯取之民是復遺民又弗忍顧已先入餘自遺價在縣
車十餘兩歲徵值自殖亦長物可錄究費彼浮橋易成難久
笪湖旣破無歲不有郎不更溪無梁同求永逸計莫如不乃
拼石橋凡爲實穴五伏獄十有二碇甚深淵兩崖藏崖凡尼
工具材職事一切自己代之筆者則其足乎果也將始於四
年正月訖工於五年二月宣民麽勞窮費相傾愕曰誰之爲
也甫成遺內縣吏請孫石命名不朽侯曰吾分也何名爲去
夫爲天下者非設險無以防守非達道無以同一二者廢一

不可是故周禮設官司險一職也說觀謝而論塞亡徒遠道路而津梁之合方氏專其達於天下野廬氏專其達於國譏盜於防守一國之中而妙同一九州之衡已以過百斗雖經賞氏作數萬里之外遊禁留如一家族不然譬之人寸斷屈北貴如而氣血不一周不能即符此關川不齊而不通公知其必亡也況今天下一統幅員廣於周經九州而里島商海買腊不福榜而宜城說議輔驛得屏後壁涉日輸自求一道尤其衝要固有丁首之官給之民供之且以自利而事矣之集況紙上命秀家為民務圖絕跨關無踐以通朝貢商旅暁發夕馳候旅滯臣官無露棲如氣血通暢而經百姓利為官府利焉朝廷利焉明德其不達乎而日厚於從樂於取名其亂實下至而心從焉若為何物從究之蜉陽人名文子載道由幽子生與宮城鎮港官廠公勤無良策之亦問從我邦族而克巳勇猛出宏建坦又能利於于孫萬右循吏何以先之見以泣今人謂錢喋流謂曰李公揹擄愛何異甘棠子懼世遠無徵名亦湮沒也局名者歸表之惟端固因民心成吾志也銘曰洋洋粵溪潮所瀰契我孔道津梁斯亂斯禁候蘇究總統杭考填侯流盛驕擦曉艷亦有官舟兩旁西新尹擠跕跌截浮我沉我森見深高胥浮括胥灣漂論磨算相始習久流視我也乃在仁人亟由己溺費民如傷謹官

掣肘槳已委貲家亦何有我有先貨乃民所之我有陰具爲民貧之將浮渠撥廠堅易竇莫艱匪台功弗再舉除移府傑瀆突厰官吏徵涉就藏謝營長栰封溜墊附川斷伏獸僑蹏呀賽穹啟楞平堪閼硿鐵壘灰岸得端儆牙艳巖拔廣容三軌長亘十戟勢排空黔力斷岸敵滲瀦悚料初別潮瀾百覽從征公私期遂凡此攜功惟忠乃成匪忘家無力迫爲勝彼獰者狽賊壓圍迫其熟破家與民爲禍畢宦蕩祿究已爲義位副端大又將焉至匪且無亘古循莫京休思成利相顧淹留國儒上卿僅以輿濟表方二橋通邑銘廣聖簡假名高拜擅功以侯例之趨入景鍾厚於爲人廉於取名祀歆口誦懼遺曉徵神功明德惠我無彌凡我後人卯何可忘汾河橋成絲民誌德勒銘崖石敢告肯邑

## 方齋銘

宣城知縣　姜　台

聰爾宣封厥壤惟良有齊元暉麾守斯邦修誦大雅良風穢綫高齋休沐委蛇倘徉窺余蹇劣亦台是遁千載寥廓標表相望爰度茲齋建號曰方踵茲前躅二字惟艱方之爲德厥用惟一友規別矩以同而異和光伊嘗屹立伊志眾醒獨醒彼流我峙余質孱陋易爲俗遷表茲方銘日用內觀厥毅克之興古同埴熊羆方齋共勗斯言

奏免雪梨疏　王　宗巡撫御史

照曰按節宣城縣每歲貢梨門千觔進太廟薦新又用四千五百觔解赴禮部轉進内府分賜各衙門食用此以下奉上非奉也第當考之會典北關南京供薦未有進北京之文豈閩前梨其色味尚與諸梨同也土民偏怪其通名之曰雪梨實欲貴虛譽以鬧市利坐視定鼎金陵每歲僅撥梨四十觔宣城近在畿服且頁可至踰多取將不爲害則貢致之義豈祖愛民之仁蓋欲節其力而不盡也於時如直隷河間山東等處亦有晚白等梨香美甲於天下而不以紀貢者地遠民勞無益而有損故也厥後遷都冀北於河間等處最近亦留宣城之於金陵又何舍近圖遠尚爾取辦於宣城之雪梨乎況此梨者每二十觔計可一簍一簍之費雖百錢未了也顧船七隻支銀一百二十六兩官一員部支給盤纏三十兩閣戶四名盤纏百倍於官較其梨價纔十分之一耳果何益哉幸而抵京則經該内官生事需索少不如意動輒指摘解領之失往往逮繫庾死於獄無所控告吁以一梨之微偶因稽滯疵責而其流禍至於如此君門萬里其誰赴愬之哉臣思此梨本爲薦新而設尊神之道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今以一貢而宣民嫁於奔命勞民傷財歸怨府伏望皇上遠祖

三代禮樂之道近守祖宗仁義之法毅然獨能永爲議廟以
培我國家仁壽之脈於億萬斯年豈非一盛德事哉　正德
辛未奉旨南京太廟燬其議解其進貢到京既過斯期歟以
後不必進

寧國門記　　楊　鵬　倚德

正德十五年月日太平新作府門成使謝子淮來謁文辭不
獲命乃爲記之其詞曰維太平寧國之鎮而倚於黄山之麓
崎岫以爲城旋渦以爲壕幹者以治治者不衆前政惰窳民
用不穀乃惟蕭陽朱侯之至夜心爲治蒐荒別蠹修庾堅廢
顧瞻南端道無啓閉欲宇民宇持護風氣以遏姦暴行民旨
士諮詢興八九工奏伎役不民爲財不經費售礫一言高門
以備崇崇閎閎于男堪制勢曰寧國因方取誼其訊伊何以
旌吾志曰厥大府如臨恬怡奉介承教而效不貸自會微辭
喟予以碑且夫勤者政祇廉者身謙慈者民懷勤則不嬉窳
則不紂以慈則不披三者有備矣乃和於治雖然物不可皎宿便
爲之廉不可透剝啣竊屏慈不可遏束滋爲姐是故君子思
誠爲歸思誠之道以敬爲資有如朱侯之才之儼國之賦貢
民之聽咻其力既殄不以魁顏易我靈退其淸既修尊加則
傷屏彼驪騰其仁民流而又表門大府作求赫然師保臨乎

雖陬明衛棠皐藹乎如秋微哉此指允之齊濟若心酌損愛民如子之心之令必出乎是辯而不德悖戾譎詭或競企天或通衆齒之俗之事不入乎是侯竹作門治流階匹民任作戶有萬其社一門之作所係如此其利與遠其事則適宜爾聚民和會騈喜泉酒落成勸氓以侯祝侯萬年活我女士

## 鄉賢祠記

旌德縣故有企德祠在先聖廟東側門蓋鄉大夫鄉先生之祀在焉而俗所謂梓橦神者像設巍然南面臨之宋元以來名賢反爲寄公祔食乎莫有正之者正德六年六月豐城朱侯尚節以名進士來宰是邑甫入祠喟然而嘆曰有是哉吾聞之陰陽妙合何本何化惟化能神惟本所以能神大哉天德出而賢大夫入而鄉化作生也偉人發也明神余讀洙水之志有豐之碑而悲序天之直稱國之良也余讀宋人之雜志而嘉儒官之競爽也余又讀道園之文而偉進士之能官也乃竊觀之盛化一二豈弟有聲無辭殆類至詩惜哉惜哉夫抱是清明陟降於上而乃簉之淫昏是謂不正鬼猶求食不在茲矣又況門之先聖深廣不及一丈背是神明與天同運而非獲專祠跼蹐一室裝醴無所是謂不敬吏之不力於

牖民何形我則既言之矣敢有弗恭乃敲崩儞七閩黃君鍇貴溪鄭君恩南昌吳君沛推較前靈以定分氣乃詢耆祭市地橫束土石丹艭既成既堅乃易其名曰崇德以昭示民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延新儒彥敦於有宮奉新以入導以成儀振以音聲我侯齋祓凝神潔承牢醴小大執事靖壹無爭盻覬覦迺侯拜手言曰惟我不顯大神體德清明有功茲土出河故宇成雲裴回民孰敢不祇惟是不佞猥承我先大夫之役九原可作我惟其溫慈惠和而祿愼節廉文而有傳而又能義言義訓者是師是衆是矜是式置以為儀不敢失墜以事大神惟大神其輔相余其陰騭民告厥止止用受人神之休於是三獻成禮幽明孚格和會之僖條恭興起二三僚友大名蕭君吉南昌曾君和鈞州李君關廟刊諸石以詔萬世余竊惟今之從政者非昏墨以遂私圖則苟偷以逭公責其有稍知几節之可恥則又皆役役於簿書期會之間而古之化民厲俗之方藐不加意侯之布憲施恩豐說茂矩剏冠列城而又能發忠前猷表章嘗蹟以勵末俗微旨所被耿既得此中正矣乃敬象而兆之貞珉用告後世凡百君子鑑考無斁

# 文獻錄後序

旌德　梅鷟

國家敷治百數十年內外寧謐遐邇熙皞盈於郡縣布禍釋於貢舉義烈著於鄉閭文章盛於庠序固已至治昭懋化成矣旌德顧最爾邑然建設既久將謝不識是宜此數者聲迹偉然傳誦人口而文辭不少槩見何哉豈果乏其人耶抑有之而莫得人以傳傳焉者又復不足以取信於後故不口於故老耳於天下耶昔虞夏商周之世聖人在上而其流塞者亦必徵諸文獻故紀載若天地日星昭然共見至微史獨行孝子貞婦以暨博洽之士良史之才每多淪而不彰即有宏博君子記其所見所聞所傳聞者亦往往異詞夫夏殷之禮文獻無徵雖聖人難言之況後之學者乎吉水曾君章秉鐸旌庠稽思於經術留心於賢哲課士之暇乃蒐輯旌川文獻為錄若干卷凡國初至今宦於旌者與邑之宦於外者以暨科貢鄉賓諸生姓名具載而鄉賢名宦孝子節婦則復疏其事蹟於姓名之下不使湮沒不彰其用心亦良苦矣書成欲予序其後予以為旌之人士鬱抑而不傳者賴君而益彰君之手筆核實而有徵者因錄而可考則是文獻錄一編之大有造於旌也敢不撤書以示後之人

## 上太僕劉公論馬政書

貢汝成 宜城

先王以國馬所以講武講武所以衛民不可以其衛民者而害民也故牧之有地掌之有官或主馬於汧渭或領坊監於岐豳涇原蓋以湖北得所牧騎有資水草可以牧養𨻶野可以馳逐農事弗擾而馬性且宜歐陽公奏奪以置牧於成勝平地爲言固有見於此也我宣廟初用文襄公來撫南畿𨁂履山川躬親藪澤物土之宜而布之馬謂宣城爲𡗝高則岩坂溪谷陡阻傾仄而豺狼虎豹之所居下則疆畝綺分圍堰牙錯而國稅民食之所出無平原曠野水甘草軟而可爲藂聚牧養者故東併於建平西俵於南陵北俵於溧水而此獨不及焉豈有私乎宣城亦惟其稲地之不可奪則用之不可廣也不然則三邑者固獨俗也且連壤矣當時焉得黙然而無少爭乎法制一定彼此各守百年於茲莫之或易忽去歲有高淳甘惠當宣者獨起而議之蓋彼嘗以其餘殘草塲盡於宣城劉賢六備望而留畝之彼復忌其所獲故以分牧惑劉劉郎捐俸與工親其田而還之從遂以宣城易與也囂然而興不知足之說鼓其不遷之徒締謀設詭危辭億狀祈哀於當道彼其深計厚貌而爲上者復堅主先入之見遂貽亂於形似而有紛更之意夫論事當據其實彼之爲說不過以爲地瘠而民貧差繁而賦重懇請核其實言之其澤則有丹陽等湖而利年甚費者什九如蓮藕菱芡藻菰茭蒲鶃鳧鴈鳥

蜃蛤魚蝦之屬一出而四方之商賈負布挾緡乘潮方舟輻湊附澥一過閘廠一投不必拓地藝穀而利兼數邑出則有湖陽等鄉瀕高堨沃衍以爽塏疏畝所謂江南之上腴而澤數者又皆民收為利不入貢典田多私墾不登圖籍故其俗不知皆於作勞其民習乎許史蟠錦踞貨述騎相過匹婣貴族抗體公侯者不可勝計宿宗大猾果首儳悍結窮進擊貫繫有能鄉曲豪舉游俠之雄凌轢州縣雖京尹之力莫之能禁大處沃而逸焉逸而勞據灌而強即隸而弱此其地不猶而民不貧之明驗矣若宣城則有大不然者地有山鄉圩鄉之差山鄉則石磽而蓄旱故歲豐而不足圩鄉則歲兩而沮潮故十年而九空卒而林麓埸圃僅有草木蔬果之出又皆毛苑髮櫛彌之九貢而民不得以自利一遇風雨霜露之不時閭閻敗落而復捐產鬻子倍市以填其額就使兩暘時若上下皆稔十半九空里甲銷耗闔其籍有千畝之富家檢其積無百金之中產是非宣民之欲富不如彼也其地勢使然也昔周官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四曰藪牧養鳥獸以九賦斂財賄八曰山澤之賦以是觀之則古人固隨民所在之地以所出代賦初未嘗貴其無而兼出之彼高涼地名藪澤畜蓄鳥獸固其所也而我多山林園場其鯁樹果蓏亦何可游若猶以為不足欲兼乎藪澤之賦亦何以異於驅

彼兼出吾之圍場之徵此皆吾祖宗作天憲古之制又安得以其意便之私而輒爲紛更哉且示民之死於捕蛇者或勸之則曰與其死賦斂不如死捕蛇夫蛇已毒而猶以愈於賦高淳之馬未必毒於蛇而宣城之賦不啻重於禾既在我家爲當避而在彼者所宜慶幸也既免賦之賦又欲去非蛇之馬坐擾數澤之利雄於鄰邑而抗乎官府此正所謂奸民不可容者況可聽其詐而縱之若曰彼困於馬其勢不得不借貸於我我亦以困於賦其勢不得不借貸於鄰自宣自欲自池更相扳援不至胥溺而無已也文襄以一代名臣定江南賦役之法蓋將期知於來哲而明公以碩德雄才海內望爲今文襄者所爲必期準於先正豈其不一率周公之功而狥小人以變舊法其若先正何公若惠顧畫一不縱其同矜哀柔困而賜之蓄則某等之願也公若不惜我大患其無乃不堪任命而歎爲仇讐蠭蠆有毒某等不依其不能以宣恆生矣敢盡布之執

事惟執事命之

上劉少卿論養馬書　梅鷟　旌德

竊見高淳歷來忽有撥馬之擾已具公牘呈稟而尚未盡事理謹齋沐裁書以告於下執事伏聞太祖之初爲馬政也遣

使來宜省數餞而深水高淳有而宜獨兒者非勞彼而卑此也蓋以彼土小谿多草物宜畜牧而此則山川險阻無相比牧放之地有虎豹吞噬之處故特免稿當是時定與金陵以歸元彼刑繫幽用重典所追使人雷頭比頸豈肯歸非以私宜蓋傳所謂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宣城既不可當爰增其賦徵加其貢賦而深水高淳則否蓋傳所謂稱物平施仁之至義之盡也八朝率由不肯輒改而甘惠萱者幺麼蠛蠓乃敢破壞太祖之舊料丟條始賣其不當賣之草場以肥己終則推其不當推之官斷以將八變亂成法罔上害民患萱之罪大矣今之試者乃因高淳之民勞矣迄可小康夫知其勞而欲康之存乎減其學課去其科率免其需賦或為明主一言焉而復唐八四十八鎖之法可也奈何妒賞之未毀而嫁禍焉使同歸於覆敗哉且高淳與宣城也而有甘惠萱焉則足以違制而虐宣使宣而復有甘惠萱焉亦足以違制而虐杭虐徵虐池若許高淳之甘惠萱違制而不許宣徵杭池之甘惠萱違制固非為政之體若復許之是將使天下之人相率而違制也率天下而為制其不祥而訟牒紛紜亦且盈於胼石為政者其將大有病於此乎伏覩新天子其仁如堯方自附唐而登帝位凡天下昆蟲草木悉卽惟新之澤而寧國者大繼興王之地明詔反復褒哀惓惓不乃為甘惠萱一

古之擾而濁抱向隅之泣曾不得與昆蟲草木滿誠可痛也
昔王荆公爲相創戸馬保馬之法民皆鬻妻賣子水死雉經
以償馬怒毒之盤盈於海内終從血嗣送剗捨宅爲寺以贖
其誅處州爲號州刺史奏官豕三千爲民害從宗命從之同
州杞曰同州亦陛下赤子也彼何罪焉帝嘉之竟與其子
攜後武叟立何則一身之賢不足以償萬民之命故介甫遂
遭作俑之罰而杞雖不賢以其一念在民上帝監之不惜貽
其罪類而且延慶於後裔天命不僭如此韓魏公世之所謂
賢者也其判陝西義勇則司馬溫公以病民諍之司馬溫公
又世所謂大賢也其除差役而復僱役則蘇子瞻以各有利
害諍之夫以韓魏司馬之賢而專政尚未協中是故爲政者
必依於民利而樂乎從者之道道相正敬惟執事以儒文達
識進爲能闢之餘駕行高材出諸江浙之學推忠自望臣右
御之致左右或非阿御之良馬政或非祖宗之舊以正衷識
之當補皇輿之導先海内之人皆於明公乎是賴而況今茲
之所爭生等不敢不於明公而誰叩伏惟考馬蘇之見正救
王點之浮失無狗私議以慰郡國一尊大祖之制以活官入
則明公之德口碑六同金社五祀子子孫孫將與聖世相爲
匹休矣不減之名可不勉哉某
等不勝惓惓懇遲血哀所之辛

奏免旌德養馬疏　　張鳳翀　旌德知縣

奏為乞恩分豁額派馬匹以安悠庶事奉巡撫都御史吳廷舉剳付為修舉馬政以蘇民困事行府到縣并德照養馬二十匹取巡依等因臣奉依出給票帖拘到都啚里長方摁等據稱縣處深山自國初以來額設秋糧夏麥又水夫糧米及派辦等項物料銀兩逓年徵解兼有重則糧田每畝九斗六升起科每歲發路擔往南陵交割往復四百餘里崎嶇萬狀又南陵先次養馬累經踏勘得本縣山多地窄並無草場逓令每歲加增二硃麂皮等項解戶該銀九百餘兩并增蕪湖抽分廠南陵荻港龍江大通三山等處運木水次遞接等項各色差役每歲用銀三百餘兩前項又分外坐派銀一千餘兩俱抵養馬之數節有卷案可証今令各都啚派丁養馬切緣本縣既無鄰縣告幫且與高淳隔遠五百餘里又無官員踏勘巡撫吳廷舉並未巡歷不知山川之險易人民之貧富為解宣城高淳之爭遂想遠料飛派馬匹劄付明言一害五縣均當非敢不遵竊思本縣東南一十里西北三十里俱高山峻嶺虎狼出沒並無湖灘草場民居尚且無地豈有牧馬處所今驀然抵拘領馬其實變亂成法大小人戶遞年辦納前項差糧已屬十分艱難又添養馬匹差上加差實難存活

自劄付到後府縣查刷丁田編立馬戶富者舉家逃竄十室九空且旌德縣先年八十一里後因地窄差繁人民逃亡見存三十八里并兩審圖差使萬端奈何復令養馬若論里分多寡蘇州上海等處俱七八百里若論人民富實徽州六縣各亭編天下家家鉅萬若於鄰近廣德等州俱係切近地方劄付前言普天王土便當一槩編充豈宜偏累山縣小民等因具告到縣臣見民情不願申本府并撫按議處外竊思為政以得人心為本貢賦以任土為先臣今奉命官旌已逾一載山川田野皆所徧經各民所告之詞亦皆有迹可據且高淳土地平坦數倍旌德高淳止因養馬以致銷乏況旌德之窄隘日後民窮事廢恐更有甚於高淳未免勞九重之憂也且今各縣俱係祖宗根本之地切近南郡尤當培養不宜騷動臣所居者朝廷之官所治者朝廷之民職在撫安百姓奉宣恩德茲者親見民情不便不敢坐視巧免為此昧死上言伏乞皇上再勅兵部轉行撫按親詣該縣踏勘地方寬窄草場有無山川險易從常議處使民心輸服邦本又安不勝激切之至為此具

本專差老人呂奎親賫奏聞

## 新建外泮池記

鄒守益　江西

泮池古諸侯之學制也寧國縣邑視古子男而規制尚漸照以復古嘉靖三年吾友王君時分教以在學學行古道因諸士士知向方矣則謀於邑丞魏君袍議遂舉學士過請於當道宏泮池之規當道悉其勞民而費官也止之苦復論於諸士之父兄丞諭於耆民等咸欣然協力以助鑿得請於當道以四年三月丙寅鳩工畚土市石而甃之疏以崇墉中爲泮宮坊外爲周道南二月而工成君嘉其俗之可教也遂施生活楊生嘉慶來齋德以記請予辭不獲則復之曰古制之復諸君之績也古道之行二三子得無意乎予觀於水而悟學之方也泮池水之聚也請以水喻予家居之東有泉出於山濟鑑毛髮其一流高卯以逆於河循其在山也其一行於溝渠則漸濁矣其一行於叢莽以出積壤則愈濁矣然予絕三盂而貯之几忽加埃焉或終食而青或日中而消猶其逵於河者也予於是而悟吾性焉性者天之命也天無不善則性無不善而昏明強弱錯雜之不齊氣稟使然耳善學者變化氣稟之異以反天地之同何以異是變化之功成慎不睹恐懼不聞以慎其獨而已慎獨之功密睹與不睹聞與不聞兢兢業業而弗息焉則道無須臾之離而天命之性全矣故廓然而大公者性之體也物來而順應者性之用也若止水之無波物之未臨洪然虛明而已及於妍媸長短隨物必照既

去而不留也此自明而誠者之功也後之學者不知修身以道而以文藝相雄遂欲持是以為致君澤民之具是取昏濁之水而思以照物物其可照乎間有放之以先王之道則循墻以為登天然甚或從而譽之嗚呼亦之可澄而清也三尺童子信之非有古今之異也罪於人而獨疑之倘為善克其類乎寧國之俗民淳而士樸有適道之資焉闡微於先王之制欣欣然惟恐後充是志也足以復行先王之道矣抑斯役也力不勞於民財不費於官故成之若是其速也二三子行右之道且將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其何憚而弗為乎若祇以備美觀而崇靡文則豈司政教者鼓舞之盛意而予言亦已贅矣

奏止宣涇養馬疏　　楊谿　巡按御史

為乞復舊制以安人心預防變事據太平府推官朱孔陽安慶推官李欽吳呈稱遵依取寧府卷并高淳縣志書文卷及拘宣城應審民人劉貴六等逐一查勘明白并詢同知縣宣城方一桂高淳劉啟東各從公會審隨據各結稱洪武年間因宣城民劉讓價買溧水縣分撥高淳民卞京等相滋圩田二千一百九十餘畝又額魚毛二斷馬場田地二千六百二

十三畝八分買族自用工力於前馬場內開墾成熟田地一
千五十三畝六分又出銀三錢各原買該縣象偶一千三百
七十五畝認佃納銀三百七十一畝及出比六年各承佃當
益縣象場九百七十三畝退造黃冊照例寄莊該縣納糧當
差以致該縣民甘葸置等姬買結黨於正德十三年設端呈
告該府縣申奏要將高淳縣養象城等額定馬匹改派宣城
分養土民金琎等不甘具奏蒙行巡撫吳秀官於嘉靖三年
七月內親詣彼處查勘宣城縣坐落山額無草場開墾以來
郎無養馬及驗太僕寺主簿躡先年倪給事中等官會議定
派馬政手本並無來歷相應分豁及踏勘得劉賢六等前項
開墾田地草場已經盡數退還該縣管業因該縣人民意欲
推馬故不收籍延至嘉靖四年又行中樂本院照彼情詞
伊縣頂蒙城等縣馬三百十九匹柳說本府先年虎猾為患
寄養蒙城等因奏派宣城等五縣領養因民不服將情奏行
撫按衙門會委推官朱孔陽李欽吳同應天府通判夏元拼
官趙溪寧國府推官周憲逐一查勘得宣城等五縣委坐萬
山額鎮草場又查本年手本洪武至今並無養馬并寄養蒙
城等縣情由蒙將前項議派馬匹仍令該縣照舊收養但冊
該縣民疲若累議將該縣遞年原出辦驛站銀共一千四百
五十六兩三錢改派宣城等五縣出辦每年解赴應天府交

割各遵承領應付以後再無貽累該宣民劉賢六等原買相
國圩田地賦魚等項馬塲處照三等原買并認佃象塲俱照
數退還高淳縣從自召民承佃應納糧差唐正六等原佃當
塗縣無干象塲仍聽各戶照舊承佃辦納錢糧不許各縣指
此告擾犯馬如蓮各甘重罪等因據此隨該各職會同夏元
超錢周憲勘得退出田地肥瘠不同合令該縣酌均勻俾
招無業人領種先儘先年養馬人戶次及近便居民不許奸
豪攙奪又劉賢六等並業承去既多情在可憫合行宣城縣
查將各戶領泛差徭量免十年以示優恤以後不許指此爲
田再與高淳人民結搆如此則寧國雖不養馬却分養馬之
差衆擎又復易舉高淳雖仍責馬封無養馬之累差科似已
蠲除實爲彼此兩便等因據此會同巡撫陳參照得爲政以
安民爲先聖意以便民爲訓今觀各官勘處情節於事體頗
亦周詳及據各府呈報緣出於民情又已承服彼此既便似
在可行乞勅該部查議上請俯賜施行兵部看得巡撫應天
陳巡按御史楊具題稱先任巡撫吳議將高淳縣官馬分派
宣城等五縣均賣雖是少蘇高淳一縣之困若而未足以服
宣城五縣之人心以致衆口擾擾奏行再勘已經會委各府
官查勘明白又經再行各縣人民承服無詞是亦通融抅處
民不偏累合無依其所擬仍戒飭各該府縣官毋得偏私再

欲當端及曉諭所屬百姓今後務要安分守法毋干刑憲等
因嘉靖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部尚書李鉞等具題二十九
日奉
旨是

鄉賢祠記　鄒守益　江西

國家彰善癉惡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擇郡邑之德行道藝者生以鄉飲酒禮之歿以鄉賢祠之召榮辱別官罰其勸誠至情也人之情不甚相遠世而賓禮而俎豆則怡然樂之矣其所擯斥則戚然赧之矣故戚俛然修其德行進藝遷善違邪而不敢懈及教之傲或華於文采或顯於爵位或席勢於子姓目焉以居之而山澤之敦龐純固其世沒德者或蔑焉以氓於是俗始離然易其視聽則亦相競於華相構於顯相軋於勢而已害張官立法將以納民於軌也而顧終以偷於端使然哉東廣圖君越之守寧國也晉謁郡之鄉賢過而考其世無有紀焉日是無以詔我郡人乃磐石以求徵言予嘉而稽之自晉孝廉何公琦至我朝中丞戴公聯合三十八有孝友者有廉潔者有鯁直者有宗正學者有偉相業者有勤吏事者有敏政績者有擅文學者諤然足以矜俗矣自晉迄於今世之相去也遠矣民之生其間也亦繁矣或為世俎豆焉

或損斥而不預焉有志之士獨不可以翻然而興戚然而改乎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爲親矣章其忠義而俗知報主矣章其廉潔而俗不貪矣章其鯁直而俗不諂隨矣章其正學而道術一矣章其相業而履際者懼矣章其吏事而素餐者慚矣章其訓迪而樂育者皆矣章其文學而通今學古者出矣然區君所以風勵郡人而詔之之志也吾友汪君佃方深於君尚相與殷之其有冒焉而居者乎思以革之其有歉焉而遜者乎思以闡之然後別其姓氏正其德術使百世之下勸誠者有徵焉則所以宣上德意而正民俗者且將百世有光矣

## 記三溪摩崖書後

谷鍾麟庭[illegible]知縣

今上登極改元嘉靖歲甲申滇南張公鳳翀以正德辛巳進士來知旌德縣事越明年應天府高淳縣以養馬之累累及寧國諸屬縣而旌邑與焉於時張公抗疏以旌邑山谿地狹不堪供牧陳奏觸天子明聖特賜俞允公恩推人不知天恩之浩蕩也摩崖大書以免表馬四字以示不忘又明年丙戌升休公以材堪治繁調任鎮之丹陽鍾麟無似明德公後牖公之澤者獨公之遺愛於民者爲之如右以昭示於人人亦以使吾民知感戴天恩之有自云公今陞爲兩臺御史其名

倣方日盛也府

嘉靖七年十月

## 及公生祠記

黃訓 歙縣

太守及公去寧國之三年寧國六邑咸生祠公太平祠既成訓門人焦九齡走新安請記訓雅知公公可謂名臣矣公正德甲戌進士官給舍有直聲乃出守始來一妻道卒攜一子至蕭然獨處齋閣慕楊公繼宗日蔬食三日一肉同僚或僕譏不終寠然獨振木鐸如軒公輗御史不惡而嚴吏至不能舉火　已怨謗無野跡民相告曰前無我公政聲四達使者行部至必稱賢太守云適年高淳豪譬宣城民買牧地奏分馬於寧國下撫部者判歸牧地奏高淳病宜分寧國南陵故有馬宜分五邑五邑之民譁入邑城大譟曰寧國高皇帝龍飛部凡五邑多山異南陵除牧馬令分乃為高淳牧馬罪死則死敢不守高皇帝令公權變急爭按部者卒得覆奏如令既公竟以是調繁慶去去之日六邑之民慟而送者聲震野既去思不置咸生祠公嗚呼祠之者德之也謂之者罪之也德之者南陵與焉豈惟以是罪之者其人是哉是罪也公何罪私賣買牧地者罪也買之者宣城也賣之者誰也此病源也不知其源徒曰高淳病宜分寧國寧國病又將誰分所謂以

鄰國爲壑者耶今也寧國不壑高淳高淳不壑寧國公心也
公以民之心爲心其以君之心爲心也人知公之仁也而不
知公之仁固忠也忠也獲罪罪也一時仁也獲德德也百世
一時百世公何擇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雖然寧枉我以事
上無罪目前無寧直我以字下有德身後今之人皆曰智則
公所謂愚者耶嗚呼其愚不可及也夫公名宦字仕顯河澗
交河
人

## 陳靖獻祠記 明莊烈帝改謚忠烈

李默　通判

昔我高皇帝親御戎馬締造家邦旋以扶植綱常培養士氣
爲務故雖從元黨桀吠堯猶示曲宥以存萬世人臣之義古
王者大公無我之心不是過也厥後再傳北平師起鐘簴不
移市朝安堵文皇帝有再安宗社之功而齊黃諸人自以身
受國恩不敢俛二騂首就戮宣城陳公迪與焉予時讀公事
狀未嘗不掩卷而悲也按公以洪武乙卯舉京闈辟本郡學
訓導嘗爲郡撰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召拜翰林編修累遷
雲南右布政後徵爲禮部尚書同受顧命適兵起國勢纔阽
公等力陳討叛南北相持者五年事既弗就公獨抗節不遜
逐并其子丹山等磔東市臨刑猶作五噫歌并詩至今讀之

使人潸然淚下豈其忠憤所感思以示民自待台歟子糾之
難忽死而仲諸因人同各有志不能以彼易此文皇日彼食
其祿自盡其心後錢習禮以釋氏釋不自安傷文教誣上
上日使予寧向在洪當用之聖人所以扶持語義之者寧有
已時哉公死之日子孫無噍類百餘年來宣城蛇謠其事成
化間郡守涂君觀補祀公於故里尋郎匪厥使亞與之歡
盡而無所依予甚悼焉嘉靖壬辰予亦以史部郎謫判是邦
亟求其後得公五世從孫太學生大林者而問之故乃謀請
前守餘姚邵君曉具以狀白於巡按御史虞公守愚督學侍
史聞人公詮請復置祠春秋薦事如大司馬漂水濮公故事
二公嘉許大林亦奉地來獻地當郡學之東公少讀書處也
予日故祠以敝陋迷壞今宜爲久遠計乃旁構他地盒之中
爲正堂奉公像以居又北爲浩然堂各翼以兩廂浩然北有
方塘塘畔爲水央亭其東有井最前爲大門門東十餘步爲
宛陵大節坊凡籩豆尊俎器淵几榻百物畢具歲給掃除一人繼
今而往庶幾其無速壞矣祠成郡中學者咸嘻吁歎嘆相與
致私愛於公而論之日靖獻先生遂因以名祠會予有持憲
廣東之命乃大會郡縣鄉大夫暨執事以中牢𥳑祠享神而
告成事嗚呼殷有三仁其志不同其心安也故足以獻於先
王不然死者復生生者愧矣由是以觀諸公情事夫又何疑

是役也肇於甲午冬十一月甲申訖於明年夏六月辛亥其費與力並給於有司不以煩民而綜理出納則悉委諸邑民貢孜舟吳孟學二人者恪職靡懈又使太平吳琪佐之大林周旋其間多所規畫是用能集事以昭丕績均可謂勞也已矣通判

李默撰

## 石壁亭記

涇而南九十里曰三溪又南一舍曰旌德界岸嶽嶠道出石壁居人煙火留在林樾蓋隱氣之所凝巨靈之所擘者也故夫炎暍若雨涼月秋陰晴則鴻鶩咒號猿嘯鼯号芬歌屬路未開憩所爰有比邱明鞠卓錫陽坳剏金鞭石亭彼周道宏敞劫虐不洩不滲固將崇象構等嶠陵引慈航於漲海塑福利於眾生今天子命吏擁跨州邑星聯棋錯凡以為民饑仰其哺寒恃其煦男女耄倪咸效厥欲茲所惕悚矣晉一亭嗚呼孰有用意其勤如此者哉孰有用意其勤如此者哉嘉靖十三年冬觀風使東陽盧公按行州部嘗過亭下周問人勞顧瞻嘗異屬吏李默退而記之其殆有微意歟

## 政通橋記

宛水故有橋當官欽孔道歲且圯遭太守去郡前司封郎中建安李黙謫判是邦方秋攝事召吏民問今政孰先衆曰橋先郎日爲出祭羨金使宜城尉彭仲春督治之別駕甬海洗君滌以十金米佐役役興而嗣守餘姚召公煜三部丞貴溪樂君尚文司理烏程王君演並以事自外入咸樂相爲浮梁驅鵲民罔時勞輸蹄交道如從杭肩黙乃言曰二氣歆忻品彙滋殖山川蒸浩雲雨降興舟車會同物村四達有如橋圯道茀不可得而達也故君子作政以通民也滯則民壅撲物考義僑名曷宜邵公而下皆曰其惟政通之宜明明嘉靖懸逾其紀賜進敦牂春王甲子伐石銘功宜民所恩我邦有政驛橋是祠通

判李黙撰

## 府題名記

雷禮 推官

寧國本吳越之地自古號劇郡籍隸中見孫氏開基乾爲重鎭江左以逆闖人乘膺相媲彬彬稱盛美矣明興定鼎金陵登列畿輔列聖又建極於上臣飭郡吏以尹天下者百八十有年流風善致洋洋乎渢渢乎至今爲烈其宦於斯皆邦之民也苟自休德誰不爲依栖哉次已亥渢岡曹公移符謹身祇行務質崇益於是陟陵陽踐敬亭懸覽崇墉而謝李之迹

滴名存者倪仰而歎曰美哉江山弗改世代遞矣其猶俗哉既而深喟曰官不有績譽罔攸乘心不衍友罔攸勸考則究慮若茲誠哉乃繙故牒悉已施之宜利加決擇焉因葉牧守以下衛名邑里歲久近與所終銘之石屬雷子以言雷子曰懿哉國之興也是古今之慨也政得其紀矣夫彰往者昭來鏡古者影今凡以宅心立準也東郊之治周公啟殷始之君陳有容中之畢公不剛不柔終之難政由俗革而道若盡一其心協也故圖治有幾弗狥則遁甚化有要弗倚則裕子太叔代子產服如猛之訓謝方明不易前政義在必更務秘共迹庶有得於三后然者概諸先達前後異蒔行事殊轍苟監戒昭而勸懲繫焉號非吾師也哉且君子爲不可朽者而已今勸懲所在榮辱判然諸宗曰羅矣乎鳳岡暨諸宗曰濮矣志之哉

## 韓公別業碑記

鄒守益 江西

昌黎韓公家鄧之南陽幼孤隨兄會謫嶺表卒從嫂鄭歸河陽建中貞元間避地江南韓氏自別業在宣城因就食焉我朝正德戊寅督學石岡林子葵公之風而售址莫稽乃擇故亭之時撤佛氏像爲公祠乃置脩守之而翠雲僧徒私崇其

致爲徙公於殿傍小亭嘉靖已亥白坡何侯以量移至慨然嘆曰公力排釋氏而顧寄釋氏以居神其褻之乎遂折俸鳩工相地鑿基而南岡曹侯適來協圖厥成爲堂爲門爲垣顏曰唐昌黎伯韓先生之祠祠左一徑夾竹而行窅然出祠後構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門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南半里許設綽楔於橋大書曰昌黎別業郡之人士來遊來歌恍然若韓子之復見也感生哀貢生安國請記成績以訓於來茲東郭鄒子曰嗟乎是可以訓矣當唐之世廣廈名苑飛甍複壁列鼎重茵眩視而駭聽者何限如林甫之偃月載之芸輝呼吸風雷鼓弄日月曾幾何時而枯蒿栖鶴來雨浮埃徙爲嗟咂之資若公以孤子羈客迫寒饑水火一時蓬茨華門誰與比較而七百餘載諸君子剪闢興頹竭虔妥靈而俎豆之使林甫與載而有知也猶伏闕闢會不得一染指爲天下萬世之得失即是可以定矣方公之論佛骨而謫潮也皇甫鎛沮其復進逆入而向用也李逢吉忌而欲出之故留市虎捷捷幡幡內結羣黨外建八關好蒡自口矣然直筆所評以逢吉之流爲蜷蚿對嶺而公巋然泰山北斗之望南陽祠之山陽祠之瀨祠之袁祠之孔廟祠之雖別墅荒基猶閭閻恐其弗傳焉天下萬世之眞心即是可以定矣正學弗章往往棄眞而騖妄以祿位升沈爲得失以毀譽異同爲是非如嗜糞

中恍芒無所適諸君子之是舉也其醒晦蔽而俾自得師乎師者而胥師惡而自宏獎仁義興起名教是人人可爲昌黎子也故師其忠可以報主矣師其惠可以附民矣師其信可以交友矣師其文可以覃典誥矣師其學術可以闢異端而閑聖道矣而欲爲鄉與達吉者亦可以懷然愧勃然立矣是績也豈獨以訓宣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伊二侯思敷訓以被士民其詒倅諸祠下以同求於天下萬世之真

## 新建名宦祠記　毛　愷　推官

寧國古楊州之域自秦置鄣郡歷世沿革不常要之固上國也我太祖定鼎金陵隸諸畿甸屹然稱三輔郡吏皆之吏茲土者埤贊貂續後先輝映彬彬乎不可殫述求其施法布政效勞勤事禦災捍患稽諸祀典而協者自漢太守張公綱至國初陳公灌凡四十八人永樂間知府事袁公旭於郡治後創屋三間顏曰正心置主於東西二次至歲春秋二仲月擇奠先師後合而享之中堂後稍增祀十餘入相承百六十年餘未有易也嘉靖己亥南岡曾侯以給諫出刺是邦甫三載政平化理百廢具興次及茲樓謂凡祀先賢宜在黌校郡僕非制也且或設宴張樂而或閉主於室不虔孰甚改諸乃卜地郡

庠之左可畝許命工鳩材中爲正堂以栖塑主堂前構亭三楹並離向亭西出十餘武爲坊門題曰名宦祠肇於辛丑秋九月丁亥訖於冬十二月辛未費出公帑不煩於民于寅春二月九日合僚寀諸執事遷主而告成儀章孔秩籩豆靜嘉蓋有赫其靈矣教授王子寵謁予以徵記予嘗讀西漢書至孝文元年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而史失其名未嘗不掩卷低徊太息也夫治不考上上史且失其名則其次湮沒無聞者當時固不可一二計矣昔周盛時稱百僚師師又曰藹藹王多吉士夫師師藹藹庶事用康而祇曰百僚曰多士曾莫得爲某某也蓋陞古吏治人人雅修不可勝名有若此者前漢去周未遠最績之臣并其名而失之豈賢勝者眾多而史氏勢亦不能徧悉乎降及嗣世國多曠官繁援弛怠靡然無所爲與夫墨濫賊民者紛布錯雜於其間於是始有曰廉曰寬曰勤曰能曰簡而易曰忠而貞赫然聲稱於前而垂於後若今之所祀諸君子者吾嘗悲其不幸而不得如古大夫之忘其名也雖然名實之彰也沒世不稱又聖人之所疾諸君子實大聲宏槩士人去後之思而俎豆之使後之吏於茲者春秋展祀循名求實動仰止焉又未嘗不幸其遺蹟餘烈炳炳猶在人耳目彌久而彌彰也若或違道以干譽竊例亂真惜焉莫知所以秩祀之意豈惟諸君子不泯之靈之

所登抑亦我侯尚友之心之所深憂也侯諱迺字仲德西蜀閩人登壬辰進士甫岡其別號也廉靜有為雅尚風概惇本黜浮蓋幾乎右之忘名者

## 儒學記

唐順之 撫州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列國學校不過粉飾潤色而易衆春秋十六國之禮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以致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栩栩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絃歌鼓琴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而使觀者徘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没不與瞽宗之祭而教歌數千人者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以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獨衆要皆與庠序無與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蕃夷武卒莫不受經然祇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

者不在也濟南開西瑯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今國家建學徧宇內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章句佔畢所志者不過聲利藥名其所謂高等者惟騖文詞之博而祇以爲溺心滅質之具矜廉隅之飾而祇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講學考業於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道德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以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涇於寧國爲屬邑而學宮圯壞不葺午山馮公前爲提學昔欲新之未克也已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侯宇樂令薛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叢其役於主簿郭舜臣而觀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賜曾篤於是戟門璧池齋廡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黝黼儼而高居抱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親申如夭如之容其兵右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軌物樹風聲其於爲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聞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

深病乎佔畢詳利之鄙陋者固且有人爲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濯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求乎精微相摩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寄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故司樂教胄之教尤詳於閭胥族師涇爲甸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方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自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學官維陽與諸生張鑌來請記余樂稱之記以告於後之而協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德房浙人修學始於嘉靖乙巳年十月成於次年八月

## 縣令題名記

范鎬 寧國知縣

國家設立內外大小官職故事輒得題名貞珉以垂不朽前此令於寧國者志載雖備未有題名於石世遠遺亡正德間汝川王公以給舍左遷寧國令嘗圖題名會遷秋去及敬持鈔君小磨石儀門未就而去不肖承之茲邑居歲餘考諸記載復訪諸長老自吳恩唐宋至今得若干人乃用前石命工勒之以終二公之志汝川公令之至賢者文章政事書於邦

家寧之民沐其澤於今稱之將為後人之式顧予所題於吳得一人於漢則無於唐得一人世遠莫考也於宋詳矣得四十四人元世志載未詳乃二守楊君嘉慶別駕胡君廷玉大尹袁君澤諸縉紳先生加意考訂寧邑自皇祖親征駐蹕底定城垣存神過化之後山川爭勝精華相與文治聿興有司代出賢哲良有以也夫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不肖即惟前修夙興夜寐圖為寡過而未之能但一念靡爵之戒緇衣之好不敢忘也令於前而賢者從而師之不賢者從而戒之著邈鑑衡若在左右故該勒石匾以勵名為來將凛凛焉恪謹官箴不負所學以行其志凡後之為令者可以我師弗以我戒庶得附於賢令之列斯不亦甚足懼哉是舉也限於石若丞若簿若尉均不能及然師賢戒不賢之責未有不同且以邊幅於纖此而令而丞而簿而幕者又題首唐令范傳眞故鄧州人列諸名宦棻擢稱其肅濂和敏柳子厚有送范明府之寧國文且許其季弟有為殿中侍御史者予系出鄧州南渡家鄞譜有傳眞公名而官職莫考矣今閱志州其為寧令焉數百年而鎬復叨寄此城固曠世相感者乎然予師其德政非有附會之私敬述以俟博洽君子云

## 河瀝溪新建橋亭記

河瀝溪在寧國縣治東三里許其源出杭之天目山東北匯於宛陵諸溪又東北會於采石入大江溪既廣大橋橫九洞跨溪數百步高阜如垂虹貫一邑之偉觀也然窮使往來商旅率載由舟撤者必於橋側橫欄焉今歲咨戶江絲吕永昌朱明鮑嚴等始捐資構亭三楹列石磴以便窮使商旅亭成鄉進士吳子深餞予蹈太學生陳子嘉模袁子沛相與丐縣官南游范子紀其事於將范子爲書畫橋流水扁其亭而慨然曰予觀於溪而知治民之易易也夫治水以順爲道治民以順爲方亭以依橋橋以濟水橋弗能達水以爲形亭弗能達橋以爲址即茲橋構茲亭而拭目於溪流源泉混混天下之順也宜父之川上莊生之濠梁非歟登以觀大化可也何有於寧民哉且心爲源委仁爲恩波義爲砥柱曲折以盡其變周旋以沛其澤風會以疏其流觀水有術於茲盡之矣寧之爲邑雖賢哲迭生而小民黠梗不習禮教實稱難治然三代之民直道而行何寧民之獨不然耶有司者順以治之弗咈其性陳以彝極章以軌物民自無拂於政且揖遜以歸於禮教矣予故有感於水以知治民之易易焉噫爲吾民者使達於溪水之理知夫順治之說亦古者十室忠信之邑矣有用者不可以兇於過乎故紀其事而申以茲言

## 西津同人橋記

羅汝芳 知府

宛郡屬寧邑界在東南山間鉤蜿蟠盤水泉迅激至於其匯流深廣而去邑切近者爲西津津舊無梁惟亂以渡每春夏霪漲往來阻絕間或馮犯之者多橫溺焉邑搢紳東吾楊君夙負才望雅志修潔三任名郡俱樹循績以直道不宜於時遂勇退急流徜徉白社日擊是津之病涉者欲易渡以橋乃糾社中耆年悅義饒淸袁袞良樸吳烜楊桂輩白於前郡守東流朱公公方嘗授經如尋以河南督學去宛歲餘山蛟發初址復潰邑人士遂謂是津終不可爲沮者交至楊君毅然自矢盡捐所資蔬食露處以倡同社同社者翕然應之鳩匠於浙處善穴津底者定其砥流衝合天巧三載而橋柱屹立幾幾奏成功然其費將踰萬金眾力敝竭予時奉命適至且受檄於巡撫觀所周公督修境內津梁邑令賴予以是聞予予謀諸郡寮二守彭公節推李公各捐協從堅砥累進不踰時而工告成焉中高四丈有奇旁分三門門廣三丈有奇高視中漸殺抵岸亦不下一之二六邑津梁莫是過嗚呼予觀茲橋之成乃知人道之勝也夫臨流望洋川暫雖險蛟孽震發時且告艱鉅力既難其不墮成績者蓋鮮矣楊君惟初志弗遷貞盟益固以致上下僉同橋成不日險且厲者而數復

致順推此以及諸天下可也而況於茲橋已耶楊君諱嘉慶
由鄉舉歷任河間府同知致仕求吾其別號云

## 重修文筆峯記

崔涯 太平

太平之有縣自唐始也縣必有學學必廟孔子崇文教也然
辨方正位體圖經野則青烏氏之術要不可以盡皆者太邑
後枕碧雲前挹黃山三峯龍門峙於左右浣溪麻川滙於東
南而黃山之支迤邐而下拱揖而衛於前者舊名阜子尖也
山川毓秀賢才篤生始於唐盛於宋於元而反豁於我明識
者謂朱崔之末明也實術闕說諭縣公暘者因高築峯取名
文筆蓋取離之文明而魏峩于台也由是文學寅興彬彬然
起矣然嘉靖帖石旋修旋隤前大尹洲李易公道汶議易岩
石為永固計規畫始工而公即調去今在學博士王公集士
沈公翼閣公巨翰又吳公光聯暨學弟子胡子燦等僉議曰
此邑庠之巨鎮也學校之隆替人才之賢耗胥此焉繫而顧
惜一時之勞費非計也復請里中敦義者殫力殖財皆往與
余男惟槐共董其役督勸於義石取於山先規其趾拓之使
廣甃之使深於是表裏皆石崗四面螺旋而上之末不可
石戴之以土而峯成端拱若人卓立如青厚星漢擢日月巍
然一大觀也雖然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諸上子遊思常新仰

將具在其徒炫外觀而已哉吾願其有思也躡其趾則思致其廣大陟其巔則思極其高明而積學中天獨立不倚則思履中正堅樹立參造化而侔天地以柱石朝家者亦可自考矣此外內交相贊者也如是乃爲不負此峯之秀凡從事於斯役者皆與有光榮焉故吾願諸士子之終思之也爰不辭而併告之以此

## 熙光樓記

羅洪先 吉水

詩有之曰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緝之言熙何也人心之明不能無間斷必待積而後底於光明是光明者由學以得之固未易然也而近世陽明王先生之教若異於是其說曰良知之在人心至虛而靈至近而神幽獨有所不能欺細微有所不能掩故雖夫婦之至愚亦可以與於聖人之成能而所謂君子之中庸卒莫逃於百姓之日用不啻日月行天萬古不息非若燭火作明作滅可彷彿其斷續者有以致之而使不失則藉之而合神明廓之而配天地放之而被四表傳之而垂後世而又不假乎纖毫之力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也自是說出凡與聞者莫不爽然知吾心之良知乃其固有而無俟乎襲取義外之徒務亦莫不充然即吾心之良知可以已應而不患於剿斷萬變之無據盍嘗竊疑於詩之所云

又何難易相懸而古今之不相仍也則又自反於吾心方其爽然充然於作聞之際吾亦自信良知之爲固有足以泛應而不窮矣及其倏忽而得之顧自倏忽而失之吾之得失相尋於倏忽欲求爲古不息貞明之體以爲酬酢萬變之用胡可得哉於是悟曰詩之所云光明者其即先生良知之謂詩之所云緝熙者其即先生致知之謂歟今夫日月之照臨人人之所仰也至其所以生明未有不翕其然者蘊熠火而皆之薪可以燎原否則會不滿乎飛燼是故藏不密者用不張蓄不極者施不普天地萬物且不能違而況人乎悲夫至性鑿於七竅正見轉於多岐雜識解爲遠徵任作用爲生理而良知所存亦已無幾致之者盡亦從事乎收攝斂聚而無以爽然充然者自盡焉是即詩所云緝熙光明之旨也益不辯於義外之襲取而昧良知者不可以語熙不能於倏忽之得失而談良知者不可以語緝不原夫光明之所以斷續而過信良知者不可以語收攝斂聚初宗劉大夫學以致良知而有得也作牧寧國即水西倡全之秀別爲書院聚六邑之士於其中既督教之復延先生高弟于緒山錢君龍溪王君更往來以主其事且擇亢爽塽軒豁結搆若干楹以緝熙光俾遊息而發覽者得以新乎其耳目如出蒙昏紛紜大觀庶幾傾汗否而升之於高明也至是進諸生瞿沛俞堂王汝舟不遠

千里委命爲記竊窺大夫之意將以羅照者啟其端不徒良知示竊泉於是遂以收攝歛聚之言進諸昔之文離於格物也先生旣不忍其迷背直指所固有以爲之說然而沉溺於泛應者近亦多矣使先生而在有不易其說而矯其非乎間之先生嘗比持志於心綿閑者將爲先生笑曰始識之安知此非美瀾也嗚呼今之間收攝歛聚者有不根病者乎其有視爲美劑者乎不背神交大夫有年無從受其切磋茲爲寧國平賦以爲民節用以約己志行光矣儲因言而發其蒙固爾分脈於樓之上日接其德輝也豈非幸哉樓高二丈有奇廣倍之深不及其廣之一其役在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大夫名泚宗字宗之舉戊戌進士蜀之巴縣人翰林院修撰吉水羅洪先記

## 水西精舍記

鄒守益　江西

嘉靖初謫判廣德與諸生切琢斯文尚州戚生袞貢生安國首學於復初初闢是則生恰梅生守德沈生寵戚生慎董生宗景孫生衛翕然學於金陵日章有位矣歲戊申緒山錢君龍溪王君赴會宵歸諸生追隨於匡廬復古之間議借水西三寺以訂六邑大會延三君迭主講席諸偕師泉劉君衡雪臨之每會逾三百人僧房無所容乃諸生繚金構居於寶勝之左

而當道病區也拓於邑之右義民並生欣然合附貲爲王子
之成初梟豨侯李臨佛武言韓謨以變曰宣州勸於學而上
敍其覺艮收勤於教而下謫其澤分古所稱不必而成不戒
以字其身見之矣適年而虛賦邀巨借摘究獄雪道按法守
翕然相感而精介煥然以火熱侯道創生堂羅生祠王生放
丹以徵言曰是役也翠崖黃公舉之羅溪胡公益之方泉趙
公成之二侯能古文之功爲至崇也措不於有以配聖天子
作人之休而澤邑鄉井聘禽蔣求設行孫薄錢資者之計財
之費出於官十二出於諸生十二出於鉤陵十五因之孫出
於官十四出於諸生十二出於長爺十六古稱良道三代其
果無二矩乎說也開諸陽明先師曰孔門志學便是志不斷
矩之學自哉其言之也上帝降衷而蒸民受之具於良能也
明真神若耳提而命噓吸一體無智愚賢不肖自堯是非志
在於蹄之耳沐沂之興忘食忘身老至不知其曰祖述憲章
上律下襲全生而全歸之所立者以言其所也不惑者以言
其純也不思不勉從民其天賦實天爲一而帝則作且反性
之則其神乎明目不視其形傾耳不聞其聲而範圍曲成千
變萬化妙用不窮其用故本諸身以徵庶民則可質鬼神俟
百聖而所存不惑期州尹盡子龍谿不可行於曰閉門造車
出門合轍言之一也二三子之切磋於師文熟矣其亦思精

於一乎猶子入井怵然非忍斎矩之形也納交要譽惡其聲三者一不絜焉則踰矣萬鍾不義悚然不受斎矩之形也官室妻子識貧乏三者一不絜焉則踰矣自戒自儆自潔自[illegible]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三千三百無非恕䌷之綸論是為下學上達一以貫之之正脈一或踰於是則閒斯行之猶不知德億聞屢中猶為不幸克伐不行猶未可語仁體斷與不能揭仁由義有間然弗省弗察終無以立一極人中之作昔在緝熙之聖亦臨亦保詩考作人有德有造一在於兗冑淵廣湖被化機直與於穆不已同流我聖天子敬一之化久於其道先後疏附指揍楷樸棫之偵宣州首善地也自耳目股肱至於庶僚至於卒彦至於義民孩婦罔不崇敬學兆舞道術以會歸於皇極其非與孝與弟好仁好義可行之乎盍循老日病倘能扶杖野處以敬絜刻之休諸生所創堂五間曰明德樓五間曰退省義民所創堂五間曰明道樓五間曰緝光門三間號合東西各十三間合而題曰水西精舍其田界稅米具勒於碑陰嘉靖甲寅秋南京國子監祭酒安成鄒守益記

## 建城碑記

何[illegible] 南陵

南陵故無城嘉靖乙卯倭寇流入民舉走川谷比臺臣建議
自今要害處所其築城捍禦俾報可南陵地四衝築城宜先
而工鉅費煩相視莫敢發及己未春山賊嘯聚青陽之間焚
掠尤慘余適以使事抵里中避石縣之後衢縣無守望戰亂
疑何吏民洶洶相告曰有城焉至此已而賊解去覘侻伺無
事不復及城事矣歲癸亥夏長垣部侯以進士來知縣事心
獮變之日咲大無城無縣無民茲非守土者責歟會冬十月
巡撫都御史歡所周公郡守近溪羅公僉然贊之侯於是集
境內士庶籌厥費僉曰是役也非數萬緡不可其請當道借
發贖金庶有濟侯曰贖金解內帑矣或曰其取諸富戶乎侯
曰勞逸不均怨將作且胥老因之爲奸孰前說之或曰科派
丁田乎侯曰水旱頻仍民且不堪或曰無已其取諸詞訟贖
罰乎侯正色折之曰因公得罰人其謂我何乃齋夜熟思日
夫下不有忠而不恤勞而不怨者乎吾試爲之遂下令每里
派土工一十三丈里十排分之各一丈三尺以十二月既望
始事各具傒備各備畚鍤各完分地工完者籍歸費民方喜
不出一錢又工省易辦及期無一役至者郡守蘿公馳往視
曰吾民奮義若此吾無憂矣賦詩一物以勸次旬而畢越明年
甲子正月更事巨室相謂曰侯方急吾民無寧居又不忍叩
因吾民吾儕不請命自效非人也遂相告曰包砌磚石爲久

計惟侯命請至再三乃諭之曰酌其量力認造弗強也不終
日認者三之一矣通縣里排復相踵來告侯曰士工方勞爾
力今并勞爾財乎爾其量坐肥瘠爲多寡猶慮也則認者又
過半矣其四門城樓請工倘有遺者侯曰民力竭矣乃申請
撫按暨省驛遞之資免官舍一歲鋪陳之數分各里無輸錢
自行刱造又不足則贖重犯請詭寄賣脫偏多方補助終不
忍以煩民甫三閱月而城成羅公馳往落之曰詩所稱靈臺
之役何以加焉名之曰鑑城城周六里有奇四向爲門門之
上有樓西南二水穿城南北爲水關二又爲月城四父老來
聚觀者肩摩踵接咸拊手嗟歎以爲不圖老且死獲覩此云
紳士大夫登城臨樓喜曰往乙卯己未之變言之猶心悸今
而後吾老者少者可帖席矣明年正月徽歙礦賊猖至各邑
皇皇而吾邑獨晏然無恐蓋藉賴侯先見來請記夫古之
君子仕天下之重苟利於民即指其身爲之不惜吾陵一城
之役乃逡巡畏縮莫敢發者十餘年稱數以爲古今人勇怯
不相及至是不斂一錢不請一金倏爾金湯豈非任重而有
勇者乎方今知巧之士不少往往袖手自便於地方何賴焉
侯雅負奇氣不屑屑簿書城工甫畢復以其餘力建義倉數
間以賑穀文學以均賦必欲一時爲萬世計者無時而已也
余無能揚厲萬一聊識次建城始末俾刻之靈應門月城亭

中熙無忘於世世云侯名示

春于元其字人稱仰遠先生

## 文昌閣記

尹臺 侍郎

寧國府學舊有文昌閣特祠文昌之神於中其閣之建不知所自始文昌之神之祠之也亦不詳所取何義然郡初志載之其人士咸曰吾學之建斯閣閣之崇斯祠也神啟人祀之專則降祥隤祉而名材踵出故學之敎丕振人襲神貺之庥則雖榮雖美而寢殿咸修故閣之祠蓋不廢乃今代吏而閣圮閣圮而祠莫復事荒人忽神弗貴臨賢才茂於在代斯效之較然可覩已長民者孰能與念使閣祠並新人士作紹於曩哲乎於是前守郡數公再其言莫不慨然思興建而或以時詘或以事阨迄無有能竟其功者乃建昌朱侯太器既涖守之明年政醇人和學教兼飭感諸生數以爲請也曰嗟乎國家治安託重於人材自昔宛陵士俊民秀皆賢著迹今人士彬彬在學宮乃聲實顧不能無相違焉尚可以振起之使不觖而及於昔則吾敢愛一閣之葺一祠之復乎哉然恐勤衆而滋民之屬也課所以周善其役者會有言廢寺遺閣循去而竟爲守其材尚壯可易建學相學東南隅宜閣遂度其址築從其陳棄椽桷瓦甓之殖更其腐朽而悉易之又因閣

旁地增建學舍數十楹集諸生講肄綜論其間材取於寺之隙壤售其值得百金足用簡於民之占募爲兵者日役八十百不爲病民未加有工而閣翔如跂如學舍亦報完自秋如冬爲旬僅十有二諸緒始落成之績咸竣矣於是郡學生暨衛吳禮卿走數百里至白下介其同學友戶部主事許君汝驥書執幣請余紀余考星經斗魁上戴六星曰文昌宮其四六兩星曰司命司祿世多言其神主人祿命貴賤上下之定品道家者流因附會其辭乃謂梓潼與人貢等敘是宮之坎台其說既荒惑無據儒者所不道然附獨稱星等曰布而古有禁星以禳妖祥者斯閣之祠義所取類余不敢深論也獨善朱侯能興學作人不怠其過今之爲吏者進矣夫惰士之所悅趨以致吾之所欲成古之人有行是以著功者不必況小而道大也昔者人君田獵文公因大蒐而教之禮與士募射鬪閣乃合中徒而投以陣法二國之俗卒賴之彼其英果專決之氣方抑而有所奮迅吾懼其悅趨以致之則吾所欲成之效豈不入之易而獲之速哉朱侯斯役固教士之微機爾諸生日眺斯閣仰天之高而觀星辰之進退而考業學舍之中求聖人之道之大有以實見夫天人之一致將反諸吾身而自足則上企往哲不徒羨其名位之盛下脫賢邦侯之教與可無負所作成之厚余見茲閣祠之建其於興

學作人之效相裨助誠多抑何必擬義之有出然後爲事之善也余既以告二生因遂書之俾刻爲斯閣記

## 府學門記

羅洪先　吉水

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學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恒不一今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問其所入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槩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之之難無足怪矣蓋嘗讀魯論而疑之孔門以求仁爲執宜其言無異同也考弟子答問乃有大不然者克己復禮惟顏子得聞之至仲弓顏易其語此猶二人其若夫樊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歟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則亦不得不時其進而善誘之而後無扞格凌躐違越不逮之患資寡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所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亦有不可得而必者非徒一身爲然也即吾一日之間自朝至昃自昃至夕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况於人人哉故欲盡常不用則波過不容說施不久則貫隙不純非志成心去故習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難也矣雖然不如是不

足以致曲而極深也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是知魯論答問之不一乃其所以為致一而欲以一言槩人下計眞儒不最淺深則見成能應對擇合求簡易者未得其約而先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務少得者不能內固妙元解者不能學終其亦異於詔論之所載矣學固府儒學在陵陽峯之南其形勢右昂左傾向午而道出於子形家忌之建昌東湖朱君自秋官大夫來守是邦深已愛人治行稱最既多休暇乃日校閱諸生課業而日授之尤拳拳於肅修之地築臺崇宇輔其傾仄於是有文昌閣辨志堂龍首學既而嗟曰形家相宅數起於步猶學必有所從入之門也而向背錯紙於法不可乃毀舊全立新門於巽方若日展其首振起者乎工始於戊午三月又幾旬而告成遺齋書來且走檄屬委之記且欲有以告諸生俾知所出以入聖人之門者余觀朱君不憚更置哉夫不損其故不可以闢新猶不改行不可幾於修業也彼可以力致者若易然矣吾之於學不有甚難者乎誠聖人之道之所從入若易然矣反其身求與道台不限於資之所禀而各得其本心不又有甚難者乎不惟其言之一而求其所主之不一思艱厲而底貢際必自攻行治敏政行者可以由是路出入是門不負於朱君也已朱君名大器華嘉靖甲辰進士是役也時謙而用不告罰事集而

力不知疲其勞宜特書而是時虞君韓君爲郡倅行君一川爲司理皆樂其成未與江逝余同鄉而余於寧國又多故交故妄記也

不能遜

## 奏除南陵護馬疏

周詩　南陵知縣

奏爲乞查舊規設偏累可聖澤以甦民困事寧國一府轄宣城涇縣寧國旌德太平及臣南陵六縣地皆爲山之中嚮無草場額不養馬止立織染局一所六縣每年織造表緞八百疋三件以造化緞一千疋又科六縣田地每田三畝起馬草一包除宣城五縣外本縣出地科馬草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包寄每年折徵銀四千一百七十五兩亦我不曾養馬之故比有隣界太平府所轄當塗蕪湖繁昌三縣額有牧馬草場係養駒條馬匹以繁昌一縣言之今養馬二百四其縣草場共七千一百九十畝大約草場三十六畝養馬一匹攸此太平一府並無織造衙門及馬草銀兩此則資多寡同進無爲世無獎之制也先年乃繁昌蕪湖六百號爲衛侯亭還府六縣俯稍僻靜每年赴貼繁昌江夫二百名二山巡檢司弓兵三十名共二百二十名毋名工食銀四兩共銀九百二十兩此亦以逸勁勞以僻濟衝萬世無獎之制也洪熙年

間繁昌縣將補馬六十匹撥與本縣寄養議將新林卓協
四百五十兩寄分與本縣管業設時認是公實之務馬匹不
多不備喂養草料並一年將驗作種造今添充樁馬七百
五十匹照丁資馬匹頭喂養貼戶措貯草料每馬一匹每年
出辦草料銀六兩共費銀四千五百兩附四門南馬四撥小个
堪起俵每年起解備用馬銀三千七百兩又騎操大馬七匹
半倒於江北買俵每年收銀四百兩共費銀八千六百兩而
每年解銀官吏之盤纏管馬官吏之查點科罰備太僕寺之
北駿即馬寮院之印烙退補不在此數向所議撥繁昌縣新
林卓場四百五十畝本縣隔遠不便耕業仍是繁昌豪民半
山牧租息養馬一約本縣歲收不下萬金矣近者山路險惡
公差使客供出陸路繁昌逐成衝地本縣東軟尖浙西通逵
粵南鄧閩必北達兩京舟船無虛日因之每年編派接遞人夫
四百名每名工食銀一十二兩通共費銀四千八百兩所養
官馬不敷人造另編接遞馬六十四匹每匹工食銀三十六
兩通共費銀二千二百四十兩以毛拋合火牌應付廩給口
糧中火下程無時休息是本縣衙要一節歲費又不下萬金
矣近年宣城縣於額外加派本縣糧廿七百石軍需銀一千
七百兩人命陵一縣始之以額不養馬因共宣城五縣共供
織造馬夫宜矣今既養馬而織造馬草之供尚存也始之以

僻靜不通往來因同五縣協助繁昌江夫弓兵充矣今既衝要而求卹繁昌昔年之衝協助於他邑未有也昔也止受寄繁昌六十三匹之種馬而議分新林四百五十畝之草場今種馬加至十倍而并其向之所給草場無有也宜城以額外形派本縣糧米七百石軍需銀一千五百兩乃本縣養馬衝要二事宜城等五縣所無獨未蒙有憐其偏累者是以利歸繁昌害歸本邑富在五縣貧累南陵膏脂竭於官馬筋力弊於抜選富者日貧貧者日散閭閻凋耗於驛生殄職此之由如蒙皇上憫此一方之民獨受偏苦之累乞勅兵部轉行撫按多方區處事各有原物終歸本不受繁昌之草場則以本縣馬匹全歸繁昌牧養可也如謂莫非王土不宜劃界繁昌則當以原存六十三匹種馬歸之繁昌而餘下六百八十七匹之馬均派宣城五縣可也馬草之徵總造之設凡以昔不責馬之故今馬不可共則是二者之供謂宜獨免南陵而均撤於五縣江夫弓兵之銀昔以濟繁昌之衝今衝歸本縣則是五縣江夫弓兵之力謂宜解濟繁昌而獨助於南陵仍乞大詔行勘衙門切拘近日之成案而做四川之停制與解一時之弛張而酌近日之事勢命年下多二萬之費則宜損益於一府之中而使之得其平則庶幾積漸均沾鴻盆賞照矣奏御行查是否繁昌擬寄即今應作何處分

# 保豐臺記

朱大器 知府

寧國古宣城郡也踞金陵上游山環而抱水曲而氣結是以士多四方之志而民鮮自異之行擅沃饒以爲利修絜績以務畜挾齊腴以傲刀鋸而貝賞貨斧者誠蓋東南一絜土也郡城濱自昔咸和尚民俗敦樸傭里居不樸窮屋市閩城宅者姓無幾雖城東越虹橋夾蒐句谿水而居名曰寶大賈即土人亦僑寓爲生齒之繁息泉貨之殷盛物產之茲殖棟宇之輸奐甲於一城獨稱豐里歲乙卯予稽祐堞乃作豐臺爲泰和重門仍樹數楹於上其勝槩正當斯里之最盛處也因題而名之曰保豐臺夫一物以豐爲貴豐必有所養而後致亦必有所保而後永是豈一朝夕之故哉其幾固在上而不在民也應世豈有不樂豐之民而卒不能豐也亦豈不樂傳之子孫而卒不能傳也又豈敢以尤乎上之人哉先時鄰大夫不聞有賢者興必其能仁含惠育而不勝其命必其能節用約取而不傷其財必其能平秩茂對而不繁其令以存其時必其能負麗受壓而不苟其政以附其業是以繁息殷盛滋蕃而輪奐若是彰彰也雖然民豈敢曰茲豐也是吾之固有哉適有厲民者肆於民上其滔刑以逞也者鷹鷙虎酷若吞噬則民命皆草菅矣向之繁息者將不爲墟與乎其貪墨

自便也惟朋剝備府越而不顧則民力之普存者皆罄之資矣向之殷盛者將不爲荒敝乎其餘耳目以窮民力也疾馳迅奮轄若雷霆使民屏斂弛擔奔命之不暇而不知民事之當急矣向之滋殖者將不爲委土乎其微斂無藝淵然橫索也先數未發役數從邀徭識聽喘追呼日及其門而坐視吾民拘死縣役發屋而焚諸市而不恤有殍日繼矣向之輸負者將不爲敗垣乎是民之豐不豐也孰使之然哉吾爲是罷役民之力不嘗若自其已勞也用民之財不嘗若自其已費也三者可從寧爲鑿風之過而不敢效飽弛之擊一分可賜寧存保障之心而不敢求嚮縣之裕於嚴闕必發之忍於急事必教之諛下其情以究其實於官供寧嚶文之不足於交際寧問饑之不行而不欲使百姓之雖以要一人之譽凡所以錫心役志慎敬保吾民之豐以不愧前聞人而已惡前之豐是郡者吾將何師之也役之保是豐者吾將以俟之也況僻處蘇懶奇寄務不妄則寧民具永有利賴也夫作保豐臺記

## 重修府城碑記

汪尚寧 宣城

宣郡之有城自晉內史桓公彝營之始於梁拓於隋新於南唐覺覽於元以入國朝止銳闢前守熊侯揚勉治之迄今百

年浚以陂傾垣堞頹缺可扳可踰諸城門與落柝闕啟閉負覩且警舖牒無戍兵不設寇填跡作城中人屏側以處衙官艱於軍三民七之辦郎稔舟不門言或一窮始奪於務敢反貲錐觝也歲乙卯夏朱侯東源膺朝命至郡夯行覽瞻咷然動咨撤宦城井炎若儆佑工貲而覈其數約銀一千三百九十二兩有奇於是郡文老相率踵下風賜生成侯順而徼日以千金之費保民誰當惜之爾民無愛也衆皆乖渝乃聞諸臺乃戒徒旅衛三之費府代之而後補之爰者為邑侯弧可田金之緩日久未輸不徵將使於是乎取之屬姜君總其收納之數縣丞崔瑱主簿勞部相等分理其緒既竣日分財用飭器具平水土議迭遞董工作侯間出以程能斜惰別窳覈君役判周君尚忠節推江君一川克相厥功於是畢者以崇頹者以甃薄者以興缺者以完朽者以堅無或不周樓櫓雉堞門甃鋪甃仡仡將將玉關金闕也工興於是年七月迄於十二月費金僅一千三百有奇建盤詰廳為門者六又衛余家蕩井一井東偏外北城河城中地高艱於汲計至深也又激衛修其五兵嚴其晝夜之禁乃告成於諸臺時劇海倭警烽傳無何逸入浙徼虐焰數千里侯樽俎折衝民恃有土固以城之嚴險阨其疏附後先之略一方之藩垣屏翰攸在惟寧而無所畏也因宜於是郡文老欣欣叩階下陳謝功德因

合詞謀紀侯績夫掌固司險列於周官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乃自古而記之即墨存齊晉陽安趙虎牢阨楚征黎明也王公設險數其能外是故古之君子榮其能疏任其休戚吉凶與民同患褒其求固修其城郭以待來者卒有事變可憑可戰而無意外之虞異哉從政者有漫不事事非因監司檄出則闔閈莫由覈其武也而後然自高者則託於城郭之謫曰吾方設險於無形不屑乎此以其偏見虛聲厲天下豈若修其本而不弛其防備其患害而享其至安如侯之為圖誠遠哉然吾尤有喜於侯之學道愛人而斯民得見君子之澤也孟子言之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不濡阻於軍衛不偏累於有司以惟正之供勸必不可已之務求其安而不欲傷其力何其功之斂而籌之精也侯勤儉正直二三年間害施澤流凡所明作悉類此能恤民以舉事真古羔羊之風予不佞比於春秋用民合義亦書書之於篇以告大後之為政者侯諱大器江西之建昌人以名進士刑曹郎中來守是郡云

高齋記　方逢時　知府

昔謝元暉之守宣城也建齋以居以其地踞陵陽之勝故謂之曰高齋及唐僑孫霸疊嶂樓之建而高齋之名廢也久矣

歷世既遠龍鍊勘諸山川不易流風若存君子慨焉庚申春余不佞辱命來守是邦幸獲以諸公之後余惟大者不能繼其政又不能於其往迹而新之非所以崇先哲而紹遺烈也惟茲不肖是懼爰揆其故址鳩工掄材卑揣斯宇夫君子之欲平其政也清心為本於是乎有崇堂廣庭以涖其民亦必有寢宮別館燕息之所以休其身朝夕游焉以頤其神怡其氣舒心和政平而民且安樂之矣元暉高齋之建吾固知其必出於此非徒侈瞰若為安逸之謀而已且元暉之政今亦無可考見意必廉靜寡欲能清其心而不擾其政者也夫晉宋之衰也風俗頹靡士大夫流連光景沉酣富貴役民皆以自擇者武相襲也元暉獨能清其心以休息之茲其名所以垂不朽而高齋之託以有傳者耶今幸明天子在上嘉靖海內四十年深仁厚澤漸被遐邇宣州為留都右輔視周郡編民之詠游膏澤厥惟舊哉過者游觀之不嚴齋害之不時於常洪頹增益之非不擾也而民或熙然嚻然視矣余惟是安集休息之術竊比元暉而有未能也乃於其所建立而圖之底績因其迹而得其心云經始於初冬上旬癸卯三旬而畢工費不擾民制不踰式樂與諸君子共之乃追述元暉之事而為之

記

新建鄉賢祠記　　　歐陽超　涇縣教諭

涇故有鄉賢祠記唐左戴國南下十有三人禮也而僻在學西南隅逈術畢下僚友劉君諫楊君介以雨潦之為患也率諸生左鎮遊恩張問政鄭文瑞沈麟等請諸邑大夫槐堂蕭侯滌用與遷之後門西室而加廣焉為臺以棲神為堂為序以式禮時惟仲秋祀事行秩於是涇人士衆欣欣然謂庶幾揭虔而妥靈矣踰旬工畢超於展謁之次撫聯義詢郡所稱循良如竹岡徐公獨彬與焉盛哉涇之多賢也並日諸賢請志狀用強辭不可副進而語之曰郡國之必祀鄉賢也非徒其立德之在躬立功之在國立言之在祀傳足以垂不朽乎此在先賢當日特以自盡其性分之當然而擴淺其心碑之落非以徼乎後人之祀與否也乃秉彝好德在國家有合典之識在所可有馨香之爲何哉懿賢者於仰往正以望賢者於將來也天命在人純粹至善非以古今聖愚而有異其所以異習染之累乎才也皆之人有自秀才使以天下爲已任者有傷兒謂祠謂不逞其闖非丈夫者平以孤忠大節撫摘宇宙志以寶才先得其同然者月以愚觀於先賢自用之書究其才者焉有位不滿其德者焉其皆家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也而吾閩其風矣況其有亦古之會以倡率之乎夫

府學教授常守改觀易聽使庠序之士同心而向道良師帥之嘉惠吾寧至矣乃式內會良朋四集其所與論難講究辨詩誦刊剟考以出入進否當於聖賢之道非日一朝之善士已也訓其人之允諧質疑無爲而爲不有一鄉之善士天下之善士自論古人者乎語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今既見賢而弗克由安在其所尚友也所願諸賢以先賢之必可師也持之以不貳之志充之以不懈之功孜孜汲汲不忍一毫非禮處乎身其幸而遂與其道以措之天下不幸而窮修其道以範乎其鄉庶詩之無忝爾祖書之率乃祖攸行者將於是乎在麻山琴水之間彬乎可風之俗異荷爾鄉先生沒而可祭於其祠者史不可勝紀焉夫非鄉先賢佑啟爾後人之心與吾守分師儒者之光寵哉繄以是志祠之成於以致交警之義若乃矢謀效事宣力効勞斯皆有志於先賢者也宜書諸左方嘉靖辛酉九月

## 太平縣城記

崔涯　太平

邑不盡城太平城乎城太平分始也議者曰環邑皆山四塞爲固奚城乎曰備不虞也不虞而虞之者長慮也往哉正德辛未石埭章寇起倉無備空邑而竄卒不害天幸也是一變也嘉靖乙卯倭寇零散者四十餘擧耳橫行於巖於徽莫能

嬰其鋒過旋之三溪邑甚危渠乘而避于力勸止之結寨以待亭獲存細亦不害天幸也是又一變也雖解圍寇貲不足屯結而險箐遂爲逋亡依阻故易鬨一訛言驛騷鳥驚獸駭望城以爲命且東去海五六程西去江一二程賊船上下乘虛而入而謂太平可不城者非也維時撫臺川公如斗奉朝命申令於上郡侯羅公汝芳力主於下于邑顧大夫任事尤謹初下令民有不欲者則民財也力民力也絕意先事之防甘心臨時之侮情則然耳乃我羅侯顧大夫下論曰民雖官之副也官庸無民之副乎哉勞矣思節之費矣思復之吾借其暫以爲爾家計子孫千萬年計使其安亦如城然特爲己衛非己爾也是城也其城民心之城乎乃縮其區畫週而丈尺八百有奇基廣丈二高丈有八不爲雉堞其七樓增之三凡爲樓而門者五有水門者二計邑之租與力多寡豐嗇定爲限責之自督縣爲督率之時覈其堅窳以示勸懲時臺便與郡侯咸有則民見其費深而工省也踴躍趨事家自爲城人自爲役不三月而言言之勢成矣迺三月某日顧大夫以于荊士夫咸與有力請共觀焉登亭于山俯碧雲揖黃山諸峯羅立如聚米環川帶溪縈激洞滌走其下是誠一大雄觀矣於是設酒於亭飲而落成邑父老子弟皆大悅予賀曰叔志成城太有之矣乃各賦詩一章以紀勝而屬予題諸首

# 建城記

王廷幹

聖皇統天御極道化洋溢萬邦敉寧屢詔天下郡縣修築城池所以戢姦杜萌爲萬世慮至深遠也嘉靖壬戌督撫中丞姚江觀所周公行部寧國謂涇本西漢舊邑晉唐用兵以來戰壘多存爲吳楚交會江左要區城池未建非所以乂安元元之意頃歲倭寇五十餘人自徽奔入居民走避山谷間邑無留藏寇雖渡河猶肆劉害而去參之時勢築城不容緩已衆心皆以爲然而憚於財力未有以應癸亥秋再臨郡治申諭明詔聞者俱爲動容郡侯羅公汝芳銳身爲倡力拼羣議請於兩臺協謀允藏授之涇邑陳侯廷芝闢行坊里卜吉興事東南北爲陸城高可一丈七尺西傍河爲水城南高二丈五尺北高三丈五尺內外俱以方石周九百三十二丈有畸始於甲子二月至七月城成爲門而樓者四東曰迎暉南曰保泰西曰文明北曰拱辰又闢爲隍東北集福並爲小門各一乙丑春水城因潦閒有傾圮郡公同節推李侯惟觀躬視籌度時陳侯遷任授令劉侯崇理重加修治下用巨石橫亘者八尺南西月竣事前後凡費白金爲兩四萬有奇雉堞壘羅石障林立崗肅乎稱金城矣劉侯屬王廷幹氏爲記竊謂設險守國思患預防古之明訓也邇見倭寇所過之處無城

者修葺不勝嚴險之邦特用丸封泥不能久持竟去城之有無其效至著逆寇南發望邑蠢究構發無時自宋紹定間遷基前元重徙大河竅逼學宮臨焉虛曠寥薄無以莘洋匯之氣故城之宜建尤亟於他方但自信不固者動制於昏昧當機不斷者多假於因仍曠典未舉以此剛公明德壯猷文式爲慮思創一代獨偉之觀誠心義闢足以鼓舞事機而齊一衆志羅公學道沒人羣情比附陳侯精思綜理哲率惟虞相與覽遠邇之形定高廣之式重隴舍之犯界水陸之基致庶民子來以一邑丁畝分業不徇貴近不累單寒稱畚築程土石皆自溪瀨礫瓦爲勸勵而恐後也劉侯堅築水城不事操切而秩然有經李侯親爲勞來既傳召而猶囂惠故遲入闉警鼓之聲而忘其修葺之煩過者見城池之完而不知其財貨之所自出逕之山水一時赫焉改觀萬有一警併力而守堅城可以坐制在外者收蓄聚入保皆可恃以無恐其爲利溥已且風氣完固河流不侵衛絃誦之宮謹藏府之深容育化有俾人文宣朗王國干城攢濟爲江南稱省其爲利尤溥已登樓而觀者見城池之高深關山之壯麗皆曰此我高皇帝重三輔以護金陵之地屏翰既固治教益隆忠君愛國之念何不惕然而興感耶在昔城朔方者著薄伐之勳城東方者流淸風之頌茲偉績貴樹無命將出車之勞而紆靖宇內

頋之憂而世俗顧視昔人治有光焉故不可不紀也是役也同知彭侯惟亭通判朱侯良臣呂侯其鼎咸有勞績欽諭歐陽起訓導楊介俗良寶爛擴掄而與史余堅相視不忘前縣丞李春林主簿馬伯麟分門監役今縣丞黃選上簿楊孟春適觀盛事例得並書

## 志學書院記

李春芳　興化

志學書院在寧國府治北陵陽第三峯上知府羅君汝芳建羅君茇揮正學風動六城自遠來者肩摩踵接至無所容乃請於督學御史耿君定向仰廉寺址當之前爲大堂五楹中設先師孔子木主後堂五楹設陽明王子木主左右號舍各西區區各五楹周垣環砌竹苞松茂合題其門曰志學書院既後故河迹遶下垂一址遶抱敬亭近帶宛水風景佳麗遊衍其間者有鮮雩之風將釋子募建一樓名曰對亭越西陂地一區畜存留之陂陶說遂循風壁不入宜城台蓋台建樓一塔曰觀復亭一座曰試歸小道三程月致道合題曰宛陵精舍經始於嘉靖甲子仲春明年孟春工訖主其事者羅君而協成則推官李惟觀也既落成郡之鄉大夫同志者貢洲守安國柳參政守備沈參議龐合詞致書徵余記之夫自昔

緒而降正學擴蕪宋周程二子默契道傳於千載之下先承狀沕一代承文明之運晚宋逮元大道復晦明興累洽重熙元化既孚太和融液繼傳作者八陽明王子深造獨窺而百代不傳之秘一時及門諸君子升堂覩奧如東廓鄒公先緒南野歐陽公緒山錢君緒洪龍溪王君畿或留都治官或水西緒會三十餘年間大闡遺言於江之南自是學國人士風從景附志類駁發而又有賢師帥如故郡推後任大司寇介川毛公守初泉劉君暨今弼君後先振作於其間微言奇義敷揚無餘頁修縣請數煉不二於是宛陵志學之會彬彬乎踐伊洛之風緒鄒聶之精矣是役也豈徒以飾美觀蓋為道謀也二李之餘何幸際此猗歟盛矣然而正有不可不勉者今時學士宗王子崇正學實繇有從求其深造而自得者莫可多見余亦負師友之訓茫乎道岸者願與吾黨之士共勵以允升於大猷則於書院之設庶幾無負哉羅君江西南城人由進士刑部郎中至以內艱去李君蜀之瀘州人由進士任推官察御史

## 涇縣題名記

劉世亨 涇縣知縣

涇故宣府邑也環山而治有令有丞有簿有尉於制為全丙寅冬余叨承令之入境乃稽前輩以列治亦無一不存姓字

者其人君子而無以考賢也其人非君子而無以考政也然則非徒附與春秋之義安地矣章句之士務得而求持一万之大體四境預其便生民流其稱能存乎我治因乎俗雖仟精彈慮不能不法其故而探討之究任同時地流風善改不興起焉非大也是題名石之不可無也會改歲未建又附年諸僚相繼罷去政事總總且當遠職北上又明年始規而歸亦未追所爲題名石者又明年丞湖州王君尉遂溪彭君論余曰中外諸署題職名例也願得立前輩名石期不負余矣曰有是哉世太率非題名有二謂太上不好名名者貴世之事也且就名表暨不免傷學而叢議暨夫名果可鄙哉有所爲而爲善避其爲不之取則將以其無所畏而爲不善也取之乎今仕決其不學吥不貪驕不遜哉佚意肆縱奉官相將上下可矣若彼奇解是務諸凡趨避以事嚮炫雖掛名焉不可也誠能中正不妨使民利之而不害雖名焉亦聖人所弗棄者矣必畫之規矩之外哉昔柳子以堂直息事盜若器皿爲夫刑人禍可畏者有之當於民監愍世無窮名在於石可監也監之而毀學道豹加焉何誠之發余自少讀循吏傳未嘗不歎察士大夫尚義當如是今得一涇見其風氣僞役絲理戒備雖欲避好名之名不可得也二君不以余爲過師師蒸蒸率相濟稱其好名也而類余邑人士業令與丞與尉之

好名又秋然罰以逕也而從余則余好名之心將益以爲丞也時也贊余於治而欲無忝丞與財也益以爲從人士從余於治而欲自好以成其名也亦益篤是斷將中川而一久暫以丞疾於弊議交逕也不其彬彬有道矣哉然則是石之立謂之不好名亦可也乃因二君之請立遂名石立新篘小泉君主於是乎并得以書

學田記　王廷幹

縣門劉侯宰湼之二年於自理贖鍰捐八十八兩置田地山塘五十畝有奇隸學宮歲收租穀以助諸士會貢之資官爲之倡愉例免其徭役名之曰義田司諭崇德朱君可訓興安陳君秀水張君同心協贊尚經營事竭于廷幹記之曰義田者其所以通乎天下有識之士之人而後有仗義之舉有仗義之舉而後多由義之士考之在昔井田之法計口分畝無甚貧甚富之家然王制自上田以下食九人主田以余參大田之詩曰彼有不斂穧我疆十畝之詩曰閑閑之壽考與不作人則所以培植於傳者可見已因余僭述前說析數士之道將其爲士者異於而立並有成相作豐下氣介成就者信士養之守神而世道之隆習俗學相去士學之道時致必有可觀也德必有居造其成俗流風俱無餘蹟必有

代耕之田庶可以一志而專業故田者耕以之生養以之成者也劉公政洽教行見涇士三百餘人將有文會思培植其風節昌大其運化謂衣食所足始可責廉潔之行而俯仰不給何以發剛大之氣爰置田贍學以供諸用而於諸士稍年長敦行者五六人發記出入之數凡上官之捐款集聚之使掌其經營周悉以俟後之君子聞風興起劉公之於涇庠可謂殫力作養者矣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又士者民之望也士之愛民也甚於愛身蓋養民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爲學則先難而後獲從政則敬事而後食利不能回勢不能怵居而靜事動而直方養之所是傳食不爲泰養之所非一介不取批鱗折檻之風調鼎補袞之用無不於茲充之俾其得志行道策勳樹績不大爲涇庠之光而益者得人之廢耶則今日養田之設其亦有間於無窮哉廷佇自少發迹於此且内訟存養之功未克踐履於身喜庠友之得所養也故以自養之道

諄諄爲多士諷之

## 縣令題名記

梅守德 宣城

宣城自昔稱易治然以今視之則若有相遠者何蓋昔之民安於力穡習勤四體以淳龐相尚而重犯法歲供縣官租

庸無徭聠川谷之城有至老不入城市者令一出則怗怗然若水就下關敢有距行四方仕者皆謂爲樂土願就焉至於今習勤者變之游惰浮靡者遷於機巧遷其利則輕於奸宄而不恢其淵默訟譁民俊倖覬上之聽而務以爲利或嘯其試輒敢於非議而謗讟朋興嘵嘵斯甚矣不毅邑人也嬉大俗之變至此未嘗不慨然太息焉此論之故老則亦慨然曰是豈徒我民咎哉往時吏多長者善撫循其民同其好惡強敎而忮安之誠若父母然不忍殘民而民亦安忍負其上後之吏則有不盡然者蓋難言之矣夫民生計日見殘毀而上之誅欲復乖以煩苛苛且之俗既成於下上或從而招徠之以滋其操切抑何惑乎奸僞萌起而莫之紀極耶孔子論治曰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蓋難易之勢因乎俗矣今宣城民之良者大較則猶右本業而薄貿鬻篤愿樸而重廉恥彼游惰殘假譁訐者相與羣媢之士人上者明孔孟正學而俗儒大亦矜名節飭然自隋或攻文雅彬彬見於世其亦春秋之習乎變而至道是在良師帥爾武城絃歌仲尼莞爾單父鳴琴民不忍欺是道何道哉變之故也豈之令長在昔有聞者漢法雄唐柳鎮宋李堅明孫琳爲吉況子玉六公祠祀百代今聞不朽後如嘉靖間金谿吳侯悌爲安周侯奎以惠政勤儉者之思在人耳目自餘諸公謹繩度修政令與民相安昔

氏不乏人而俎豆不列其祠列名氏將湮於簡策者抑多矣今茲臨利姜侯承命操刀宣辭製銘爰稽往哲思鏡遺風將搜故牒中得王公文質而下凡如干人刻之貞珉樹置廳事修廢典也夫揭往以詔來則勸戒備緣名以察實則臧否彰名之列一也或則頌嬿或則詈毀或則降脊或則病肩後之視今猶今視昔耳揆於斯者將不竦然起敬誠悚然而起則必求如往之脩循其民強教而悅安之誠若父母然者而我民淳厖之風其庶幾復覩乎姜侯既日兢兢焉循理奉職求無忝古良吏而復思以垂鑑來者焉意甚盛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不穀敬受簡而述之

## 釐革坊役記

縣之在城爲坊者六故事凡諸行臺使節暨官司公用器皿類皆取給焉邑附郭而繁費且不貲凡應役一年輒破產廢家存者莫能什一嘉靖戊申間當塗邢議蘇之而計畫未遇尋復如故坊民歲苦弗堪罔敢有言者隆慶辛未春郡司李貞定王侯藻來視邑事會臺使者以侯能勤民檄委均平賦役侯盡心經畫洞悉民隱凡諸病苦咸與釐革寧官任其勞毋俾民累遂議以公用器皿約計合費若干徵銀在公咸備供應秋毫不以煩民其收貯之所典守之人修造之期皆經

畫得宜上下相安可以經久不易請於郡長吾滕王公嘉猷遵而行之坊人可作積弊一旦蠲洗既相稱慶猶以更代不常復滋宿弊爲將來慮乃請於二公勒石垂後永爲令典二公可之坊之博士弟子爲其父兄乞予記言予惟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古語信然然君子爲政謂求立法必思所以利民者若苟簡從事取辦目前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且得民之道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爲人上者孰不願以得民而歸譽故常因循積弊謂下奉上分固宜爾默受嘵人從欲而不爲異尚者比比矣今既以身利民而立爲便宜之法又以同志屬望於後而思永其利於無窮此仁人愛民無已之心也是心也人皆有之獨此長民者果豪傑之士而事誠利民雖前所因循尚將自我舉之矧民法美意昭灼於前肯甘心不遵之蹈乎吾知其必不然矣漢曹參爲相遵何約束民有畫壹之歌書之於史後世稱賢之坊之士若民其何以過慮爲哉坊之人聞予言欣然

遂以載之石

## 重修府儒學記

余有丁　浙江

學國儒學在陵陽峯前成久弗治宮牆敝漶博士弟子郡養無所郡大夫病之登群吏而告曰是豈養弟子是命聚化導

之務是亟其庀材其鳩聚工務壹能另患毋簡於時過毀壞廡壇堂廼合丹雘越若干月而廟貌翼翼而牖佗佗而弟子睢睢凡百請受教郡大夫屬弟子而昌言曰繇自分度而后時而隳頹有司爲政慢而齋祭以時致之不可怠所十爲政不佐將期二三大夫籍而祀之多士勉矣於是學博石君率弟子謁史丁告成事屬爲記丁曰嗟乎世所謂莫二千石尊學爲理者因程簿書見謂罔吏事彼文教之謂何甚且士其視可弁髦庠序矣而大大夫僻有意獻是邦人士之幸也丁嘗悼道之斁滯士各私其所學不能別黑白而定於一道術從茲毀也學亦念先王所以建學意乎先王廣爲學宮之路詳延天下方聞者以友教弟子凡郡邑莫不有學者爲功令規條靡不貫其講肄有業其節舞視聽有節其奏有籍其一年二年至九年有等其教之候有明程有微習有考不率者有發有徙以開其目耳潛其手足之所游使著於心隸於法則端而言蝡而動莫知其所以然而一於道德夫離教非學不可以維風俗離道非學不可以釗心誨師非學不可以監標表先王建學師孔子爲詩以示學者惴失故道然而然斯爲正學晚近世去聖日遠非學日多摘埴冥行不適於正轍或妄意高深微渺道耳目務如措手足爲能詗糾鑽佔畢聞發區區爲也是人邪而見莫山其不近人甚矣大學莫便於

近其人求其近人者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尹儒學御從其師受秋駕其御乃良吾夫子爲說者也如欲復駕其所說毋學道古以自錄古者古人之迹也踐迹而行不失跬步化孔子矣今郡大夫究宣先王德意簡郡人士而程督之則以士多務正學試試皆孔子之徒也孔子之道若揭日月而行士如不欲求多佑畢要以純然粹白一禀於正本之以躬行強學而不能出人不倍所聞是吾得師者也寧國三輔重地亦先王所建首善者當首被聖澤主上慨張人文匠成翹秀士適遘其會得郡大夫爲之師師郡錯其上而博士承職之耕道而得道獲德而得德謂非郡人士之幸哉傳曰踐驥則驥希顔則顔此郡大夫意也丁兆郡大夫中之郡大夫姓陳氏名俊佐大夫者姚李氏名可久石氏名玉銘史氏名元熙學博士石氏名守一料理工費宣城尹姜子奇方其與此成門材直數額具載碑陰云南京國子監祭酒四明余有丁撰

重建縣堂記　徐一檟 寧國知縣

壬申仲春予隨闕下來爲縣令抵日上事甚樂其俗之樸厚而易理也顧視縣堂則敝陋已甚棟梁傾圮若將墜焉以巨木東西支拄磚瓦解弛日色穿漏淋雨則行潦出守下吏胥皆畏而遠事予抵自白屋固不敢陋此而弗之安也邑父老檢

進於庭以更新爲請余謝曰堂之敝也久前令皆安之予獨
官之初未有可以紓吾民者而遽擾以工築之勞矣其可越
數日邑之搢紳先生博士弟子亦皆詣予而言曰是堂也臨
吏民施政教敝壞乃爾豈所以肅觀瞻彰軌物哉公不忍勞
民以工築是矣倘日到於頹而作焉固不能使過邑之民出
力以代吾役也且閭閻細民各有寧宇以安室家而父毋親
事之所乃不堪處如此豈予民之所能安耶予起而答曰攻
作非易事工力木石所費不貲今公帑既無可藉則不免斂
之於民令初至不能庇吾民而顧斂民之財以飾堂構有拂
不安者歟後奉郡符募民之富而好義者斥其餘貲以佐營
城造備之費乃民之所輸倡於構之所徵徵發之外餘銀七
百兩於是搢紳先生博士弟子及父老復以爲請曰公昔以
勞民傷財爲慮誠盛心也乃今有助橋之美金如許若取之
以建是堂則民不勞財不傷而功即就公亦何憚而不爲予
猶難之而請不已乃謀諸僚寀丞章君元杰簿苗君應穎嵩
史劉君栢僉曰可從於是具以其事白於府達於撫按允飭
工庀材撤其故而新之經始於壬申十月十五日落成於今
年四月十八日其工費之浩繁董事之員役自當求鴻筆記
之以彰學民之樂於奉上予不文非所及也姑敘其事之所
由勒石於堂右以志吾愧且以告後之長人者

新建惠濟橋碑記

黃傅策 上湖

曩余爲郎識姻兄州游浙之內湖宜城梅先生訪余湖上抵掌也梅先生時從給事中守紹興有聲今越三十餘年余起廢官留都而梅先生復從坐居於游余因以其姻理橋事屬余記按寧國府城東五里許有東溪其源自徽界績溪而來合句溪宛溪東北流二百餘里入大江東連吳越西通楚蜀蓋江道要津也府附郭爲宣城分四鄉其東土沃民蕃請往來貿販者交錯聯絡較二鄉數倍舊設浮橋當水暴漲則撤而以舟濟焉行人旅客淹滯吏多艱阻之嘆橋木且易朽荒歉繼治不勝費先是長民者咸知非建石橋不可以舉事累遷始入岸更役職焉因仍闕由興也隆慶辛未知府古烑王君焞覽行閱江津慨然思爲己任告諸父老告諸士紳咸翕然樂從王君遂與宣城姜令奇方謀捐俸亦倡而同知江子漢通判陳子絲推官王子深暨諸縣令南陵丁子謨許寧國徐子一楨旌德蔡子彰明涇祁子宗文亦各協謀以助茲脫脫如也爰屬鄉人士頤募諸富室而擇其恪有行者植之事既集王君以聞巡撫都御史張公佳允巡按御史向君程進報可且發贖帑金穀計工役匠經始歲壬申春二月迄歲癸酉夏四月橋成會王君以遷去府同知李子可久代涖

共那橋凡九洞高四十尺積之廣二十五尺縱之長四百尺工役以數十萬計凡費白金萬兩有奇名其橋曰惠濟益梅光生所適若此夫橋梁王政所重自昔徒杠成而鄭僑致譏川梁陷而單襄覘刺適後治官如傳舍大都秦越人肥瘠視耳莫恤其有尺溺猶己溺心哉王君惻怛無華觀兆塞病循循修民事者也張公向君克卜張之亦異乎沈滯猾黃而漢無關於生民疾苦者與張公撫余境所修舉堅典尚多益余目睹其風猷不虛矣若梅先生不忘澤物乃更總理是役前善襄成績焉余尤多其人材足用於世也王君名翔前已敘余曾識之於府道御史梅先生名守德雲南參政在告與他護作銘教若彙緣來先民者並列左方俾後有考義舉云

南京禮部右侍郎上海董傳策撰

## 新建儒學前城銘

沈懋學　宣城

惟我建國正位辨方戴翼履式厥有城隍居因業盛文以化光法象錯陳華芳用臧震維南遵巽維西倚艮壁君遂景圭是紀大人造物百堆云始昫數一圓形滑陽軌高墉廓矣見聖蘇巍峨旁承稽阜懸厖春微示瞻有象洪化方基雲興漸進日出初暾大作克襄一勞永逸襟帶宮牆表裏序閣叩協三譜宜符四極休德嘉昭鴻明載緝告靈既登就建之常趾斵

信賴希事備章五典敷著多
士思皇尚哉華觀泳久勿忘

奉林念堂督撫書　　周怡　太平

海防事體重大不敢希望減免但太平小縣止十九里山多田少凡寬平之田盡是新安衛屯田凡山間狹處磽确處乃是民田故民田止八萬餘畝人丁不及萬餘丁依原派每人一丁徵銀三分每田一畝徵銀四釐正數太平縣止該六百餘兩當時本院書算誤執何處丁田之數坐派太平縣遂多七百餘兩本縣當即照算多數即申請本院時見海公亦查誤了急云本院已經奏請如何可遽改減該縣且照平米數通融均派候後徐行改正見海公又以事同以後各院皆就定誤不得云云有愧也彈丸小邑正數難堪乃以昔算之僕寬坐小縣十年不與改正其何以堪今不敢望減免但得本等正數定派亦所甘心况本縣十九里消亡三里別縣之民買占三里由地有餘太平縣甚弱所當矜恤今遇公祖大仁人大力量而太平小邑之誤不以爲誤信乎小邑之誤無所控訴矣池州府六縣共丁田銀一千一百八十四兩三錢太平小縣乃有丁田銀一千四百三十五兩六錢四分八釐今額仁明公祖仰籲天也故不覺言之諄複瑣瀆也長者之前敢

然瑣瀆罪不可逭伏惟矜察
剎宥之情包荒不罪幸甚

奉孫撫臺請蠲賑書　　唐汝廸　宣城

頃者聖天子軫念東南民力癲將餓命畢公保釐江左凡我桑梓之邦舉沐帡幪之澤廸不佞竊慶踊躍誠百恒情迺邇在西蕃無由敬謝台候茲祇役瀨拆便過里中顧目擊撤野水患異常昏墊之災百十年來所未嘗有小民皇皇無與控訴不得不哀鳴於左右以丐拯援惟臺端垂察而俯憫焉倣鄉去歲已遺濡澇四荒民徙者強半然高阜之地尚有薄收郡邑長吏多方蠲賑僅存孑遺尚擬今秋必能大穫以蘇殘喘其乘除之數宜爾也詎意四五月間大雨淵旬山蛟兩發水勢洶湧五六十萬圩田陂防盡決雖百有一二力救未潰中亦灑為巨浸茫無疆界數日前自于湖挽舟而上二百里間頹垣壞壁室廬斷燬樓木浮槎哭聲震野昭昭耳目誰不傷心至於山田則閘水衝土裂蟲損苗萎亦百年未有之變郡邑長吏深知民不堪命言即墮淚然以國稅為重明例甚嚴而且迭巡於中自從事於催科是大病垂絕之人不加料息而又枕蹋以促其亡其能延晷刻之生者鮮矣伏惟臺慈矜憐痌瘝遺黎危奄待盡俯賜回天之力宏施破格之恩蠲

免驅貧曲從傳匙照民皆有賴邪本胥寧豈特一人一家世世感頌而已哉

## 啓某道臺書

李一元　太平

太平僻在山陬竊謂所不及因而不治已化者久之即如南北二運分與胥如食桔滿以排魚肉至漕運一項解米不過三千石餉約一萬有奇其苛索節次曰點解曰申詳官倉曰封樣曰截比曰所封片發官領每次官自常例吏書有公禮私禮門包不當一人多則數百兩少亦數十兩酒卯池肉如林此縣發解時之苦也至往蕪湖交兌苦更甚焉糧官合衙道行正官監兌隨役二百有奇加以自役盡派糧長供給每日一錢或二錢既領銀矣又坐糧長萬所誆騙甘食恐罵隔領無所不至道已索陋規派糧民大字號下程路費不支貧行派分票取納帛食物如嫁如須兌米民有餘米之取任意多寡或米貴價少具文請增光誠定吏六民四方皆具稿請發文通具半此私費一萬有奇盡累太平衙役之股而出甚一日也以故承解之年無家不鬻子女無歲不赴水死懷樑上徐後以抗糧中罪羅之獄中太平之民所以甘心忍死坐待溝瘵而莫可誰何也欣逢老憲臺下車以來事事貧民生起見時時以愛養為心無奸不燭無弊不

剔敝邑鹿縣官灼知其若非改折色為本色易民解為官解無以瘳瘠背已病之疾拯斯民已熱之火殺然中爾荷恩俯兆民咸舉手加額仰天而慶更生也但官解亦有應用使費若不從今派足至以官解累官今日有老憲臺主持於上應縣官來行於下剛勉強賠償人亦踴躍後來者未必不議更而奸胥從傍煽鼓法難永久恭請憲批使共聽從民便通邑共議立有成規甚廉且約雖鹿縣官猶力主減而欲行之久遠實不能減也此項不便再請又不敢私擅謹以議單合同呈覽乞賜批印以便勒石庶免異日奸人藉口苛斂頭民設計逋負抑不肯猶有懇焉本色之徵闔邑各憲已奉批允太平百餘年來止有鹿父母一官一吏書之膽久橫雖一易張若非官府雖徵本色而從前苛索一萬有奇之使費不一二年如故也況太平抵蕪一葦竟達糧米既足正官臨之除官旗正丁外無牽狐蠹食其間一二日便可畢事一父母暫任其勞億萬民遂活其命保其家所全不既多乎伏乞老憲臺堅持菩心以救此一方民徵本色改官解勒石垂後俾法與天地同永德與覆載並隆一元心切向叩因久患目疾附倣同年兄仰陳座側倘有狂瞽採以芻蕘不肖幸甚太平幸甚一元不勝戰慄之至

## 上劉巡按書

何煃 南陵

竊念禹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有溺者猶已溺毋歎古仁人加意民物胞胞懇至非浸語也恭惟明公奉璽書出按東南任郎禹稷之任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心郎禹稷之心也茲不揣地方痛痒敢代父老上達鈞聽敝縣若於繁昌寄馬之害相聚疾首顣額不得已咨行臺下夫馬草之餵織造之設凡以昔不養馬之故今馬不可去則是二者之供請宜獨免敝縣而均攤於宣涇等五縣丁夫弓兵之銀昔以濟繁昌之衝今衝歸敝縣則宜較濟繁昌而獨助乎南陵此代父老叩訴者一也廣總兵備之增於地方無益有害林梅墩踞中備矣該部極然其說而雙江翁裁革常鎮兵備之缺適至舉此遺彼恐不免杳行臺下覆勘近年巡撫以海防為重經年駐倒是以常鎮之痛癢相關而寧池一帶或不免秦越視亦勢使然也夫地方獨敝者一冗員則受一分之賜矣此代父老叩訴者二也逢情切桑梓昌昧上聞且恐煩聞人不敢彌封伏乞開公俯賜矜察俾解倒懸恃無任瞻跂之至

## 敬亭山記

高維岳 宣城

書謂光嶽氣靈人文攸叶敬亭渾沌於上古擅理於周漢而名勝於晉唐元暉發其藻太白揚其輝雲蒸霞蔚之色珠璧玉貫之文瀰振振矣益江左之山祖於黃龍盤亘千餘里三十六峰之奇擁人天表其幹爲南都其支爲三輔而宣城則三輔之要區敬亭則畿甸之望標也志所謂控吳越而帶江湖擅靈異而饒勝蹟信有然矣何者環宣皆山也高者多蓊叢而亡空洞下者又培塿不足當大觀惟敬亭特起於川原廣遜之中而環峙若屏翰自一峯以主敏應聯絡三十餘里即畫圖不工於此居然爲一郡之雄秀此爲賢才人所必仰止而伏登也飛閣聳雲更上更勝而陵陽之茂林脩篁層城鱗市鬱鬱葱葱蔚然者爲翠峯疊巘翼然者爲郡齋謝樓詩賦燦然可挹而思彼其我我天南阜立龍漢者誰則黃山之天都其最高也而文脊而華陽而迤邐而稽亭而嶧山崎嶇眉嶺轉而東則長塘麻姑轉而西則大門行廊轉而北則硤石青山森然排雲巉然列翠人言三千粉黛八百烟花照發似矣若夫千源萬派之水隨山谿谷何可殫記第擧其所可指可見者西南來自績溪東南來自天目各百餘里而後合流於寧國之五河又透迤百餘里至稽亭則注爲後渾復百折而復玉山繞東溪爲句溪其自正南楓梘金寶等洑洞而來者勢如建瓴百餘里而會山岏之赤壁遼渾旋繞趨

敞宇臨風濟川兩橋而東傍宛溪由是宛句二水合注新城水雲一片如玻璃浸敬亭之趾亦何掩映乎詩有兩水夾明鏡有百尺照心明其在斯矣亭臺帆檣縱橫飛動何與蓬瀛真有應接不暇者至若大河西而太旌涇川之水合而爲南陵之青弋江大河東而於潛廣德之水滙而爲崑山之南湖湖與河會又總歸於黃池漾敬亭之北界而出方江俯仰之間河山黛綺組文繡邑雜連帶皇風際溢光景昭明當其青疇野布禹甸并爭妍韶華滿眼修禊飲而擷名芳人唱陽春之曲則敬亭淡春宴也及其朱明在候邁野耕歌薰風透檻水涵蘭而坐茂樹地想清涼之境則敬亭即西池也謂商幽姿敬亭可餐山過青水逾碧更覺天高而氣清役丹葉黃花蔡桂郁郁俱爲登高點景北陸日行敬亭如玉不肯蠟屐者須撫若凝興而稱素刷玉轡瑤盤裕樺森立堪賦冥沉吟若乃睇色騎幢發之須蠶萬狀夜月朗朗林壑之影鬱于端又借曰時而臨覩朝夕變幻百態者即全思二脉之役試蒜爲茲郡之佳麗倚採譯天台之齊秀可古炎山之清好矣昭江左尚山天都錦陵南外謝作敬亭賦今字內兩地詞天縱號學成貧相望於道乃敬亭往不得比於齊梁之賢居亦消齒不尚人間而含甞有所獨契謝守李謫仙盖是仿然穀裴然偕供欣賞爾若韓昌黎之文起八代顏魯公之丞相

之忠瞰于伏此其者者或閉障或跳亂或勤王進靈昆路題詠標致游三賢祠祇深景思若夫奕奕宜生踏顯名挺大節既逸皆者何可勝道匪獨文章爲足表人倫而光山色乃游衍犁俞當是宗工亡友禹金與爲接習過納結社此山之日能挪數逝共抱仰如予則琴高袖前黃鶴扶風則奇踪也上下古今時非山靈氣韻所託抑奚事封時爲哉以是記敬亭

敬亭灣勝矣

## 遊敬亭山記

王思任　山陰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不道宣城不知言者之賞心也姚兢謝江之上游山魁而水怒從青山討宛則曲曲鎮滸吐雲崇綱山水秀而清矣自過響潭鳥語入流兩壁山合望敬亭絳雰浮瞻令我杳然生翼而吏卒守之不得動既東帯亥豰折乃以青鞵尨眺之一徑千繞綠霞翳染不知幾千萬竹樹黨結寒陰使人面皆之血皆爲醬碧而向之所謂鳥啼鶯鳴者但有若然竟不知聲在何處廚人尾我以一觴勞之留雲閣上言此而又知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造句之精也眺于白予歸來乎吾與凌州倚以接元諸也日暮景收峯濤湍亂饑猿出啼予慄然不能止歸臥舟中夢登一大亭有古柏

一本司五六人圍高百餘丈世眼未覩世想不及崎嶇斗絕逼歎其中榜曰敬亭又與予所遊者異嗟乎晝夜相半牛山短而蕉鹿長回視若空同夢何在乎遊亦何在乎又孰知予向者遊之非夢而夢之非遊也是爲記壬寅四月

## 水陽倉記

梅守德　宣城

撫按令甲宣城當輸縣官租凡三萬餘石其入漕京師者十之六故事水陽西鎮置官庾一區里甲如期會輸粟領賦者受而藏之而邑有治粟吏由宿庾歸司監督焉俟漕舟師卒至兌以輸輸人有法守而粒米無很戾𢬵正統中巡撫周文襄公疏奏命郡守袁公旭創置爲吏民便若此久之敍以歲須旦暇餘餉於蔓草間輸者雲集無所貯蔵苟且或吾或僦民舍以居其奸倒弊穴由茲以滋有卒煩蔽朴而後能集者急請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而上無令者就則舉之荊南姜侯孟頴守宣令三年所矣明章程謹賦歛民輸有期得先諸邑衢最凡兌運必躬詣以爲民主至與武夫悍卒極力相抗勿令紫奈民深賴焉圭是則慨然曰國賦之征吏所之人所關爲不爲之所將謂民何且也不戒於預蔵脱有他故何能㳂彼從倒然受我約束者遂下令邑中修繕其廢議於有衆請之撫按兩臺宋公乾公兵憲馮公郡守陳公僉可之乃鳩工

比柎簡里者歷憖而能任者董其役其費則各別翕然願輸充費而侯乃出慮經畫其規制中爲騎事前後堂室各三楹覓以庖湢左右列廒三十二前爲門二所亦各三楹繚以周垣重之堅壁風雨攸除可以謹儲蓄慎出納正體統而明法令矣始萬歷甲戌仲秋以明年春王正月迄工里之諸生王志仁董將其父老之意曰倉吏久廢而一朝修復之不可無紀也且欲後之至者知興廢所由嗣而葺之永勿墜焉顧是舉也敬其王賦也亦思民賦所自出其知稼穡之艱難乎周公作無逸書告成王稱脊知小人之依至豳風七月詩周家王業根本繫焉民生疾苦不可一日不在上胸腹間也撙節而休養之恤其力而不竭儲偫安於田里而無愁苦嗟怨之聲非國賦所自哉姜侯勵精於治百廢具舉厥蹟多矣皆關於政體之大者非特詘而舉羨其軫恤民艱不忍傷之固自惻惻於心者余不佞既紀其成事而因以附傳信之義後之君子其亦

有覽於斯

## 學田碑記

林鳴盛　南陵知縣

國家罷膠序業餘膳自公矣其後田何給之法外郡縣也趙宋之季也則若睢陽石鼓嶽麓白鹿洞書院然必田焉優劄

茲宮牆各郡乃遂蒐狩以論秀獻天子觀其養陶爲前師訓
何我穀介江瑞依昭代文明之會彼都人士斐然共龍蛇壞
卞璞羲牧無用何以將供濡潤則無士無士無學伊誰之疾
不佞爲是徧備咨諮所涅礦渠次第幾構凡隱射絕貲恐則
歸之學云分總有國掌編有記紀應自紀然以悅求業至者
絲林子曰繫用獨農夫事事哉記序爾行必禮相義讓于廣
氏論施守也昌合已之田而若人之田則易以謂藉第命聯
隊遂伍僂游萬莪際費餘需乃神明所畔并弁野落豈萑葭
莫之摺被則蓬士也明亦有司孤益莊生曰耕而鹵莽之則
其貨亦鹵莽而報于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于至
深耕熟耰則不繁以滋而聊民終歲多士毋亦是於介經術
褒譏庶毋有司慮夫有司不多士念合諸生無所則有司條
若多士不自司效則勞勞良財錢賦與饋以供求何爲哉豈
弟差有司聞什一發夫赭顏詭之矣尚荒之哉他諸所俱刻
下方肅特申
諗多士云

義倉記　　　　　　　　　　　　　　貢安國　宣城

萬曆乙亥宣城旱禱而雨迭大有年邑人大喜侈所方既識
賦於堂已而喟曰吾治邑閒恨治將何倚然無能爲元元永

久圖儲積者天下之大命也幸茲猶可以倣古社倉之法行之遂以請於撫院朱公保望巡院鮑公希賢郡侯陳公俊欽稷可仍循行諸郡著爲令侯乃下令民戶稍出穀爲義倉本又念先府部侯羅公汝芳嘗貯義粟各鄉但常無籍貯無厫久之鄉人侵隱法亦廢於是出帑金召耆民負行義者視上建厫山圩兩鄉置厫兩區懸令嚴明堅可抵久厫成而穀亦集春雨兩鄉耆倉儲告盈示貽賑貸之利衆耆老乃講于文以紀之謹按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以待凶而頒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計穀用以觀年之豐凶遺人掌凡委積以待凶荒王者視民事如家事既爲之制其用又爲之藏其餘以備凶荒此其至情通乎閭閻元氣繫乎宇宙所以成文明之治也王者之迹熄而自私自利之習熾至於戰國上下交爭利不復以民命爲意矣故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諉諸歲也與民猶櫝無法而徒歸罪於歲因先王視民如傷之意蕩然無餘矣至漢耿壽昌始倣古建議爲社倉法宋考亭朱子爲南康爲浙東皆立社倉參議行之家習數千載識此義者蓋八古今治不相及願自由矣往歲遊西吳捷舉白鹿洞悉覽匡廬之下誦朱子之遺蹤見所立四鄉社倉遺址竊心慕之默計倘命一方踵行毋忽然容不遠也歸者綱邦幸觀茲厫成獨當於忽忍以

不文不記記日坊鄉白馬之廒在水陽列於兌運倉後由鄉
百十餘里之廒在南埠廣王嶺下大門內水陽之廒十有二
楹貯穀六千二百有奇南埠之廒十楹貯穀如其數散下
時用社倉法春預出之以補不足秋而入之斗斛一升以供
鼠耗四年用常平法春減估糶以出秋增估糴以入賦價恒
平置籍三府一縣一掌出納者一掌出納者兩里書不入盤
查之籍凡官吏經盤查倉卒因故避之然已登兩處則非法
徵無獲也誠以三籍判其出入可覈也良法美意存乎後人
守之耳
是爲記

## 文信國忠烈祠記　宋儀望　巡撫

今上萬曆三載予奉命巡撫南畿以十有一月行部宣州宣
守陪令具言宋丞相信國公文山先生以咸淳五年差知宣
郡既下車詢所以疾苦吏民隱者和者講作爲設議分派之
以勤恤得民僚從與父老子弟陳說教化旨意戚之去之
日乎能我立祠以志不忘俯載酬來今宜已且三百年父老
子弟每言歲相率數泣下顧祠廢道缺無以發揚揭慰邪
人之思守上之謂何是用早夜謀營擇地於施段驛故址謀
日與工棟宇惟宜經營數月落成備述七月祠乃告成以

許毅公鄉人考先哲褒崇祠奬忠烈文撫臣職也守者令相率賴肖像自記以示久遠乎喟然歎曰公之忠大矣海隅能服聞其名猶知敬禮況過化之區乎婦子孺夫一一及當時事怒髮眦指涕淚沾襟況文冠之儒乎按祀典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法施於民捍大患興大利備此五者莫如公是宜饗有廟食蹟有爵秩暨有號謚是皆以於法爲崇報於義爲勸忠節予之不文將爲辭之嘆乎自古中華淪替夷狄宋之季世予嘗考其始終益重悼於公之死也公自賓薦登第即慨然以國家自任宦者董宋臣用事上書乞斬之既又極言其罪旨不報賈似道當國擅權公不用咸淳間稍遷提刑尋知贛州當德祐之際勢棘甚公以纖儒孤臣倡義起兵以圖恢復勤王詔下輙提師入援夫以烏合之衆當乘勝之師値厄亡之運爲扶危之計不佞智者辨此矣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公之心何心也哉不聽安卹文上皆乞斬呂師孟肴陳設大計分天下兵爲四鎮君都督以統御之使戢分而關我乃可制此其計甚執政陳宜中諸人猶抗公所言不得用既知平江益力稍戰稍遣會獨松關破詔召公援臨安二吳尊俱委城降假令公不去吳堅守大溪門閘濟衛歡難奏必恐我乘其後乃又趣公以兵門庭不可支宅安守平之幣組紹降屈膝請和天之所廢誰能違之嗚呼悲矣論者謂公

早年專退投閒自放有謝安石之遠懷慨上書乞斬宋臣師孟有朱雲之勇孤軍赴援力謀社稷負州之戰空坑之敗循州之執艱危瀕狀誓死不懾有龔翁公之節與寧破曲從者義命顧問懇懇懇對詗禮有負子之貞既極紫宸南響再拜臨刑自若有比干之義嵩公之志可以將宣尚公之忠可以質日月之臣謂公一死收宋室三百年養士之效豈不然哉予因撰次公平而述厥赫赫者以昭示後來亦宜人之意也郡守以下歲時名今方以見祠所由始云乙亥季秋朔日巡撫右僉都御史同郡宋儀望撰

知府陳岑招縣黃禹方勒石

## 重修何孝子祠碑記

潘子麟　南陵教諭

南陵有孝感祠祀工山之神實惟孝子何公諱也公生有令德沒爲明神福澤及人邑人士德之凡一邨一聚月祝惟謹歷代崇典以其栖迹封明陵侯以其庇民封顯應侯以其雩祀封壺澤王國初建祠特山巔東歲久就圮今巳大壞尚林侯蒞治首重教化迹先賢之遺示風厲之義乃謁神祠間宇之敝陋弗稱也惕然謂予縣篤曰茲弗飾其予責哉行且新之一夕夢天冠偉人來見謂之曰爲何工山神也而與爲大旱從宋自工山迎神廢祠之流澍雨大有年蓋默然昭昭矣

始侯至粵長史久曠之餘務穡分治召遊撫戢乃大茲補助不逮綜力扶剔滌百廢具舉民用和閤於是始為改作計居民之居有賦役為事三倫肖像而崇祀之前為門後為寢室左右繚以高墉塗以丹雘工成不日榜門孝子何公廟僭神靈有所託邑人崇祀祈報得以濟其所欲而崇祀稽其齋祓祇敬之援於神明將有所憑依賢大夫為民禍虎幽贊導迪崇休猗歟大哉或者以鬼神禍福之說為疑非也大懼冥頑而愍不格苟可以誘世勸俗猶付予所不廢矧飭祠以崇孝而導俗也哉按何公在昔以孝廉為邵主簿就祿養事母孝採藥馴虎鄰火逼親棺感天反風得不燬洎歷延縣令山限孚化成和初與桓內史之變楊隱工山日書耆述作三閭評論族徵辟不就桓溫師駐山址馳召不應乃謂茲山有仁人誠不易致以故當時欽其名行而高尚大節聿耀後世迄今二千餘年尸祝而俎豆之嗚呼何公之孝足以感天人尚矣至人侯之夢於二千載之下曠世相感又何神也侯籍陽世家讀書丹山其號巢今甲戌名進上為政多偉績茲推述建祠本末紀實并遣他不暇更僕云

## 新建義倉記

汪懋立　南陵

竊聞邦依於民民依於食故足食以爲民者大計也明與首重民食自畿輔以達藩臬暨府州邑咸積穀以備歲歉其所以加惠窮民者意周且渥矣顧粟廩請發需時而背嗷嗷待哺之衆仰命於公家賑者不必貧貧者又未必盡賑吾民之不轉而溝壑者能幾故救荒無奇策自古難之而於民稱便則曰義倉考義倉昉於隋開皇間至後世而其法寖廢議者又病其不便矣余以爲便不在法而在人如我林侯則真其人也侯籍閩之丹山以進士來令是邑甫下車問民疾苦視民之饑賑之恐後募民出粟盈公廩全活者數餘人且步禱禱雨遂成有年民之戴侯猶赤子之慕慈母也頃有建議約鄉里出穀若干石爲義倉侯曰不計里之貧富戶之上下而一切加派是不以義而以法也既名曰義倉必義倡之義募之義收之義處之而以法繩之照官無儲科之擾而民無不均之歎遂移文監司請得以義募民出粟無論斗斛多寡量力捐助又請以南鄉之義銀建置各路社倉以貯監司報可乃召義民分授以銀而諭之以某置倉三里鎮貯粟以濟南南境之民某置倉水東鎮貯粟以濟西北境之民某置倉萬橋鎮貯粟以濟兩東境之民某置倉戴家鎮以濟兩西境之民量地遠近斂放咸便如此又議置倉夫各一名鼎處工食以任廝爨防守之勞未幾民聚義來輸者不下萬人共得穀

若干石候處夫守掌非人放散無法穀雖多不可以久乃擇里中富民之有行義者一人司其出納官給診簿冊註每年在倉若干開除若干或易貲若干或借過若干或潤過極貧若干義民掌其倉廒縣官收其數簿而又歲易一人杜侵漁也其放散之法則爲等有三曰糴者減價之二以待中民也曰貸者加息之二以待中下之民也曰賑者并其價與息而捐之以待窮民之無告者也噫侯之爲是舉也其意何周且渥哉夫括斯上之穀備斯民之荒是倡之者義矣勸民之厚薄以出粟之多寡是募之者義矣放散不係於令佐盤查不關於監司而奉行者惟公且謹是所以收之遠之者義矣義行而又有法以維之義倉可久矣夫利物以義利義以終事則其義在民是上下交相信以成此義也孰謂義倉之制不便於民哉余故曰不在法而在人也雖然侯之政豈惟此哉吾邑秋糧額貯兌於水次倉近以水涸改兌精港不惟不便收貯且有他虞侯曰是不可不爲之所乃計前羨除建社倉外仍餘若干請市地建倉并歲徵令長運者將收完之稅運貯彼倉以待交兌其設夫防守之制一如社倉云夫由前觀之則民命以全由後觀之則國稅以便侯之爲國爲民如此後之尹茲邑者與侯同志賛二倉而修之庶幾乎斯義之不朽哉

## 名宦鄉賢題名記

張汝嘿 寧邑縣丞

名宦鄉賢祠者祀仕於其邑而功德可名與邑之賢而無分頭晦者也體微孔庭有司者於斯奔走冠服儼然對越在上奉名宦如父母敬鄉賢如大賓洗盥獻祝再拜盥儀安而行之會不以為誠體而一時之瞻而觀者咨嗟榮仰謂吾不能深識聖人以若人而從祀豈非聖人之徒與同昇共加策勵省躬勵善庶幾追其後躡此因其感人人易入者矣萬曆乙亥汝嘿備丞於寧竊廟已歷兩祀見木主錯仆大近褻似詢之乘志又或無徵則嗣是而後難傳所憑紀姓氏以久而逸者不少也汝嘿不自量欲稍加稱大為永遠圖乃四尹仁和俞君梅適祠是念慈院許公按治汝嘿與俞君又適與奠典送各屬所錄立石祠所名宦自唐令范傳真至明可識王晬凡七人鄉賢目符隱士翟俐至明新城令袁澤凡七人具鐫姓氏如什祀典庶後之仕於斯產於斯者知誠否公評昭昭可畏能自擬撥為一世之表雖百世而下亦且有景慕如今日者隨分盡職務求無玷於官籍出必使遺愛在民不得位則羽儀閭里而沒則如古法之所謂可祭於社洋洋精爽崇俎豆於斯宙闕真足以稱我家崇奉之意則汝嘿與俞君斯舉不虛類之以有光也哉夫武城有澹臺而後子游有弦歌之

化因革所宜多得之其鄉之賢即此前湖同不無所重矣哉曰有愷悌君子而後有作人之休士不皆無待而興則倡率善類又上人責也俞君爾是其說遂請書之以自於鄉先生用無忘表微之義萬歷四年丙子仲夏

俞公祠記　　陳俊 寧國知府

余按革除籍見一時死事臣僚湯火中甘心潤撰從軟捌臂太息淚涕泣下暨見俞公周旋委曲抗節不附致戮身以殉歟又捌臂太息淚涕泣下也或曰俞公死節視黃觀方孝孺練子寧何日實方皆公非建文臣耶曰受簡廹列員職奔走死何可辭譬左右手然一旦頭目心腹受手足不捍衛捍救得乎郎文皇從良其祿自盡其心之語諒之矣謂桀犬吠堯非歟抑俞公燕臣也縱均之奉朝請然所委贄者燕耳如曰臣各爲主俞公即惜爲文皇地亦胡病於忠哉乃卒從一而終不少絕徇吠主之誚且不計之矣嗚呼諸臣死建文易俞公死建文難諸臣死建文成文皇陳俞公死建文陳文皇成此成仁取義難易親疏之辨之大較也故曰俞公死加諸公一等云然公與禮部尚書陳公廸俱宣人黃公觀郎又貴池人方二三百里間同時死事者屈其三歎數千載震耀宣區豈山嶽間氣江海精英繁衍一方鍾欲祠構城東孔道前大

門牆之垣中崇堂室後則居黨子孫業儒者望之枚枚栗栗弔古者過之欷以悲感將者聞之奮以激逐臣放子聞之愀然不欲生頑夫鈍士聆之低顏泚顙車將近而幾爲之迴也俞公名逢振字彥章世居水陽西鎮里由洪武戊午鄉試辟薦府教授尋遷伴讀云

時萬歷丁丑五月吉日

## 均田記畧

查鐸　涇縣

任天下事皆難而均田尤難方其始事將舉邑之眾而授以所制非有畫一之規衆罔攸措故立法難法立矣而行之未蔑少有依違姑息於間衆且玩視之矣故行法難令以一人皆得履畝而敎之不得不寄於人苟非其人則豪右售賊貧弱受抑名雖均田實滋弊孔故任人難是三者難在我者也民有胥險行奸者吾方執法繩之彼且怨讟朋興多口可畏故得民難且以一邑之田奏功數月吾方較詳而部使者已催督四出苟不相信且以慢令罪及矣故獲上難是二者難在人者也在我者可以自盡在人者獨且奈何此均田之所以難也初均田之檄下吾涇侯畢然以務吾民者此其首務哉迺博詢遠慮列之規條以不盡括一邑之田號則掛一漏萬易以取均故先之以號冊田之魚鱗業者未有不知非畀

丈易以得實故丈之以親供冊民之蔽弊不能盡無非耆民易丈互相稽察易其蘆弊故丈之以信票冊爭者爲斷訛者首改發弊者摘發冊凡數易矣非縱者之府對局以核實故丈之以歸里冊法既備則持之以斷行之以嚴即猾者間不畏法而痛于行斯善矣從督諸冊則委諸學博提督諸耆則委諸縣幕選任總耆則取諸各鄉之耆德或分猷其濟或協力效勞人斯得矣先是逕之民或苦其繁勞而候曰吾知一勞承逆而已安得人言之是逾上之人或責其遲慢而候曰吾知恐心利民而已安敢欲速以善　編歷郊原指麾撫查印藏墨出入涉險往來而不以爲勞　凡若干畝計稅凡若干石丈出羨餘田凡若干畝悉以補諸舊額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由是版籍明而上有定徵疆土別而下則有定輸上民交口稱均平矣而候不以爲功遮難而不賦任怨而不嫌令嚴而不苛功成而不居候於均田非直協人情且中天則以此均天下無難矣吾又安能盡狀之故爲記其大略如此候名曰文默吾其別號也撫之金谿人以進士起家令吾邑凡五年他日當有傳其循民之績者茲以紀均田故不多及云

## 龍興寺山門記

龍興寺古刹也因其廢而重修者翟君耿山之先世祠也新建山門則其嗣德鼎與德照也翟氏世居水東循河逆流而上十里許中開平壤地名毛園寺建其中坐菊龜山面麻嶺諸峯相傳有女獻花入寺供佛乘羊而去故名毛園前帶麻川蓋望仙龍門二水合流而下處川下有石名麻姑仙流紗石古仙記麻川麻姑識歲臨毛園毛女年年至其膝未可盡信然其山水則一方稱勝夾河兩岸怪石嵯峨踞若獅猊狀間多滙潭清澈到底可鑑毛髮每逢春雨逆溜山水漲至水石相激則白浪洶湧狀若捲雪自長年過此罔篙撐柁料息不敢忘目恩李太白杜荀鶴俱爲遊太白有遊溪鳴瞽兩山走猿猱白波若捲雪亦石不容舠之句荀鶴有麻川詩激底似人武陵溪兩岸山相向三春鳥亂啼之句皆龍興之勝概也寺之來相傳爲宋學士孫龍圖守墓之所予嘗過此題云偶過龍圖舊墓臺英雄千古已成灰山僧指點興廢處尚有遺蹤傍草求道入我明洪武初翟君耿山翁融曰某曰某曰某兄弟三人捐貲其重加修飾各塑佛像一座誰山門未建耿山得翁書於此研偽復嘗商繪川原之勝若有心晰而神怡者許建山門未果病中且囑其嗣門務建山門以了夙願鼎與照因捐財鳩工始於某年某月某日高若干丈廣如之規製宏大出入壯觀龍興又增一勝槩云夫耿山因亦

昔後彷木了於程山門可謂好結善緣鼎與昭凶父遺命克
念此念可謂善繼先志茲皆事之可記者但人子於父之有
志者造更有進於此者非止山門已也果能推而廣之於表
所當爲力所能爲皆克終其事俾先世之緒自長光顯此又
孝子用心之大
也所當以望之

題名記　　盧洪春 旌德卿縣

余莅旌之三年頗有脫稿數考覧前功令故事悉其狀泯也
其末發矣隣家遺令存三歲一更甚者五歲鮮不更者二百
年來矣吾自數十人無論邑政通前令姓氏自成化以後者
學參無問間進諸父老而叩之其所能憶記者僅與廿三
四君耳叩之本邑不能言嘗父老亟辨言故明邑來之鼓
故也大旌邑之地負山阻險其民椎魯少文俗儇急囂訟雀
角鼠牙𧦬𧦬自恣未易以干法治也獷性齒斷作貝號衆之
殺私怙怙小慧民易見德而少不常意則嘖嘖爲是故令茲
土者乏矣通今所歷關自顧召甘召賢君外輙不赦諸齒頰
間月旦之評律之太史氏維縱哉夫名賢之資也古今之豎
也前數君子爲政不同而究厥適中均所謂賢豪長者過所
其姓氏而忘之乎用是益懼瞭目明諸搢紳先生得其姓氏

嘗若干人勸諸有司爲之記昔太史公傳酷吏而謂其廉者足以爲儀表汙者足以爲戒列循吏數君子孟叔敖子產者流而今得汲黯之功也坐仰止其間亦幸矣

醴泉井銘 有引　　吳萬全 南陵教諭

陵邑城河淤淺居民汲汲病渴濁壺沈公初仕即於北關建石堰爲蓄水計顧山水易涸縣南有井頗深歲久湮廢侯乃命治浚砌且甃以石亭覆者構之泉味甚甘故名醴泉井銘曰

繄惟陵邑山深易涸涓滴水飲藁資井列邑南有井其深無底歲月滋久漸以頹圮侯念民艱爲甸而取以甃以疏泉流斯地匪遐井所匪遐之傍養人溺人我心孔傷乃圖厥成石齒泉上湧三孔下深百尺泉甘如醴以侯之澤井養不窮伊侯之德澤汲一井石嶽永垂爰作斯銘德政可紀

籍山亭碑記　　沈堯中 南陵知縣

負郭稽彰府城北有射蛟梁彬潮故遺址志邑治東北有籍山遺址云史事積聚猶先考古士民表彰者苟陵山凰系於

九華而工山高數千丈崔巍巀嶪固其大宗也自工山嶠勢而析支分幹則岡陵縮約水龍了山黃山等列其西南射的馬仁石潮黃連石門梅花之屬環其西北爲銜呂山環其附而東南有神龍山千堆山由西南而繞邑治東北爲稽山川余觀稽山坡陀透迤儲精聚氣蓄氣且百里而止結於斯治所謂主山缺然龍址雖存而燒削之餘不修其缺余感而惜之語人曰夫山之有表裏猶人之有臟腑胸背背背指也羣山四向率雅繞於外而內帶惟帷闔闢便之無識是壯其堞而務其本也何以稱名同吳據哉且稽名府也縣治儒學惟稽山焉依地靈人文雅相符合今也嘖其所依而障蔽疏瀉欲以宣茂明之獻駁主章之彥難矣於是遴土植木更濔鼓之樓以成臺崇而表之因名稽山亭匪直爲榮觀將俾蟠紆鬱奮而風泠不入生氣獨衍古昔陟降原相土爲邑審陰陽向背之別擇位置堂構之宜揆卜而墨食者皆是物矣夫經紀山川保有形勝撫綏守者之貴也培山濬川生聚教訓有司承流之務也余不敏思貽永圖姑置一篑以俟後之君子

## 新建龍會橋記

徐元太　宣城

南陵縣龍會橋成是役也始於甲申之春迄冬告成撈若均力成有經紀茲南陵爲吾郡屬邑去郡九十里當山水之間居然一陬國也觀地勢南高北下高則易激下則易洩風氣漸以不古今上八年沈侯來蒞茲邑周覽山川博詢民俗得邑治東北一里外有谿其源自二一由縣西二十里工山龍池出泉繞縣西北而入一由縣南六十里水龍洞出泉繞縣東南而入與源同流俱匯於此形家言谿上宜建橋梁凡餘未遑舉比侯人親同從十子請段學宮乃聚財鳩工三閱月而竣復以餘力培補山請文筆言者僉謂若干會廿丁巳橋請侯數曰學宮堂與也淇梁爲輸也堂與尊而爲徧不同爰益公功銘何乃集文乞辭人大夫士誠僉同倘得經始費不貲必有好義者出而應焉侯命主者仍旨其事復以詢僉道與於橋與不足則以義勸導諭而生效於是捐罰旬成吉獻有成主者亦竭心力日暮從事時淺水合流冬涸涉則艱於下木深則艱於運石其柳難之役乃濟木沒嶂一舉出前時若得以拔時將事架石以爲樑下容万洞有餘一有廿丁八尺與　廿八尺積以石欄堤以石磯规如舊如工畢會廿丁罔官損役而農妨行旅築於往來士女駢徧道遊駢人異上興咏其上形勢盤踞風氣孔聚于百年來未有之事不謂懸邑而一旦告成無窮之福伊誰之德宜乎邵人士愛而詠之也

予每惜郡邑吏苦事失之急畏事失之緩敝精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旣旣營營失之俗所求政大禮協時宜天人交相不勞而成功不已鮮乎余因侯之斯舉也不能無所感矣橋成邑之衆人管橋來請余記余樂侯有古循吏風乃述其事之顛末如此橋名能合取前所云二水交合之義侯姓沈名堯中庚辰進士嘉禾人

## 張公修學記

蕭彥　涇縣

天子御天下之十有三年詔部寺省臺文學侍從之臣議於廷汀王先生守仁陳先生獻章胡先生居仁從祀先師廟天下咸知上意所嚮靡不灑然志於道者而我復吾張侯適自劍下郎命來令吾涇甫下車越日謁學宮入其門蔚如也既而廟復如是既而兩廡亦復如是侯愀然曰噫非有司首務哉其何以稱上意於是詣明倫堂進諸弟子問曰廟之建幾何時矣曰百年矣類不亦宜乎曰廟何以不堂若曰夫堂也我黜吾李侯所葺而新爲者也而廟而門而廡而齋舍所有志而未逮者也惟君侯圖之侯曰是在我矣則有言者曰鄉賢名宦兩者祀豆學宮者也獨奈何屏之別所則又有言者曰學故對永流永流之峯甲於江左奈何易之又有言者曰學之購有印不在爲今久弗治否恐頹又有言者曰學之

在方故有潁水登不與通於地輿家非宜侯曰是誠在我則
請之郡郡請之道道請之部部使者咸報可令丞一年所而始事逾
年而竣門先之廟廡繼之上不耗公帑下不妨民力鐵悉委
折皆侯籌也廟既成而蕭彥氏以春使歸梁觀其盛學博士
率其友趙子不魯王子文炯張子元美黃謝彥邑人宜爲記
壹顧聯低徊者久之作而歎曰奕奕乎廟也予亦知侯之意
誠乎自心學之傳肇於虞廷而集成於孔子門仁而仁問孝
而孝問政而政無不就其資之所近而利導之以自得其本
心之士有資學而學有資用此人材所由盛也自孔氏沒而微
言絕分者功利高者訓詁文尚者典要茫然不知所學何事
則有宋大儒起而明之而學爲者久而或失其偵則有明大
儒王陳胡三先生復起而開示開繪而聖人之教復明於世
顧尚之既久而思所以表爲其說且將屏棄一切修爲而崇
超悟嗟夫性反不同同歸學境高明光大事在勉強困而不
學氏斯爲下學胡可已哉學以復其不學者也慮以復其不
慮者也使權爲右性而左反右頓而左漸譬諸安坐而談行
遠登高高遠何自未入門而談之入室室可入乎此侯之修
學所爲先門而繼之廟意在斯歟天子既晉三大儒示儀的
折請天下探修經術無非實學其旨與虞廷孔門合而良師
儒又申明先人之目時詩門學賢之訓訓學官曉夫士際斯

時而不務修其所以學豈不負僕且負今上哉彥不佞願與二三君子商之甚樂也問所相事則學諭趙君珂署教諭事江君楠學訓楊君鳴鳳黎君洛書問所協勞則丞李君泗翔黃君喬林尉高君明問所始事則乙酉季冬月問所落成則丙戌季夏月僕名堯文字宗欽登癸未進士江西新淦人太常寺少卿邑人蕭彥撰

## 涇縣尊經閣記

涇縣知縣　傅澤洪

天下宮室垣墉之建千八百年不與朝市為改革他樓觀廟貌為遷移者惟學校文廟為然學校之有明倫堂欽彝行也有尊經閣尊聖學也古昔聖王垣墉以崇之庋架以貯之設博士弟子以時肄之嘻其盛也蓋人之生異於庶物而非五倫則不得而人之故五者天下之達道而莫備於聖人聖人人倫之至也聖人往矣垂訓立極以昭揭於宇宙者尤詳於經經者治性之書而教倫之學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敦哉皆倫之謂也詩以導其情禮以文其節春秋以嚴其法此尊經之所為要也涇學故有尊經閣莫知其頹廢何時不佞涖任以來見其遺址荒穢慨然傷之倡於邑之紳衿耆士庀材營構始於庚午嘉平之月屆辛未之蜡甫期而就計貲若干

高健丈深廣凡幾乾然皆觀涇之神矜者士害於落成而屬記以示諸石嗚呼微自六經糟粕聖賢注我之說出而理學家爭涉於虛無簡捷而聖人之綜聯制舉之徒溺於訓詁章於帖括支蔓子儒先餘唾而益無當於經旨然則經學之廢久矣歸匯一關之建豈遂足為砥柱也哉抑涇故文學藪也聞往者老師宿儒皆以水西為聚講之壇其遺風尚有存也或因是關而翻然企右昔之盛經學其自興歟稽輶軒無之說必無以藏其中帖括訓詁之習必有以祛其蔽相論求於治性教倫之實而致勉於乎民夷夫婦之將後是所望於涇也夫是所望於深也夫

## 仙源貞烈祠記

焦竑　江寧

天地有大經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如水火救焚然不可一日廢者三綱是已故臣叛其君為不忠子倍其父為不孝婦二其夫為失節三者廢則彞倫斁而國家隨之豈可輕也哉顧近教化不行內德尤闕而不講其時有捐身衛義與夫死不二者挺然如松柏獨立於霜雪逕寒之中而不改柯易葉此殆天地之間氣所鍾非偶然也仙源亭固屬邑光後以節烈著者未可縷數自嘉靖甲申迄今無幾何時乃自辦迄趙烈烈而死者已得十餘人何其盛也豈孚賦之固然有出於

其類者歟抑父母所訓誨得之漸漸濡染而然歟抑仙源在萬山之中土瘠而民醇冠婚喪祭之所不斷大宗重裝之所不奔紛華靡麗之誘微貞一淳固之習務為士大夫識道而皆義者彬彬也豈其婦人女子亦有所聞而興起者歟鄉之賢者論南境險地瘠鈍鄙陋相與安旦其中而名曰節烈無非為起敝維風之計而非為名與地也說者謂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弟能無負其姑而以合於不貳適之義斯已矣必一死以自快不亦過乎噫乎是固然矣上古君子於君父之難捐軀不顧至合而事弊者有之勢利之際識方熟察乎宇宙以婦人女子乃能毅然自斷不知軀命為可惜又可貴之耶禮之有經與人以為衆人範至於聖出奇偉之人非尋常法度所能制而亦不必以是律之已請余文為記者為邵君敦行崔君延泉周君可宗崔君應兆所謂談道而嗜義者也諸君子之心豈欲廉恥節義之風自近及遠而因以維三綱於不毀也歟乃不辭而為之記

## 復水西書院記

張堯文 涇縣知縣

水西書院祠文成王公以維揚王心齋先生吾鄉鄒東廓歐陽南野先生東越錢緒山王龍溪先生凡五公祀詳水西誌

中水西勝甲湖內藴藉之久嘉靖甲子聞所江湖公守宛陵時過水西談說古今性命之學本原文成公宗旨當是時周司成貢太守沈少參吳文學沈貢士張本靜杏溪副程駕部蕭開府成相與切劘其間一稟於錢塘天真條教諸士蒸蒸然向學何其盛哉不謂倘臣操切諸流道脈毀天下明偽書院水西不得獨存萬歷癸未竟令茲土徘徊故墟則固有惘惘於邑之懷焉會今上赫然更新君子道長復用廷議晉文成公暨海南白沙陳君吾鄉布衣胡公從祀先師廟廷檄下縣司乙酉年三月壬申朔卜吉奉祀禮成涇大夫士議復書院錄錢塘天真故事堯唯唯謝無能爲役獨當時變價道址責在守土者何敢讓隨指數金如原值給付承佃僧歸其址諸木石工役費毫不及民且不效異端家募化第畏數薄分投大夫士熱杏溪副君程駕部兩公實爲首倡堯亦隨事相之而羣情欣助督工借作書院遂完美增勝矣有文成公祠五楹有門三楹有號舍二十二楹圍垣四周器用具足始於乙酉五月五日訖丁亥年九月咄嗟異時毀廢書院游內以講學爲諱夫學何可毀要以實用其功而行其言古先聖哲從事三賢法程具在彼其有功於斯道裨益天下萬世名教忱不啻諄諄講學然非從事議定之後正學興復之時雖有志者誰能埋其所詣則主張世道之功厥有由哉水西之

廢興道學汚隆之一候也君子可以論世康熙十五年丙
辰九月吉日

重刻學田成書序　　荆其惇　高陵教諭

陵學舊無田始自前庚辰歲前田坎公魚憲造舖多方設處凡五年而擬置田一百六十一畝零業經報允刻石且求書勒規約歲遭廢若心長法可謂至矣四年聽李繼賢贖去鋪塘田八十七畝以贖價改買石家舖并王贊田共四十五畝零則已減去原田四十二畝餘矣彼時穀賤準時值每担稻五石折價一兩以省撥運之費議沿爲例至物力五倍踴時道輸前數則支運不敷而并設田留縣之美意久置不講矣即繼此稍有附入悉沿往弊大約每歲田額五十餘金除納脫解院外約存四十金不足充衙門正項公費值兩闕才敷或遇節經臨雜費歲全徵猶須貼以京俸以此每交盤空冊莫不攢註借出款目僥倖者則曰誰復補我餅空冊可無交抱嗟乎學田之弊一至此乎偶於故紙中得林公刻書亟訪諸通學年長及諸役吏事者皆不詳始末惟請抱此書按圖而家喻之俾各佃占爲已業且厚資轉授者知此田入官之由制賦之額於是各屈服無敢從戊子秋稅始悉從原書所分別租額納本色如數先是凡學田本學按兩憲檄務徵

本邑禁折銀又伯方用史始得泉數十年積弊頓正而書一之預開會課一月兩試秋成將館資士勤學者具報學豪得以原設馬仁渡繳貢之租公同請給其條會課修理之費亦皆按籍準數與諸老成議所以善始遺後者固不爽預屑亦何忍複費若遺行數年續理仍法積書舍以廣肄習陵庠其益啟觀乎不負林公當時悉懇之心與今日蟲依振興文學之意予諸條約悉照前書稍為增酌是役也朱生一請陳生懇懷實不懈勞勤克理厥緒云

## 四禮纂要序

王醇 寧邑教諭

予始蒞寧之人喪祭無禮而又病其俗之難變則既刻喪祭禮要以諭之與男之問知與發矣而有問冠婚禮儀問者則予謂寧之於道百年聚觀之然猶慮其未足以偏一邑則負自笈師中纂其要而類刻之笸之喪祭之前得四禮纂要刻既成集諸生而告之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天性之良不待學知而慮能也然人不能皆然者何欲蔽之也禮所以覺之何如耳覺之者非一術爲之以知覺也相與而趨者而使之寤矣人之知覺其在也一呼之而已寤也慎其本然是知覺焉使之寤哉大化日新而所以覺我心之故也寧之人一問之而遂作焉余亦不失其亦

子之心向有歆於先王以禮教人之意不復知向之惜惜焉慕矣予於是驗人性之善嘉學問之功而喜天下無不可變之俗也雖然可喜也亦可惜也夫禮以敬爲本而飾文度數則其末耳苟其矯枉過直而祇爲觀美之文則是飾也將不爲俚儒者之傳本數是故亦可懼也

## 重修府城隍廟碑記

蕭良譽　知府

余以萬曆庚辰夏四月來守宛陵予之日修故事謁諸祀城隍廟仿自爲文與神誓謂一郡中神與守交理職重均也是年承饑荒後百姓愁苦六月後大旱則朝夕請禱而禱悉棟宇朽敗明年三月雨虛且無麥從朝夕詣廟而禱從雨中益丟棟宇朽敗不可支勞且發沒一日坐堂上閱長地發廟署左並視之陛階棱數係徵神像上數尺許得不斷若或支之者會謁神之有靈能自衛也余乃捐二守吳君司理宋君宣城劉令進曰是役也無容緩矣捐公帑百金命將掄材各條屬次第捐俸以倡諸士民隨力願輸者約以朔望日輸諸籍登名若數於冊知事黃文相率二衙民掌之計入爲出以杜侵漁一時士民樂輸工役趨赴以四月十九日始事七月初二日告成凡三閱月速矣由殿而獻殿而兩廡而儀門而

門俱條舊重新備矣址若向無易也後成會有秋百姓胥說
又明年壬辰六月旱即禱為壇祠七日雨亦有秋百姓大悅
僉謂神之有靈能衛其民人云於是諸父老相率前日君侯
為民安神神廟新而豐年屢神之貺也君侯之惠也其祇志
余曰未也若胥悅於神之貺而寧無挍乎父老諫然曰吾儕
冥頑入廟思敬歷有逸志若與維新神之靈也君侯之訓也
其放志余曰未也若知有神而亦惡知神之為神乎於是吳
君以致仕去代者為張君因偕朱君劉令進而請焉余乃申
言曰夫神之理不明而神人之道隔神人之道隔而神之用
且窮夫神無方也不可知也其必非土木之謂而靈明之謂
耳求靈明惡適乎惟人之心稱靈臺稱神明之舍此可知已
試觀一念而善有不治然自適者乎自適者何神告之祥矣
一念不善有不阻然自疚者乎自疚者何神示之罰矣求神
於靈明求靈明於心將無將無地非神之與俱若敬若畏而
神功專矣余不敏願與諸君子及諸父老共遡承之張君箴
牆容起日至矣斯有字之觀慎修之消也凡我有位其敢忘
諸父老亦跽不人人驩然若窮於是會酒祠神娛樂其無斁
落之受祀歲月并及一府之告語如此萬歷壬辰秋八月志

重建蕪湖倉記　　蘇宇庶 旌德 郡縣

是旌德縣官倉也其在蕪湖何也邑芻粮之役至是有所遞受之也其未有所遞受之也必有貯焉倉而後有貯也古有之非自今防也古有之而不可以貯何也址當河下流陽侯之所激射也歲久傾圮邑輸長以芻糧至青背清之地覆之用茅而已矣風雨至大則漂流小則朽敗卒於輸長取盈焉累良苦也蓋今所修者塡其土高三尺矣是可無爲陽侯之所激射以不易傾圮累有所貯以不諜流朽腐輸長可不苦其累也稱百世利焉昔之君子之貴興斯役何也嗚呼此其故難言之矣勿論世之君子秦越其民卽使萬目憂之欲爲之計度非得三百金不可是將於公帑乎取卽縣官方搜羅索孔亟鰓鰓焉銖積寸累不暇何暇作一錢事哉不佞之得與斯役何也異時徵於里者不輸於倉輸於倉者不徵於里歲乙未而更其制合徵輸焉則或逮於輸或不逮於輸也逮於輸者相率請余曰使不逮輸者各出金修倉以均前累而與後利則諸不逮輸者唯唯聽焉余乃按其賦區歛之得金二百八十就今所爲倉矣是役也其逮輸者不佞因議爲其不逮輸者不佞因財爲請父老之力也余何力之有倉既成盍爲之記其歲月規制記曰役起於二十三年八月竣於二十四年六月官廳五間左爲官所右爲吏書房以居本府督糧廳次爲庭兩廡爲官倉左右各六間每區各得四間次爲儀

門左右各房三間次爲過廳屋四間又次爲大門左右各塾房二間倉前舊堆曬塲石壩一所東西邊各築風火墻高長如倉之數西墻外留路闊四尺許倉後居屋五間歲得租十餘金存庫爲後日修理之費焉

## 重建栖山左王廟碑

張堯文 深縣知縣

深州爲古獻州隋唐稱饒鎮蓋自左戴國公始故今鄉賢祠首公予令深躬親祀事顧瞻公如在也按志公生七歲能文長益神異隋末天下多兵民苦蹂躪擁公爲將皆樂從之君子六十萬入顏指帳下號長城焉饒公祠冠州城日蘇從從公堅壁歲餘公祠以訴軍深入陷之且自解公分道擊之斬數大酋賊失險潰落從者深衆之叢凡占萬計一夕遁去唐封公刺史爲九州長公從族逕師從樓質夜讀栖山啟若伏尊公旣大雪下尺餘士皆可以續柵闢而居於原坡之間公謀築城環以爲亭驛旅且醒忽有碑告曰彭新巴定焉起祀圖之公李澹下數十騎趨行循山至碑下有一石穢出石穴從東向過閣西北公因是碑所告成者河山纍繞郡帶如屏可亡處保障矣遂築而成之題曰白邀城孔以東安薦姆故公之力也後我前總李清尉逝欽館道郡王孝恭等先後偏元帥校職收巨寇倒平猶逝及征遼諸將斬德茵

天子嘉之賜封戴國公食邑三千戸武德六年遜葬太平龍門鄉松子嶺敕加王號並建祠於歙州諸邑民兩賜病災禱輒應今石埭太平廟貌儼如也獨栢山祠歲久傾圮而其基漸沒於豪併者余向爲修葺鄉賢祠而以未復栢山祠爲歉後代子者赤石陳先生念公有大功而廟祀不隆慨然思興建公之裔孫左維垣曰此吾左氏始祖也何敢煩公費汝集族之賢且能者人用一磬等捐貲清復舊基鼎建新祠起自辛丑終歲而落成皆請記於余余雖去涇未嘗一日忘涇則未嘗一日忘公之有造於涇郎不獲親持斗酒豚蹄以歲時伏臘介走宇下猶及以言稱公傳之貞珉余心猶覩公如在已公諱民政號雜當歷傳至今三十八代代多以科第通籍稱文獻世家維垣則博習經史而善岐黄術因記公而併及之萬歷辛丑歲十二月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浙江衢州府知州前知涇縣事廬江張堯文撰

## 重修天都書院碑記

太平　焦文序

予邑舊有文峯書院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其左爲射圃去預宮一里而近面對天都三十六峯登嶠爭奇闕中劉君元凱改今名從其勝也歲久且圮清漳張君厓而新之蕭方伯爲之記載在邑乘可考逮江陵相盡毁天下書院而此地遂

在術中其傍趙氏廢講爲祠二十餘年矣廟貌加故先賢擻沮朝廷以六藝興賢問祠爲何地不大廢職無等乎行道與竪而莫敢議復邑庠諸生慨然料同志捐資列疏請於前任彭侯募諸好義者得若干金不足更稱貸之始以原鐩議贖而彭侯適去會高安鄧侯下車遂觀厥成而向所謂大都書院復見於今日余既與事竣而執筆歎曰此役也胡其後微郡有志學書院業以就術淡額瀛公以贖鍰復之嚴邑向風而此獨闕然豈邑無其人耶俟復之議發自清衿不腆費邑中賢大夫區畫而募諸下里素封之家有捲耳不欲聞者甚或反恪相譏不翕於衆塵乎勞爲私室久而不歸一旦議取大誰任怨乃有因而捐者世風可知矣諸士倡之而彭侯主之不可謂無人也鄧侯報最之暇復以贖鍰鳩工修葺與多士更始而雄文勃起振泮宮之藻與之三十六峯競爽矣雖然有數存焉凡斯道之興廢視乎其人兩君經起以光斯學所謂待其人者也廿年來凡幾廢雖攻撥猶存寧無所以護之以逸於是其畫也夫以壬午之四月一日而其取也亦以是日越兩紀而來復而適應其期豈偶然哉大朗稱才相必屈指永嘉江陵始同末異其最不滿於天下者無論於術書院以指諸議而吾邑侯獨舉而復之並爲聖擴率諸生聚而息焉序賢講學修購典供往諸抑何偉也昔子產不毀鄉校而

孔子總斷之曰惠人惠人哉有遐思矣郭侯諱同魁號勤吾貴溪人邵侯諱諮號太宇高安人學師呂諱維基號暘耀甫田人房諱基成號少泉暘山人陳諱一選號賢吾文城人其募義首事者並書碑左

重修雙溪李公橋記　徐元大　宣城

吾郡陵山負其東則二水實匯爲巨浸宛郡城址次東而句上不四里許又分支流北導爲雙溪溪本三而名雙者就於句句也雙溪當東孔道不利涉梁之自縣簿李君始君諱文兌之嶧陽人由國子正德三年任是役也不煩官不斂民實與家焉車十餘輛得數百金屬兄子杲董之歷期月告成甫數去以故覆碾之上欄闌缺爲閱幾百年洪波齧悍加以車轎商鍋趾洌不葺且敗癸卯湘潭梁理公適攝郡篆謀新築稔騶親閱之不佞以與事陪因問及雙溪橋宜修狀且述李君叔定之懿公憮然曰世固有奇男子能從矮屋下如此擘頭耶府藏之餘非家積也吾何佞焉不以延李猝春歸立召工估值若干金命縣尉王世忠督焉不三月而下之仍於舊者堅壘次鱗厚增重附上之易以新者直砥鑿礪扶闌翼接凡浙蘇杭越之輿徒往來梯航莫不顧盼驚愕謂是何蟠脈欲背之非肯伴也環橋而慰者聚族謀鐫石以余嘗慫恿是

遂丐一言用誌歲畏於永永余念張公前爲宣欽距稅使爲膠庠建大社間羅爲明經豈其懸翹豆於杓之人比所費幾何與固然諸橋堤等耳何事稗抑又聞之政貴宜民不矜已立功期濟物不必已成自惟有道旎然世豈乏材彼貪激慮始僅克終恒未免次且於勞費而力稱能任又恥襲前人故業務多新擬以市聲均於循理懿修無當也張公負絕世之才識固宜功懋而譽隆乃其汲汲爲民造福朝聞則朝行之夕聞則夕行之至於膏蔚道愛爲已慾心疾發無我矣曷可無稗且究竟道前句獨治數百里而分分五十里而合則其地奇從采皆守令事而李君以簿簿非令也張公以法曹法曹非守也世有興舉役不耕民復不由守令者乎則其人奇舉事必勞勞則怨今建者職卑錢出諸家修者藏資錢出諸官然其義猶之家也功集而民無勞怨於何有則其事奇矣宣重論故名李公甘棠勿剪之思爲日久矣而張公又李宣也扇之左角爲孝理坊以起而旗門其驛旗招所則洋梁通是奇之中又爲奇者聊著之以紀天人交通之會時

## 田直指修築諸圩及學田記

湯賓尹　宣城

國之大事未有急於養民者也養民之具無所取之取諸上而足非有他術也任土之術無所取之取諸險塍閘塞而足

非有他奇也禹之無間然也以溝洫盡力合爲三大事管夷吾之術也因地宜因水勢數致意焉不王不霸治將安登乎宣山城也而池鐵柵泄之水則集其鄉東壩踞其委流復代三災瞰水其下賭窮膝而上應天子正供獨諸圩是賴全賓一圩計畝可十二萬具餘帶迷相輔以成圩可百十六圩與水爭地者也從國初至今人民漸稠墾藝漸博圩之數日多則居水之處日減居水之處日減則其激而行也日倍積年以來陰陽不若怒風猛雨暴虐無時柔堤激於壯濤稽縫作敗儉歲之所與任禁理日夜叫號於淒哀斷梗中身與家俱盡有司相顧而誰何萬歷四十七年直指麻城周公巡按及宣省耕省斂問民疾苦鄉三老以圩事對公慨然曰某天子巡方使者一方不養其責在某已下教宣城周若爲天子牧民官小民失養任若於是宣城縣令賴侯親詣水鄉則行按脈盡得其崩潰衝決之數自選泥保安貧戍以造諸圩凡一廿七所估工修築合之爲一千一百餘金以上直指公公立發贖金四百首事檄縣括公廩無所有僅存欽賑銀若干則爲裁給八百金具以上之撫臺胡公胡公報可益發贖二百金寧太道蔡公贖百金郡之縣各捐助有差仍不足者民間得計畝請成之公又爲畫一之禁民領貲官督事畢無緩擿填無遂潰廉吏擇勾股合宜既事竣水防衛理脩捍得職其

年淤而不害公於吏治物情後先指畫如鏡斯照如刀斯割
利民之事無一弗興蠹弊無一弗去傷時徵解之役中家蕩
產不能償至今約以官徵官解勒爲全書小民自租輸以外
無所與聞公府之循使者嘗行部供張煩甚公一取之本縣
節縮口賦前後尚存一千八百餘金爲于太平府千金應天
三百金徽寧池安廣各百金置產學宮以待士之貧者嘻乎
蘇子之論也士者民之秀傑分天下之富貴與其之士不失
職則民靖矣農無黜土則物阜矣天下得公數輩棊置方維
百姓皆得庭所亡憂時事矣公名生金甲辰進士撫臺胡公
應台瀏陽人學太道蘇公進祥符人賴侯良佐萬安人是時
郡守南游閔公驥理佾姚黃公尊素具任勞勤賦役一書多
理公定者也刻石兆上記厥蹟焉

遊敬亭山記　　馬之駿

宛陵六日夜雪繼送公解鮹縮而鶴仲自笑甚故人王郡丞
謀爲東道主與司理黃君偕爲出北郭仰盼見玉龍亘天齊
嶺振策知山以雪壯由城址取小道蛇行沮洳間數步輒一
躓然四望皆白冷光溢心目如在異境尋岸嶽時見兩厓壁
揷天門處林間浮出心知是敬亭也逕崗徑緣上石險處削
格與既登得寺寺前得閣　爲客地然觀知足止很欠保肯

耳旁上別有亭可遠眺寺僧導之對郡丞司理諸君瀟然活然雜談氣具而岸峭峻僧云登可望江計是地去江可二百餘里似非迥耶可以拓眼然積雪滿山勢不可上故無以難也大畧玄山初升盤磴曲紆似潤之北固况閣下眺似吳之大石半大石空洞可杯杓挹太湖北中固微遜之而六花瞪蹬千巖無色巖部陵谷點映空濛奇自可伍一死雪著松杉間得風際枝易墜獨樹頂存團白如素葉含房惑鳥引頸尤驚妖觀夫雪之施於遊人也悲矣哉山下見雙塔對植製朴而色舊還往咸心注之偶與湯嘉賓先生談及是云黃檗師道場甚偉不入因附記之

## 文脊山記

唐樞

寧國縣西三十里脈迤邐而落環移小山皆百成水從石洞中涓滴自東南巖下啟一門如城門濶四五尺旁秀兩壁石懸突如鐘鼓是爲山門洞繞入一寺坡石叢中背下一小孔爲夕陽洞洞孔狀鱗文猶綸緺所就又隙穴種種西偏一孔通明寺右數百武躋陟爲碧雲紫雲二洞小石屯擁叢鏤然別以二色西碧雲形圓中尖竅而上右復啟一軒一門有石盆諸物東紫雲形長兩壁麗縐有石床諸物附越一山迤旖洞險夐而深不嚴上覆水瞻下洞中隔山復啟一洞流出石精

色瑩潤廟里許朝陽洞特廣青翠下垂左牛飲水道右通二門上復玲瓏石峯矗起門頁巧石如舞如躍予謂今日遊

## 重飾節烈祠祀序

太平知縣　陳恭

余治歲春秋丁祭之明日即有事於城南節烈祠問之諸生則爲巾幗而具丈夫氣者特立云綱該嚴美良足譽間或則之芼白凝霜鬢髮蓬矢天之淵頭則釘冠孤兩尺刀拔教剮之糒或十指以奉高堂廿百紅中或一綫而維危喪似續赤內至迺碎片肇於空幃倚本謝存子抑或覓短謙於殘饉懺倣餘婢頓甚而丁不諒人只之親非決臆無以將心佩必轉我石之人須喋血始以見志種種節烈未必皆數聯陳白一種概斯存殘足令漠拍纖脩蝶煙項於寧案蜀嬌嬋髮恩擦憤於斯琴者也風流嬌摘發三百年廟祀崇建實十一位諸君特以歲久典禮所望前揚稽表語帳號不能置示爰陰是祠非一日矣邇當修誌正切闡幽二三在事於登梨棗之時兼請蠡燾之飾隨此因興情抑亦我念然骨髓禮采寒池縣新葉之萊軒叠蟒蒼幽右長亭之栢蓋以到志堪降永值可貢彼夫縉逾三十終未六袞諳尙平乎水懸黧淵史若堅夫子於冷風托遊仙以尋教汎尉們之泳影皈塑萃而問津不知外術鼓內則之書票觸非孤蔚所生乖袤俏洫陞漈沸收詳

齋既定禱祭僉同遂以六月望日祓禊舊叢亦循新主是日巷衢金共訓他之詠家傳述迭雲來取義之聲大噪那且晉歷有牆粢盛行儲諸凡獻壽罔或弗周羅時不佽亦犧牲再拜日魂存水烱珊瑚孚月永徹不潛覩此神坑請以一酌爲既入祠者覺碧玉紫今芳能稱昨彼坐伊何謐矩可學請以再瞻爲後入祠者爵祠頌露前嘗依祇子之閑斷晉香心等蜻桓爽之具咫尺澄水不違邪溝裙斂戒韻晃瀲同流請以三爵出徒爲閭壺葦言更爲鬚眉男子歡於是嬉內外觀者莫不舉手加額頻足起舞謂此日風雅從所未有也其或弗若祝言而章負盛典者有如此酒余聞而壯之援筆遂書爲序

## 廟學記畧

仙克謹 寧邑

邑城西外有儒學學有文廟歲久將圮莫有任葺治者崇正庚午冬尹侯至展謁慨然曰此夫子宮牆也敝朽滋甚吾恥之即謀所爲更始不聞於當路不取名也不驚於國人不取募貲也無何材庀工集鳩役不過七旬而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博士田君暨諸弟子員相與樂厥成走廟問記於余余義不獲辭爲記侯所以鼎新之意古今論統曰治

曰道治統者自古聖人相傳之歷數道統者自古聖人相傳之心法兩者並重要以治本乎道則道尤重是道也存諸心爲仁義禮樂之精措諸事爲紀綱政事之則秩諸人爲親義序別信五者之倫故持世得其道則天常以正人紀以修而天下治否則三綱淪九法斁而天下不治粵稽古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率未有外精一執中以別治法自斯道不明老莊之虛寂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紛然錯出故道統雜而治統亦裂迨乎孔子憲章祖述集道之大成刪定垂憲然後治術有宗而萬世之視聽畫一故歷代興王莫不建學立廟而我國朝規制尤大明備凡以定天秉奠人極爲治世儀的於斯在焉則奈何任其頹壞而莫之省視也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慨近俗吏以廟學視廟學而不以道視廟學自朔望釋菜春秋禋獻故事畢過而不顧其於崇儒重道之意嘗不相涉何怪乎上無美政而下無善俗哉侯初政不急簿書獄訟而修廟學是務意在斯乎今而後多士升其堂入其室觸目見道學足由道循循凜凜一稟天之秉人之極罔或即於匪彝將真儒良士蒸蒸一德同風比於唐虞三代之隆斯侯所以新廟學之意多士亦無負於侯之意矣若猶溺於見聞不舍舊而圖其新則是學廟自修而人心自壞也有司有盛事而吾黨無雅化也惡用修爲尹公名民

興字宜予戊辰進士嘉魚縣人崇正辛未歲仲秋月上浣吉
日

## 重建計家石橋碑記　　李明睿　南昌

今上御極之五年余奉命輯天下遺書因乘傳之宛陵其邑令陳君名泰來号豫章人謁余傳舍首以郡乘進余披其牒而問之曰邑之陳靖獻公故有祠在郡學東矣余嘗讀遜國殉難傳陳靖獻死葬頭僕來保拾遺骸歸葬計家橋子大夫其亦履橋上而稽其邱墓否陳令君曰邑之東十五里許計家橋大都天目新安諸水並於雙溪茲水則雙溪之支流也逶迤北折以抵茹孰采石江云某嘗一履其橋從波光鷗鳥間問故所葬靖獻公處杳不可識矣但見其一鄉之人往來於其塗者則必憩橋側亭欷嘘久之曰茲橋以陳靖獻而始著噫東鄉之望族相比居如錯繡然茲橋實當孔道舊僅駕一木水溢則崩嚴冬寒裂渉者艱之萬歷庚申冬十月里之沈孝廉名壽隆者滋憫心焉首捐橐百計倡募里中好義者佐貲鳩工甃石為橋長若干丈高廣如之咸沈孝廉力也已而孝廉謁余請記余曰是役也夫人之好為德於鄉者庸或能之未足為孝廉重而孝廉之所不可及者蓋嘗明大義克承其家生平砥行勵節卓有古君子風鬪與抵掌誠忠孝節

烈事諏護形於色余心重之聞此一擧而靖獻之忠烈攸昭俾鄉之童叟提攜橋畔僾然動風高仰止之思而聞有隱君子遊息其間撫今吊往放為詩歌與雲岩石籟相答聱以誌靖獻之死而不朽孰非孝廉之所以興起斯人者僅一橋之建云乎哉孝廉推廣其志以行之凡倫常風教間所當爲之事奚不可爲也余於孝廉有厚望焉孝廉曰唯唯先生奉命蒞天下道書而因以採風下里揚扢其忠節於弗衰余小子行將謀諸陳邑侯伐石紀先生言永垂百世以罔替

## 浮田記

杜應成　太平

縣之有黃山縣之奇也蒼莽莽鬱鬱森森雖自日遊豈能窮其奧窺哉而縣之龍門鄉黃金塢有浮田一區是又一奇也方冊所未載輿地所不傳而茲獨有之余初疑信相半秋杪命輿往視而目睽神王眞閱歷所未經而履綦所未識也喜而爲之記其田縈曲於盤龍諸山麓間西繡平地東限一田畔畜內所滲出山下之泉淺以一缺缺下田中峙一小山為口塞缺上上行環三千六百餘步衡約丘之一中有黑壤三百六十餘畝瀰漫浮水上望之若一滂平坂剖之厚不數寸釋手旋合下盡清冷莫測之水有魚如鱣鯽踐之則一動與動又若畢結一迆浮萍者然每至耕種時不用器具但裸身

人水手捧有草之土而顏之便可栽植明年復然稻殻薄而色稍白每歲秋後如雲其味香其質軟勝於常穀傍有實土百數十畝一周環之壤不相屬中壤同水升降至一二三尺不爲水沒溢若一坨浮湖中瓶坦洲昇若四面平原中陷淺澤或謂此照田也然照田山谷多有溢仍爲水沒不能升降於水而終出水上且其面必大小不等低昂各別不能一域屈于衍三百六十餘畝水田縱橫脉饒獲一秋稻外無別產此則不種自生之草實稟攜其歛日可得米數升香美非常雜於米中煮食之尤爲奇勝夫土藉水載而不迭水以流穀藉土生而不泆上以消此誠天地特設之神工今古未聞之創獲自可與黃山諸峯並爲一縣之奇觀也

## 請改食鹽疏　戶部題稿

戶部題爲民懇輿情有額無鹽仰讚聖明乖仁勅議增課復制裕國便民事據山東清吏司案呈崇正九年十二月廿八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直隸寧國府民陳士京等奏前事內稱寧郡六邑洪武初計口授鹽派有引額嘉靖時額引還五百七十餘部冊明載至萬歷間竟無粒鹽到埠里有空引拱銷即官府時加徵督而商亦不至以寧開萬山之中離江五

自歙界及月水溢係行宣城北路一線通舟其餘五縣皆山溪迢遞肩摩步擔至秋冬乾涸即此一線亦不能達夫既阻遠計其斤數不足為搬運之費詎可望商人至耶則寧郡所派之額適以資其別買而額引之課亦非商之為寧國課鹽既不至小民不得不於浙省近地私販濟用而捕緝之則良民又皆為聖明之罪人是寧課祇入私販而寧民徒陷法網伏思高淳溧水去江少遠皆蒙聖恩准行食鹽寧國猶在高淳之南上江迢遠獨不蒙皇上一軫念乎伏乞垂憐無鹽之苦究商人不至之故念小民私販之因敕下戶部詳議照高溧事例准行食鹽即不然查復祖制俾補路費四季江製河發禾石不致冬底乾涸酌增引數別立寧鹽令徽西士三商派運封準則六邑無萬生靈萬萬世戴皇仁而寧郡鹽法亦不無裨矣且增引則增課官鹽通則私鹽絕而向之負私者今皆無不課之鹽歲可得數萬金稍佐軍需是上有以裕國家之用下可以濟百姓之苦也等因崇正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該部看議具奏欽此到部送司奉此相應具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寧郡六邑環繞皆山原行兩淮綱鹽緣茨自萬曆年間並無額鹽封墩商止以空引投銷而鹽斤責於沿江一帶府縣雖加督責亦不能行總由難於轉運商不勝折閱之苦前者勢也寧民無奈不得不販食浙之

私鹽致催法綱無所控訴非一日矣今爲疏通之術應照鄰邑溧水高淳以行食鹽二萬引而勸重挈運一如其例路由采石特逕御無濶限之虞則商必樂趨而地方不至於消淡歲可得餘課置備劄設等銀一萬七千餘兩以抵兩淮無着食鹽缺額之數至於引價每引四錢五分暫令歲內十三商每年聽部酌量上納本折以充軍餉填單關引行鹽毋許延欽則此引價九十兩貴可充增兵之用一舉而上下交利是誠事之可行者然浙鹽侵淮地合勅兩淮內臣并巡鹽御史嚴禁浙毋令攙越致壅綱食庶可行之永久耳既經該司查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欽遵施行○崇正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本月二十七日奉旨這亭國鹽食引月勅重挈運照溧水高淳例及改由采石蕪湖到埠併每歲增課銀兩抵補兩淮缺額引價照數每歲聽部酌量上納本折填單關引以充軍餉事宜俱依議其嚴禁攙越免壅綱食著該監及巡鹽御史着實施行

## 敬亭山翠雲菴賦　劉應箕

惟敬亭之靈嶽邈兹山之峭崿絕早麓而直上干雲霄之崛屼北横牛渚東接麻姑俯萬山而合沓邈一徑之崎嶇於是

嶢雲蒸霞幽谷洞窦蜿蜒蜥蜴含石結陰山孱漫而銜巽澤霽霄以軼精廼有紫氣棲巖巖光背樹綷芬淨隱螭文映戶時不見山惟見煙霧窅兮若蛟騰而虬興莫兮若蟠巨而發布蔽閣軸衍廻窋窿絕崎覆元巖巖嶷恍惚蘢蔚滀漫固乾施而坤造紛萬登以千盤若乃皎虛赤霄碧空昕昊宵霽斂綜彩雲垃藻翶平野之光霽幌衆峯而同照至若夕陰起幽晝晦向息耀鬻涓影昕晚甫出背則梭梅浮稗倭螢得月于野星垂銀河波落寂萬籟以同聲合嬋娟而共揖丹郊雲斂萬樹風瞰洸洸渫誄惟月惟予飆若控鶴以冲天宛如跨龍以騁虛駭青萍之冷逍恍聞風之我君適有殿閣迥然中起在山之阿於苑之涘傑構高甍芬栟旎翁因岩室而啟扉傍岭岈而作屺飛檐連晉以上出虹梁迴帳於旁峙基環齊梁功乘唐宋狀崇崩之重觀樓神明以肅妙旁有昌黎啟祠於中山斗凌雲遐像倚松仰面張之漱忽網碩人之高風吾文剎落碣石摩空巍峙邈之奄沒慨嘆伙劍無從茨斯文之不振與茲山而無窮爾乃萬松蒼翳千樟蒙蘢玉夠含榮落紋數紅蘇蘿松絡桁杼錯綜點題畫冕於木杉鳴鶴有號於山棧何廊外之近亦閭人豈之參潤湛涓流之瀲沸沃清亭之妻朢脫浮生之塵纓然數游以憩息懷十洲之芳與想崑崙之瓊室豈丹竈之枓遺宵盤固之黃宅夫其怪石疊磴喬才

參天幻蜃出沒氐野浮煙此則城市所未嘗見也元猿啼陰祥鴞呼而反舌皆噤金衣衣女千態萬狀翻鴒戲止此則城市所未嘗聞也爾靄低霽羣光遞亂几鱻如奔騅之赴陸將徐如狩獵之揚空斷紛倜兮若消若風出則平衍之隰北壞之區所未嘗有也於是攢茅剝棘樹剝蒼帷偃蹇棲息奇散術倜或抱膝而則吟或憑欄以長嘯谷口騰歎郊關含笑赴慮想於亂鬼愁胸帽於聰聽帙聯牽之適徑冀霄舉之高蘋相羊乎翱月之陰盤旋乎於風之隈聊信宿以旋顏念明發以歲

棹

宛溪賦　楊珂

洛雲谿之鍾萃於涇陽之山陂引飛流以界脈注清泉而就深始發源於峻極聿稽亘乎淵況逡千巖以瀲灩歷為墊而游漪擬江河而競帶匯絲其成音表而山於皎嶺映修竹之茂林注委蛇於后土潤膏澤於甘霖若夫綵物寫象因風漾文層嵐飛火歛亭落雲頻明後而散彩浮暝日而合照會百川以學海夾變石而趨奔於是就其深矣把彼注茲載沉動浮泳之游之可以濯纓可以樂饑或修禊而流觴或臨詩而賦詩旋遊盤渦以岸轉鷲波吸谷而山移俯其晉坎游至

盈科後行向春泮水冱寒凝氷流之不滯澄之不清彰五色
其無體則爲物而不爭秉至柔以爲用亂上善之得名爾乃
夾山成澗交草爲湄淵坻名渚迴曲爲隈涌波輿淪明錦作
澗合淵水而注川信洋流之所歸圖抱甃而爲灌畦荷鍾而
成梁埶伍設之艮棟淵自然之嘉澁乃若傾漪衝溢浩淼襄
騰踢谷顯豁天漢通靈乘高迅逝知險俄征夾中洲以左轉
合大江而南縈旋淵九迴以盼繞溢流百折而霄轟乃若翠
學倒影疊嶂回光紀同江漢戢遂淪波蒸霞吐霧流翠浮蒼
據東吳之上游宛南國之中央鼓若耶之燕漲泛河廣之羣
舫坎德積小以成大地道流謙而用藏至若溫風始至秋氣
平分江城如畫香閣停雲或探梅以北望或艤京而東矚
四時之變化知予樂之無垠若夫上控吳越州連貔池崇岡
枕其腹大江繞其隈雙閣仰攀乎疊嶂北樓延貲於幽溪響
山蔭映乎陽林敞渾涌淄於除渠瞿側披裘於石室琴高乘
鯉於仙都葛臣君集於宛陵麟鶩就隱於匡廬謝朓申暨於
沉紆路應謊石于德與於是山川生移于杭帶隱見迭集於
庭除須慇慇際于心目高懷超暢于開舒將挹汪洋于千頃
永期寥廓于太虛

蘭石山賦　金聲　休寧

黄嶽西走徽水東趨山環溪繞一徑崎嶇墳閼餽要之咽喉
道通楚閩以嶮巇哀晉室之多難遭作逆於蘇峻望廷尉於
山頭遏長驅而繼進將軍內史桓侯出刺宣郡痛王師之敗
敗糾義旅以自奮就淵淵以屯涇寧忍辱而遲回兮乃誓衆
分守遣將俞公勇縱於外義激於衷感山谷以抗拒過韓晃
之來攻矢捐軀而致命數負侯之不忘立芳名兮千載褒將
軍兮英風則有寬勝騷客弔古韻士或浮彼來探或策蹇而
止捫斷碑於荒荏尋戰壘之遺壘與今之河山撫更迭茲之
遺歷未止乃喟然而嘆曰惟將軍其無死嗟忠義一旅兮與
主臣爲眷戀將中丞尚于睢陽兮有從難之官爾寰岳家城
于臨安兮得赴義于幷州安史之不道兮乃反戈以自殲
彼負固其何人兮於負恩乎奚怨璧將軍之報主兮迺不經
地義之不變剏茲地之山水兮實忠義之盤結方侯景之叛
梁兮自肇據安吳之陽及公爲之反宮兮雖當守獻州之堞
彼也攻城不克兮此猶效死而嘤嘤豈人力兮不及抑天數
兮莫測而千載以下感將軍之孤忠同內史之風烈山若增
其崔嵬水若益其清淵樹蒼若而蕤蕤日晶晶其光輝時經
往兮人莫追舉常青兮名不祭春焉秋焉否其寥崗石而欷
歔

祭副將陳有功文　　金聲

維某年月日翰林院脩兵部事金聲聞石埭之變副將陳有功戰死遂遣官致祭泣而告之其辭曰嗚呼自北兵南渡以來二十四城無一男子肯出死力執干戈以從王事迄不稍出死力執干戈以從王事者乃惟將軍耶昔馬伏波謂男兒當馬革裹屍以歸壯哉斯言將軍殆身之矣青山白骨哭爾英雄碧草黃花拾遺之劍將軍身死痛萬里之山河僕魄長存匡扼腕之社稷余將叙爾蹈陣之功以告中興之主慰爾忠魂血爾後嗣爾蓋不昧尚其助茲義旅克成厥績則將軍生爲忠義之臣死爲忠義之鬼亦無負於高皇帝三百年養士之恩也矣尚饗